


世界短篇小说集

魯彥譯





世界短篇小說集

魯彥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8

808.3
1751

有所權版

集說小篇短界世

版出月八年七十國民華中

定價	分售處	發行所	發行者	選譯者
大洋九角	各省各大書店	<small>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四百</small> 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	魯彥

AD 142

序

序

這一冊內所收集的小說計十六篇，除俄國的以外，都是版圖很小的國家，或弱小而受壓迫的民族的作品。作家的名字與中國的讀者都很生疏。中國人所接觸的多半是英、美、法、德幾國人，所懂得的文字也多半是這幾國，近來甚至連文壇上所介紹的也多是這幾國的作品。這自然不能說是一種不好的現象，這幾國的文藝原是值得驚異，值得介紹的。但因此忘記了世界上還有許多小國，甚至說在那裏沒有開着鮮豔的文藝的花，那便錯誤了。牠們一樣の有生活，有人民，有文字，有痛苦與快樂，有呻吟與叫號，有科學與文學——一句話，無論如何弱小的國家都有牠們自己的靈魂。或者，我們可以說，正因

爲牠們弱小，受壓迫，被損害，牠們的靈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從這裏所發出的呼聲，愈比大國的急切，真摯，偉大。文藝正是從靈魂中發出來的呼聲，我因此特別愛弱小民族的文藝。在牠們文藝的園地裏，我常常看見有比大國的更好的鮮花。世界語還只產生了四十年，而牠的花圃竟已開滿了這樣的花，超過了許多別的花圃。因此我願意做一個採花的僕人，採了來供獻給和我有同好的讀者。

魯彥寫於上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



目錄

俄國

月桂 ····· 庫卜林 ····· 一
 漢蒂額夷的天鵝 ····· 西皮爾雅克 ····· 一五
 僅有的不如意 ····· 剛杜魯息金 ····· 三七

波蘭

古爾達 ····· 普路斯 ····· 五五
 對神的犧牲 ····· 先羅什伐斯基 ····· 八七

小 鹿 ····· 年摩耶夫斯基 ····· 一三九

匈 加 利 亞

二金蟲 ····· 加爾陀尼 ····· 一四七

麗西·愛爾彩·愛麗沙白 ····· 海爾采 ····· 一八九

保 加 利 亞

訪教父去 ····· 遇林沛林 ····· 二二五

學 生 ····· 盧耐夫斯基 ····· 二二三

海濱別墅 ····· 斯太馬妥夫 ····· 二六九

墓 地 ····· 斯太馬妥夫 ····· 二八七

芬蘭

小人物和大人物 ····· 哀 禾 ····· 三〇一

雛 鳥 ····· 愛爾柯 ····· 三〇五

烏克蘭

荒 田 ····· 波爾調俠克 ····· 三一五

瑞 士

月 光 ····· 柴 恩 ····· 三二五

月 桂

俄國庫卜林著

月

桂

『非常可敬的諸位，美麗的夫人們和敬愛的先生們！如其你們允許，那我也講我的歷史給你們聽了。聽了這個你們纔會明白地知道地上的美是怎樣的空虛，光榮是怎樣的易於破碎，怎樣的善於消失哩！』

這聲音從一個廣大的垃圾堆深處發了出來。在那裏，在酸味的，臭氣的黑暗中，腐爛着許多菜根，薯皮，難看的破布，骨頭，繩索，檸檬皮，碎紙，殘煙捲和魚腸，在那裏堆積着許多破瓶，金錢，錫盒和空虛的火柴匣，在那裏任所欲爲地經營着許多聰明而兇惡，眼光尖銳而深黑，尾巴脫了毛，棕灰色的極大的鼠兒。

「告訴我——說話的是誰呀？」一個有燦爛的過去，曾在美麗的女人梳粧室中生活過的破碎的海絨驕傲地問道。

「那是我，是月桂的一片葉子呢。」謙和的聲音回答說，「可惜呀，大家都看不見我，因為我是被一隻舊鞋壓着，又被一種垃圾蓋着呢。然而，倘若有一天命運願意把我從這深淵裏拖出去，我那時當然會想到，露面在我所有最敬愛的鄰居之前便是我的責任的。我會受過好的教育，我曾在大的團體中生活過，因此我知道世上責任的規則。」

「哎，我的歷史是這樣的，敬愛的男女先生們：

「講來源，我是南方產，生長在克利米亞半島南岸，一隻有鐵籠的綠色的大桶中。彷彿經過一種魔術的布一般，我還記得那裏的天，海，山，和炎熱的夜晚間的蟬聲。我記得拂着藍色瀑布的紫藤的香氣，紫羅蘭一般氣味，含苞的白

薔薇的香氣，象牙刻出一般，白色大木蓮花的甜蜜的檸檬似的香氣，和千百種木本玫瑰花的馥郁的，相思的，熱烈的香氣——白的，黃的，青白的，玫瑰色的，深紅的，黑紫色的。

「我那時尚年青，不大懂得世事，和數百個同本的兄弟姊妹們一樣的不大懂得。我第一次知道月桂葉子的偉大的意義，是在一個相思的夏晚，一個穿白衣的女郎和一個中學生走過我們前面的時候。在女郎香黃色的頭髮裏閃爍着金色的斜陽，中學生露着憂鬱的神情，帶子垂落在兩股上，因而他的脚看過去好像死板板地很短了。」

「你看，尼古拉，這是月桂呢！」女郎喜歡得叫着說，「真的月桂呢！這種月桂，人家是用以賞給詩人和使米耳替阿陀睡不熟覺的奧林派競戲中的勝者，用以榮飾彼鐵拉爾珂的！」

『但是那個中學生，據我後來所知道，已不復愛她，是四年級第二學期的留級生，此外，他是屬於A.A.黨，這就是可怕的無政府黨。他摘了一瓣小小的葉子，用指頭擦碎了，嗅了一嗅，狠狠地粗聲的說道：

『「人家還用以煮湯……」

『三個夏天過去了。我已長得很大，已到了青年時期，當人家把我們的樹放入一個更大的桶裏的時候。但有一天早晨，人家把我們捲在樹的韃皮內，用韃皮索捆起，寄往北方了。我們趁着馬車、輪船、火車，又是馬車的走着。老實說，那是討厭的旅行，永久在窒息的地方，又黑暗又顛簸。

『我們這樣的進了一個城裏，我整個喧嘩的和各種的生活就是在那裏過去的，因此，到了我的時日的盡頭，使我現在有同這許多名人談論的無上的榮幸。

「人家把我們放在一處大而華麗的宮殿一般屋內的冬天花園裏。在我們上面是玻璃的屋頂，暖房的南牆也是玻璃框所造；但人造的艸地，狹小的沙路，水池中的噴泉常使我記念那不是偽造的自然。」

「在宮殿中，每年有幾次熱鬧的跳舞會。這時月桂樹，棕樹，和其他的大植物便都從冬天的花園裏拿了出來，放在房內，樓梯上，甚至用長布天幕般罩着的石階上。呵，在那些日子，我所看見的是什麼樣的團體，什麼樣的美麗的女人，她們都是在最好的人的溫室裏受盡了愛撫的，在我的面前，在紅色的厚毯鋪着的樓梯上跑了上去，輕輕地移動着腳，穿着白色的綢的拖鞋！什麼樣的肩膀，手臂，紗巾，頸項上的珠鍊！什麼樣的勳章帶，星鬚髻，踢馬刺，制服，禮服，鈕扣上的花！什麼樣的令人驚羨的音樂，光，香氣呵！」

「但一切都像夢似的過去了。冬天裏的一天，雪落的非常的濃厚——」

濃厚，彷彿誰在上面要用這樣大的燭，燭他千年來所有的僵札似的，這時來了一些工人，把我們搬到一間極大的廳裏。房子的中間，在黑色的高的東西上放着一個長的銀棺，裏面躺着一個男人，頭髮灰色，臉色蒼白，閉着眼睛，露着聰慧和感謝的微笑。進進出出的人非常的多：唱了一會，吟誦似的說了一會，又唱了一會。整個的房間這時充滿了藍色而有氣息的烟，烟霧中熱烈地爆燃着燭火。這非常的奇怪，看着所有的人都望着那個躺着的，只談論及他，只歌唱及他，而他仍躺着，不睜開眼睛來，却安靜地微笑着。

「當人家把他抬走的時候，藍色的烟的氣息尙存留在空房內，來了幾個穿紅衫的高興的人在窗玻璃上塗上了白色。二個工人把我和我的兄弟姊妹們放在他的肩上，穿過全城，將我們背向一家花行去。天氣雖然寒冷，在我却是高興，看着底下的馬車，火車，許多人羣的頭。」

「然而我在花行裏並沒有住得長久。一家有假造棕樹的沒有信用的飲食店裏伙計把我們買了去，放在他食堂裏桌子的中間。那種生活是很壞的。人家常常忘記給我們灌水，每天還不斷的丟殘雪茄和殘紙煙到我們的桶裏來。晚上風琴奏了起來，大提琴嘖嘖啊啊的響着，空氣中充滿了惡氣和煙，玻璃缸裏靜靜地，幾乎連魚翅一動也不動地浮着深黑的將死的大魚。我時時聽見關於米耳替阿陀和彼鐵拉爾珂的名句，但我聽見了祇有厭倦。時光和生活的經驗催我衰老了。」

「後來我們的主人破產了。有一個人把風琴，桌子，白色的手巾和魚缸都買去抵了賬。但這個新主人不喜歡植物。於是我們又到了花行裏。」

「我不再詳細地說這個不燦爛的時代了。我祇說，人家常把我們租了去，或用我們裝飾賣錢的跳舞會的前房，或裝飾禮拜堂，年底或結婚時裝飾旅

館。我甚至不完全記得了。

「但有一次，秋天裏，花行裏來了一對人：一個披着雨衣的姑娘和一個紅頰，鬚髮，快活而喧嘩的大學生，我立刻認出了那就是從前憂鬱的中學生，我幼年同時代的人。他們買定了月桂花冠，祇是一個小小的月桂花冠，圍上了一條紅色的寬帶，寫着金色的字，一邊是「給俄國天才的戲劇家」，一邊是「青年的學生們謹贈。」

「是的，那就是宣告我的死刑。就在那一天，人家把我從父母的轅本上割了下來，又團團編去了一些葉子。晚間，一個穿紅禮服，有金扣的人，把我從分作兩排坐着的人羣中拿了過去，交給了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又交給了第三個人，那人便從高處俯下身把我拿了去。這第三個人，亮晶晶的，穿着黑色的天鵝絨短衣，黑色的緊襪，帶着亞麻色的假髮，欣幸地，希求地，驕傲而且不自然

地微笑着。「帶在頭上！帶在頭上！」人們在黑暗中叫着說，於是在我的高處我看見了有幾百個人面，像模糊的蒼白色的斑點一般。祇是——斑點，斑點，斑點。我又聽見人羣的狂叫和拍掌聲。我確信我所觸着的額角是微濕而且熱的。在我的下面，還久久地留着演戲時臉色的肥大的玫瑰色痕跡。

『我們的共同生活就這樣的開始了——和這個雍了鬚鬚，高長身材的男子。這生活繼續得很多，很多年。我們忽而住在廣大的旅館房間裏，忽而住在頂屋裏，忽而住在地窖裏。當這個雍了鬚鬚的人失了平衡，踉蹌的時候，他便把我們從針上拿了下來，緊緊地壓在上唇，用眼淚潤濕我們。』這個可愛的花冠是許多和善的，純潔的心的最好的贈品！他常大聲叫着說，「把牠同我放在墳墓裏罷！」但有時他對他的僕人叫着說：「把這個垃圾丟給魔鬼，把牠丟到窗外去！」然而最後，他却不准人家把我們丟出去。

「但是……在這世上一切都要過去，一切重又來了。有一次，幾匹頭上帶着白色羽毛的黑馬把躺在羅傘下狹箱中的我的薙了鬚鬚的人載到城市的遠處去了。我和別的花冠們坐在一輛小車裏跟着他，在我們的後面跟着一大羣人……人們又歌唱着，談論着，燃着我所認識的藍色的煙，把薙了鬚鬚的人放落在洞裏就回去了。」

「過去了夏天，秋天，來到了冬天。人家在薙了鬚鬚的人的上面，放了一塊大理石，築了一個寺院。一個穿黑衣的夫人常去看我們，拂去花冠上的灰塵。花冠有好幾種：有不死的花做的，有新鮮的花做的，有綠色的鐵片做的，有染色的絲織物做的。其中還有銀做的花冠，但人家立刻把牠們拿走了，當薙了鬚鬚的人埋葬後。我們仍繼續地掛在寺院的牆上，經過長久的時候，風吹雨淋漸漸損壞了。」

「有一次，穿黑衣的夫人對看墳的人說：

「『自然，必須拿掉幾個花冠，牠們變得難看了。像這一個，那一個，

那一個……』」

「實實在在說，我們大家原都已沒有動人的容貌了：顏色已褪，花已萎謝，葉子已皺縮而且損碎。當天，看墳的便把我們傘下，丟在他屋後黑暗的，寒冷的地方，和各種垃圾在一個地方。」

月 桂

「我在那裏住了多少時候，我不能說：也許——一個禮拜，也許——十年。時光的流動彷彿已經停止；我自己彷彿已經死了。一天，看墳的那裏來了一個他相熟的骨董家，他把我們揀出來，放在上帝的陽光下。看過了各種無用的東西，他把月桂花冠拿在手裏，看看，微笑的說：『什麼也沒有……只有這個還有用處——牠還有一點氣息。』」

「他扯碎花冠，洗了一洗葉子，好給我們新鮮的容貌，便帶到店裏。於是我在架上的紙袋內躺了很久，直至有一天早晨鄰家來了一個女廚子。」

「買一戈比胡椒，三戈比葱，一戈比——月桂葉子。」

「一隻肥大的，出汗的手插入袋內，把我丟在秤上。一點鐘後，我已在湯裏沸滾了；晚間，人家把我丟在一隻污穢的桶裏，隨後管院子的又把我丟在垃圾堆裏，在這裏，完結了我的冗長的，多變故的，開始時這樣詩意的生活……」

敘述的靜默了一會，隨後又嘆息地加上一句說：

「在這世上一切都要過去的……」

那些聽衆都默想地靜默着。尾巴脫了毛，棕色的聰明的鼠兒微動着鬚鬚，也靜默着。祇有從前曾裝訂過思想深澈的書的古皮書面啟示聽衆的說道：

「一切都要過去，然而什麼也不會消失的。」

但是舊鞋打了一個呵欠，用牠已被扯破的整個的口，呆笨地說道：

「唔，你知道，這是不足安慰的……」

庫卜林 (A. Kuprin) 生於一八七〇年，曾爲下級軍官數年，後從事著作，與安得

列夫等齊名。

月桂爲其短篇名著之一，取童話體，沉着而悲哀，非專爲兒童所作

——這原是現今小說的新的彩衣，故不專以童話視之，而收集於此。——譯者識

漢蒂額夷的天鵝

俄國西皮爾雅克著

『哲人巴夷蘇隔第在什麼地方？』

漢蒂額夷的天鵝在什麼地方呢？』蒲

魯汗問他的朝臣。

『爲什麼我看不見本國的光榮與尊敬？』

他在什麼地方

呢？那快樂的淚，安慰的微笑，良心的光，——在什麼地方呢？』

哲人巴夷蘇隔第，漢蒂額夷的天鵝

那些在蒲魯汗幕中的貴人和名人們都垂下了頭，不敢看一看他們的王，彷彿他們覺得自己有罪似的。確實的說，他們只是怕這不好的消息引起蒲

魯汗的憂傷和不悅。

『爲什麼你們都不做聲？』蒲魯汗威嚇似的皺一皺眉間。『爲什麼，你們沒有一個人肯說實話……本來，要那些人說實話是可笑的——那些要代替我的眼，我的耳，我的手，可以更容易利用我的聾盲和衰頹的人們……只有哲人巴夷蘇隔第對我說實話，現在却看不見他了。』

於是老年人和青年人的頭更往下垂了，仍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個字。那時却戰戰兢兢的前來了美女芥鐵，蒲魯汗的最愛的女兒，跪下一膝，說道：

『父親，恕我大膽，我願將別人不敢說的事情告訴你……』

灰色的可汗的眉毛伸直了，可汗的面上的皺紋消滅了，威嚇的可汗的眼睛忽然喜悅的看著：難道有對美女芥鐵發怒的人麼？

『說來，芥鐵，我的羚羊。』

「父親，哲人巴夷蘇隔第早已變了態度，變得你認不出來了……他不再作那全漢蒂額夷所唱的可愛的歌了……是的……哲人巴夷蘇隔第自閉在幕中，什麼地方也不出去了。他自悲傷以來已有半年，他的妻子們眼珠都突出來了……有人污損了漢蒂額夷的太陽，所以太陽躲藏在雲的後面了。」

可汗復顯出了雲一般的面孔，命人召哲人巴夷蘇隔第。美女芥鐵又站在絲簾的後面。當那拖着灰色長鬚的年老的哲人進來的時候，芥鐵輕輕的撫着金製的豎琴，唱着巴夷蘇隔第所作的最美麗的歌：

你的笑用玫瑰花閉住了，

夜鶯的歌唱的顫聲

躲在你的懷中了……

全漢蒂額夷裏面沒有一個人比芥鐵唱得更好聽；衆人的面孔都更喜悅

了。蒲魯汗微笑着看着哲人。那些貴人和名人們如蒲魯汗的鏡子一般也微笑了。只有哲人巴夷蘇隔第站在可汗的面前俯視着眼，灰色的睫毛上懸着許多淚珠。

「哲人巴夷蘇隔第，漢蒂額夷的天鵝，你有了什麼事情了？」蒲魯汗問。「誰也看不見你……也許，你有了什麼憂愁了麼？也許，你的衣服穿舊了麼？也許，你的牲畜遭了什麼不幸了麼？也許，你不滿意我了麼？」

哲人巴夷蘇隔第抬起頭說：

「我一切都滿意，蒲魯汗，我一切都有，甚至比一個人所需要的還多……如微塵在陽光中一般，我沐着你的恩寵。」

「也許，你的心冷了，哲人巴夷蘇隔第，必需再有一隻新的羚羊的眼睛，使你心中青春的愉快重生罷？」

『呵，蒲魯汗，我有七個妻子，七個美女，青春的愉快於我已儘夠了，』頭髮都灰色的哲人帶着苦笑回答說。

『那麼你需要什麼呢，巴夷蘇隔第？請你說，不論什麼我都可以代你做到……你高出於我，因為我現在雖是可汗，明天也許會被蟲吃掉的，假使你死了，——你還遺留着你的可愛的歌……可汗是很多的，巴夷蘇隔第却只有一個。』

『蒲魯汗，我請求你叫美女芥鐵不要再唱我的歌……叫其他的女孩們也忘記了我的歌。當鳥兒坐在樹枝上無思慮的唱着歌的時候，他是不知道冬天將來，看不見鷺鷹將來捕他的。我的冬天已經來到了，我的鷺鳥已經在我的頭上翱翔了，我已覺着他的翅膀的風聲了。』

『難道真的，人們中最聰明的你，忽然怕起死來了麼？』

「不，可汗，我不怕死；我怕的是，爲什麼我活得這麼長久……從前是我的甜蜜的「輕率」唱着歌，我的不知足的心尋找着新的愉快。但是從現在起再沒有歌唱了……我久已深入於科學的書中，深入於那智慧的海中，我愈入得深，愈覺得用歌兒作惡得多。我用他們的甜蜜的聲音欺騙了青年和老人，我允許了他們虛渺的快樂，我用玫瑰花的香氣薰醉了他們的靈魂——然而我們的生命祇是在空中飛過的鳥兒的飄蕩的影……存在着許多悲哀與不幸，困苦與疾病的海——我却用了一滴甜蜜的毒藥，安慰着自己和別人。現在我的歌喚出了我的煩悶了。蒲魯汗，我聰明的書愈讀得多，愈看見我自己的不聰明了……請許我離開你罷，可汗！——我想到外國去找那些終生在默想和思慮的偉大的神聖的人去；他們懂得人生的真義，我願去求教。這便是我第二個的請求……」

蒲魯汗沉思着：哲人巴夷蘇隔第和漢蒂額夷的光榮與尊敬，使他悲哀了。這一隻天鵝飛走了以後，還有什麼呢？然而哲人巴夷蘇隔第既是這麼的變了態度，——遊行也許於他是一劑良藥罷。

『好，哲人巴夷蘇隔第，就照着你的願望，』蒲魯汗同意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便到什麼地方去，但是須要回來啊；在你遊行時漢蒂額夷內不唱你的歌了。去罷，尋求真理去而且帶來給我們……』

二

漢蒂額夷的地方很廣，但在這裏面，哲人巴夷蘇隔第認不得一個比他更有學問的人。他急急預備行程，載了三駱駝長途的應用品，帶了十個僕人，到鄰國秋巴拉夷干爾去了，因為那邊住着一位有名的哲人杜由柴克。

整整的走了三星期，才到了疆界。漢蒂額夷和秋巴拉夷干爾已開戰數年了。他們毀損了城牆，弄得住人的地方如沙漠一般。殺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囚禁了千千萬萬的人。機運改變和戰爭停止的時候，祇有在軍隊完全失了實力，軍需品用盡的時候，公衆的困難便使他們不得不和平幾時。可汗們都互說親善，同時却暗暗的在預備戰事，好突然的襲擊。所以當哲人巴夷蘇隔第的旅隊到疆界時，守疆界的兵隊立刻捉住了駱駝和巴夷蘇隔第，說是秋巴拉夷干爾的馬夷長克可汗的俘虜。他們直接將俘虜送給可汗馬夷長克可汗知道了那是誰，爲什麼哲人巴夷蘇隔第來到他的境內，他便給了他許許多多的贈品，而且許他走去。

『你的歌是，哲人到處給你開開了幸福之路了，』馬夷長克可汗說，看見有名的歌者，於他是很幸福的，『我如有你的才能，我便不做可汗了。願上帝

賜你的福！回來時請不要忘記來看我們！」

哲人巴夷蘇隔第再往前走了。他將穿過那危險的饑野了。在那里，商隊是常被野盜所劫的。於他也是一樣，第三天，哲人的旅隊被強盜們圍住了。他們綁了僕人，開始解那包裹。哲人巴夷蘇隔第並不阻當，只是靜靜的看着他們工作。這使強盜們起了驚異了。

「你不可惜你的東西麼？」他們問。「你是誰呢？」

「我是從漢蒂額夷來的哲人巴夷蘇隔第。」

「是漢蒂額夷的天鵝麼……？」

強盜們的手垂下了。他們又裝載好了行李，放了僕人，什麼都沒有拿，讓這位光榮的歌者過去。

「我們祇劫商人和富人。」他們不安的說明給他聽。「即拔漢蒂額夷」

的天鵝的一支白毛的人也是該死的……你的歌給你開開了幸福之路了。」

當他們的旅隊開步時，有一個強盜唱起來了：

你的笑用玫瑰花閉住了，

夜鶯的歌唱的顫聲

躲在你的懷中了……

又是這一隻歌，這又使哲人巴夷蘇隔第悲哀到靈魂的深處，回憶到過去的無知，那無知便到處追着他，如影隨形的一般。

「呵，那是我的咒詛！」哲人巴夷蘇隔第想，閉着眼睛。「我的歌彷彿黑

影似的追着我哩……」

饑野後便是荒山，那里住着杜由柴克。費了許多的艱苦，旅隊纔到了名

哲所住的深谷中。山中掘成的洞穴便是他的住所，他們在山泉的旁邊找到

了那位隱士，他正在這里沉思着。哲人巴夷蘇隔第走近了他，向他行了一禮。

「哲人杜由柴克，我從遠處來，是要求你的指教，是要喝你的智慧之泉。」

杜由柴克睜着百歲的眼睛驚異的看着他，嚴厲的說道：

「智慧不能用駱駝載去……：智慧不需要華美的衣服。你僅僅徒然

費了你的時間……」

巴夷蘇隔第在杜由柴克處過了兩天靈魂的交談，他將他自己的生生活統統敘給這位隱士聽：他以前如何的年青，如何的飄零孤苦，怎樣的因歌才在漢蒂額夷成了榮譽的哲人；蒲魯汗怎樣的將財富和光榮撒在他的身上，他自己對於全漢蒂額夷所唱的歌又怎樣的驕傲，他後來又怎樣的深思到以前爲什麼活着的問題，覺得大錯了，覺得將騙人的影當做幸福了。老得頭髮焦黃的百歲的杜由柴克注意的聽着，後來說：

「你的壞運是呵，巴夷蘇隔第，因為你在外表尋找你的幸福。如給你漢

蒂額夷所有的牲畜，金子，衣服及所有美麗的女人，你就大大的滿足了……但是你並不能同時騎十隻馬，穿十件長袍，飲食十人所需的茶飯，你的「富」如牛鞭一般的壓着你……呵，還有——你爲什麼需要這些略駝，僕人和物件呢？一人走路，祇照顧着自己，難道於你不更輕快麼？」

「你是對的，杜由柴克。」巴夷蘇隔第同意的說。「不幸我以前沒有想到。」

他將所有的東西分給了僕人，許他們回家去。

「巴夷蘇隔第，你還沒有統統做完哩。」杜由柴克說：「請到西派國去罷，那邊住着最聰明的哲人烏魯姆齊啊羅夷——他會指教你一切的。」

從漢蒂額夷國到秋巴拉夷干爾國，哲人巴夷蘇隔第走了三星期，從馬夷

長克處到杜由柴克處，他也走了三星期，但是從哲人杜由柴克處到哲人烏魯姆齊啊羅夷處他竟步行了三個月。他祇穿着一件最輕薄的駱駝絨的衣服，那種衣服本是最窮苦的牧童穿的。他背上背了一個沉重的包裹，裏面裝着必須的食物。路很難走，過了山有樹林，過了樹林有汪洋的大河，但是巴夷蘇隔第仍往前進，甚至欣幸這件事情，因為賴杜由柴克的話，他棄却了過剩的擔子了。的確，一個人本只需要這麼一點，他却爲什麼要這許多的駱駝、僕人和行李呢？

一百二十歲的哲人烏魯姆齊啊羅夷，住在自由的天空下。他長了許多毛，看來客的時候，須先分開了又長又重的眉毛。鬚鬚一直拖到兩膝上。破衣服中露着又黃又瘦的身體。

『願上帝賜福與這位最聰明的哲人！』巴夷蘇隔第說，深深的向他行了

一個禮。

他將一切的事情都告訴了烏魯姆齊啊羅夷，如告訴杜由柴克一般，而且還加上說，除了富外還有對於女人的熱情的愛壓迫着他。是的，巴夷蘇隔第不能放過一個美麗的面孔，他做了美麗的歌就是爲的引誘烏黑的眼睛的。他有七個美麗的妻子，當她們年青的時候他就愛上了。有什麼比女人的青春的開花，比女郎的美麗和烏黑的眼睛的謙和的矚視更好呢……現在他是老了，然而女人的美還仍燃燒着他的情慾的青春的火。這乾渴苦了他一生，總是不能滿足。

「你吃什麼，巴夷蘇隔第？」烏魯姆齊啊羅夷嚴厲的問，垂着眉毛。

「凡我可以得到的，我都吃……」

「我們罪惡之慾的火因食物而起的。不要吃肉，不要用香料和酒罷，那

火便會自己消滅的。一個人應該將身體消磨在工作，節食和默想裏，只有那時你纔近了真理。吃豬肉的人，自己也成了豬。嘗一嘗血的人，他便成了殘忍的人了……一個人不能愛七個女人，假使他照着我的話過活。女人是什麼？騙人的東西罷了……那是同第一天的夜一起過去的。看一看老年的女人罷，——她的美那裏去了，你替那作歌的又那裏去了？不過我還未到完滿，巴夷蘇隔第……請到卡士恩國去罷；在那邊，大河的旁邊，大哲人愛爾古達兒隱居着。從他那邊，你會知道一切的。』

哲人巴夷蘇隔第苦惱的哭了。杜由柴克，烏魯姆齊，啊羅夷都看見了他的心的底，告訴他真理。呵，他一生中負了多少的虛偽，罪惡和淫樂，用了歌唱燃燒着別人呵……巴夷蘇隔第將包裹丟入那夜間有野狗嗥叫的山坑裏，赤着腳，僅僅手中拿着一根杖步行的往前走了。

三

從烏魯姆齊阿羅夷處到愛爾古達兒那里，哲人巴夷蘇隔第走了三年。他受了好多的苦，好多的危險呵……他須走過許多崎嶇的山和深密的樹林。他的衣服早已穿舊，而且拖掛着如破布一般，在那縫中露出着又黃又乾的身體。他的腳滿是深深的傷痕。然而哲人巴夷蘇隔第一一切都忍受着，要達到那最完全的人那裏，聽他最後的智慧和話。他如野獸一般，以野果樹根和草充飢，完全忘記了酒肉和甜菓的滋味。有幾次，他孤獨的病倒在樹林中，死心場地的等待着死的來臨，——但是上帝却給他英雄的行爲以成功的酬報。那時是第三年末的時候，已是春天的時候，一切都開了花，四面都歡喜。哲人愛爾古達兒住在大河吉吉的岸邊，哲人巴夷蘇隔第喜歡得哭了，當他遠

遠的看見憩息在碧綠的吉吉河兩岸中間的明亮的水的時候。那地方最美麗，我們只能想像。

『願上帝賜福與哲人愛爾古達兒！』哲人巴夷蘇隔第說，走近了棕葉作成的天幕旁。

這時，從裏面出來了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面色美麗，衣服清潔，身體堅強，這種的老人自然是哲人巴夷蘇隔第所想不到。

『你疲乏了麼？你飢餓了麼？你乾渴了麼？你需要衣服麼？』愛爾古達兒連連的問，和諷的微笑着：『這裡有吉吉河，你去喝一點而且洗一洗身體罷。』

『我是從漢蒂額夷來的哲人巴夷蘇隔第，巴夷蘇隔第慌亂的說。』我的綽號是漢蒂額夷的天鵝……』

『那麼做那歌的巴夷蘇隔第就是你了！

你的笑用玫瑰花閉住了……

『呵，我喜歡看見你，漢蒂額夷的天鵝，請允我洗你的受傷的腳，請允我給你穿上新衣，請允我如吻愛客似的吻你。你的可愛的歌如少有的馬兒飛到遠處一般，也飛到我這裏來了。』

他們走向河邊，哲人巴夷蘇隔第渴望的跳入了又清又溫的水中。愛爾

古達兒微笑的看着他。巴夷蘇隔第止了乾渴上岸的時候，愛爾古達兒驚異的問他道：

『這畢竟爲什麼，漢蒂額夷的天鵝，你原已乾渴得要死了，却竟喝不盡這一江之水！』

巴夷蘇隔第以爲是對他取笑，回答說：

「當我們乾渴的時候，是都以爲全海之水也不能使我們滿足的。」

哲人愛爾古達兒和藹的笑着，又指着岸上啃樹木的山羊問道：

「你以爲怎樣，漢蒂額夷的天鵝，假使山羊天天來吃這株樹的最新鮮的嫩葉，這株樹還能好好的長大麼？」

「不，他將乾枯了。」

哲人愛爾古達兒又笑了，巴夷蘇隔第便深思起來。

他們這樣的過了三天。哲人巴夷蘇隔第已休息轉來，更新鮮起來，換去了破布似的衣服，穿了清潔的衣服。他想不說他此來的目的，只等愛爾古達兒開口，但是愛爾古達兒假裝着，彷彿他早已等待巴夷蘇隔第來似的，喜歡看見他，如見兄弟一般。在第四天，愛爾古達兒纔說道：

「漢蒂額夷的天鵝，你可以立刻回家了：你已休息轉來，已養得強健，你的

身上已穿了新的衣服，我以前不願意使你難過，所以不曾對你說，實在你耗費了這許多時間，受了這許多艱苦和危險都是徒然的：引你到這裏來的，是要「成爲比別人更好」的欲望和驕傲。回家去，唱你的歌去罷……每一滴的眼淚凡爲你的歌所拭乾的，每一快樂的微笑凡爲你的歌所招致的，——是這樣的幸福，是連可汗也不敢幻想的幸福呢……是的，引你到這裏來的是你自己不曾注意的驕傲心，他掩蔽了你的明亮的眼睛，世界便於你是黑暗了。你信賴你的「謹慎」，但他實是最兇惡的僕人，他急急忙忙的對你提出你還沒有時間去企望的事情。我們的幸福存在一天，人生的真義也就在我們的良心裏了。人生是這樣的簡單，哲人巴夷蘇隔第——他的意義完全不在你吃什麼，你穿什麼。凍餓的人僅僅爲着凍餓的問題，他便不能成爲更合理的了。」

『這些我都明白了，哲人愛爾古達兒，我都和你同意，』巴夷蘇隔第回答說。『但是在死前，我們的一生什麼也沒有，怎麼能睡得熟呢？……沒有什麼道德，沒有什麼智慧，沒有什麼光榮和美把我們從絕滅裏挽救出來呢。』

哲人愛爾古達兒欣然的笑了。

『漢蒂額夷的天鵝，你怕的是那沒有的東西……死存在的時候是在你只想你自己的時候；死不存在的時候是在你想他人的時候。這是多麼簡單的問題呵，漢蒂額夷的天鵝……果熟墮地——難道這真是死麼？』

因這寥寥的幾句話，巴夷蘇隔第的靈魂發光了，他懂得了哲人愛爾古達兒沒有說完的話：他是受老年的衰弱的恐嚇，心中的光明被老年的衰弱所熄滅了……

十年後，漢蒂額夷的天鵝回家了，他的新的歌如春天的鳥兒似的飛過了

全國：他唱着勞動者的幸福的歌，唱着善心的人和愛人的人的幸福的歌，唱着平民的幸福的歌……在野外的牧童，在鋤旁的農人，在紡花車邊的女郎，在火爐的周圍取暖的老年人，都同聲似的唱着那些歌了。

馬明西皮爾雅克 (D. Mannin Sibirsk) 曾著有給海關的童話，為一般兒童及成人所最愛之讀物，已由我譯出，光華書局出版。這篇係據費先 (Anthon Fiser) 博士的世界語譯文重譯（載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份的 "L'Inevco Internacia" 中），承盛國成先生借我世界語本，特此感謝。——譯者識。

僅有的不如意

——現代敘利亞生活的寫真——

俄國剛杜魯息金著

一

阿蒲華第的生活十分有福氣。自然，他如世間一切的人一般，也有些不如意的小事，但是這些不如意事並不能破壞他平日滿意命運的心境，雖然人知道命運很像妻子；沒有誰滿意她。

阿蒲華第是很滿意自己的命運，也很滿意自己的妻子的。雖然世間很少滿意自己的妻子的男人，但畢竟還有那種人。或許，讀者也有妻子，而且他

（我可以決定）也非常非常的滿意她，但是……各人都不同的滿意妻子。
阿蒲華第滿意自己的妻子，不是因為她很聰明或漂亮。不，他是一個全人，對於敬重婦女的智慧和美麗，他覺得最可恥。他的妻子是一個很好的女主人，她婉委的完成丈夫的一切欲望，尤其是——這是最重要的——常常生兒子，祇是兒子。阿蒲華第而且相信，他的妻子除了生兒子外，不會生一個女的，所以，在她懷孕期間，他坐在小店裏，市場裏（阿蒲華第是一個商人）沒有事的時候，便為未來的兒子定名字了，常常為兒子，不為女兒。他的第一個兒子叫做華第，意思是『安寧』，所以他自已叫做阿蒲華第，即是『安寧之父』的意思。他的第二個兒子叫做拿斯爾第揚白，即『狼之勝利者』的意思；第三個——滿海白，即『兇惡的』的意思；第四個——印度，即『印度人』的意思。現在，阿蒲華第正等候着第五個。為了他，阿蒲華第幾乎在一月前就開始思索名

字了。他定他的名字爲明澈的，唯一的，親愛的，騎士，全人——但這些都不中他的意。他轉向獸類和鳥類中，想在那裏爲他未來的承繼者找一個有價值的名字，可是山羊，鷹，虎，夜鶯，豹，駱駝，甚至獅子——在這些光榮的名字中沒有一個能使這驕傲的父親滿意。然而，他沒有絕望，他還有找到使所有安鐵李伐山起妬羨的那種名字的希望。

「好，」讀者想；「但這種種都不能在一生中給與完全的福氣。」這是正確的——若是阿蒲華第還沒有別的歡樂，他就不會這樣的滿意自己的命運了。阿蒲華第還有一匹好看的牝馬。那馬不是平常的馬，是彭奴海拉而族某太子的名馬和屬於彭奴古萊夷希族的牝馬所生。雖然阿蒲華第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是他常常驕傲的說這匹馬的遠祖是先知穆罕麥德的坐騎。這匹馬有一張證書，證書中載着她所有的上代親族的名字。阿蒲華第讀給

人家聽時，常常說這種家譜就是土耳其的大將也都要妒羨的。

因此，阿蒲華第看護着他的馬，而且非常的溺愛着她，他朝夕各給她若干大麥，給她洗刷，給她水喝，天氣好時且許她滿村去散步。那匹馬在山村的滿街散着步，滿山爬着，在山谷中嬉戲着，如風一般的猛，如山羊一般的優美，如魚一般的靈敏。到了晚間她便回到家來，焦急的敲着門。

但阿蒲華第第一部份是因為她每次生牝馬所以愛她。這是她最主要的功勞。現在這匹馬，也如他的妻子一般，懷着孕了。阿蒲華第已對一個富人說妥，將生出來的小牝馬以十個土耳其金錢賣給他。

這樣，妻子會生男孩子，——所以她在她便是可愛的；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說，阿蒲華第愛她不會遜於愛妻子。她們倆都能好好的完成她們自己的豫定，都能使有福氣的阿蒲華第的心喜悅。

除此種種或者也許即因此阿蒲華第享着公衆的尊敬和光榮，無論如何，但福氣也是富。有福氣的人如富人一般，到處都爲人所愛，都爲人所重視。自然，人的誹謗人家說，他們只是見富而鞠躬，給我們福氣，一點歡樂，一點對於生活的滿意罷，我們將連富也不要了。唔，『富』爲什麼於有福氣的人是需要的呢？

二

但是自從人生的全福和安寧在樂園中，在美索波達米谷中（現在德國人的鐵路已築到那邊）被破裂以來，還沒有有一種人間的幸福圓滿過，在地上還沒有那種不因命運之輪的或種意外和不合的轉動而破裂的滿意過。一樣的，可惜，阿蒲華第也碰到了。

有一次，阿蒲華第如平日一般坐在市場中的自己的店裏。他已賣了幾塊做袴子用的藍織物給女顧客們；賣去了兩小瓶人家所不知道的薰香，這種薰香他有时加在糖中用以毒鼠子的；又賣去了幾磅波斯棗。他重數着進款的數目，收款時可有數錯沒有。他整天的想着，給他第五個兒子取什麼名字，這個今明日就須在這神的世界出現的兒子。最後，他忽然記起亞拉伯英雄的名字安泰爾了。

「好極了！」他叫着而且跳了起來。『好極了！便叫他安泰爾！這很新奇。尤其是有力的……在安鐵李伐山中的人們將說道：阿蒲華第有了兒子安泰爾了。大家都將談論他，頌揚他，而且兼及父親……好極了！』

阿蒲華第覺得非常高興。這時，第四子印度向店裏跑進來，急促的說道：

「呵，我的父親！母親生了孩子了，快點回去呀！」

阿蒲華第好福氣，他立刻關了店，叮噹的搖着鑰匙，向家裏去了。在路上，他開始和兒子談起話來。

『你曉得你那新生的小弟弟叫什麼名字麼？』阿蒲華第問兒子說。
那童子驚奇的看着父親，想了一想，說：

『我的父親！你要叫那孩子爲男孩麼？』祖母說，我的母親生的是女孩呢。

阿蒲華第發怒了。

『你撒謊，你這個「昨天」的兒子！你母親生的是男孩！你，你這豬仔，你要你母親生女孩子，所以你這樣說，因爲你還小，還蠢！但是我不要，你懂得麼，我不要女孩！』

阿蒲華第漸漸盛怒起來了。在他的心中出現了一種疑惑。難道妻子

竟生了女兒麼？

在他的靈魂中煩惱生長起來，而且還怨恨妻子的那種錯誤。越走近自己的屋子，他越被不寧和焦急所包圍，離屋子只有幾步遠時，在他却好像還隔着叙利亞的全個沙漠。最後，他碰到自己屋子的牆了。阿蒲華第呼吸得短促，彷彿到了海爾蒙的山巔似的，汗流了下來，他平靜了一點，聽見屋內奔跑聲和婦人們的叫喝聲，他便敲起門來。

一會兒他想離開那門逃到遠處去，一會兒他覺得自己的懦弱為可恥，一會兒他恨人家這許久還不來給他開門。於是他非常用力的打起門來，他在那痛苦中的妻子竟呻吟的說：

『開門，我的丈夫來了……』

在那產婦所躺着的房中，有許多婦人們在噪雜的談話，非常的高聲，彷彿在房中有一百所山間水磨坊在工作似的。阿蒲華第向那穩婆走去，一看見

她手臂中的小孩，便啞着聲音問道：

「男孩麼？」

「不，女孩！」她怯弱的回答說，又慶賀他說：「若是上帝喜歡，你的女兒將長大，而且將給你生許多外孫。」

阿蒲華弟臉色怒得青藍起來，走向妻子責罵着說：

「哈，你這被火燒的人的女兒……願上帝滅你的壽，願上帝毀滅你的宗教！你是狗，狗的女兒！你不曉得我不需要你的女孩麼？你不曉得這個麼？」

阿蒲華第兇猛的向那躺在床上的妻揮過手去，想打她！但在旁邊的婦人們將他拖住了：

「看上帝的面上，慚隱一點，阿蒲華第！你的妻子現在病着，不要打她。」

難道你以後不能照着你意思對待她麼？」

阿蒲華第停住了。他渾身都是紫色，急促的呼吸着，隨後他抽轉身，向房外走去，啞聲的說：

「等着罷，我還要和你算帳呢……」

那些婦人們留着沒有走，在安慰哭着的產婦。

「是的，生應兒的人倒是有福的！只有生女孩的人是悲苦的，」有一個婦人說。

「生了一個女孩時，連一家的樹也要被燒掉了，」另一個說。

「但是生了一個男孩時，安琪兒在天上喜樂了，」又一婦人說。

屋中照例的忙碌。有些婦人幫着穩婆用熱水洗那嬰孩，牧師給她祝福後，使用鹽和酒在她那小而且紅的身上塗擦。這樣辦法，當然是爲的好使未

來的人習慣那強烈的鍛鍊。他們在她的各處都放一點鹽；腳間頸上，口中，眼內，隨後使用力的以手拭擦。

『願上帝幫助你永沒有疾病，』穩婆說，用襖襟裹着用鹽塗過的身體。以後便讓嬰兒躺在母親的旁邊，明天好再抱出來，再用鹽遍撒，因為這樣須做七天。

阿蒲華第的親戚和熟人知道他妻子生的是女孩，都不來看他了，因為慶賀人家生女孩等於侮辱人家一樣。不久，那些婦人們也要回家去了。她們對產婦說：

『託上帝的福，你已得了自由了。祝你健康！』

屋中祇留着穩婆和阿蒲華第。他的兒子們都已跑到街上玩耍去。他自己煩惱的向市場自己的店中走去。他，什麼人也不去看一眼，和什麼人也

不談話。他慚愧，彷彿他犯了某種罪似的。怒氣還沒有消去，還如石頭似的壓在他的心上。他頹喪的倒在店內地板上，獨自這樣的坐到晚上。甚至買客也不到他店裏來了，彷彿知道他妻子生了女孩的樣子。阿蒲華第回家時，已是很晚的晚間。他不願意看見妻子；他吃飯睡覺都在另外一間房裏，白天則在市場裏。

這樣的一直到禮拜日。阿蒲華第的朋友們知道他的不樂，便都來安慰他。來了理髮師伊伯拉海姆，賣肉的枯爾鮮和牧師漢那。阿蒲華第邀他們進了樓上，用白蘭地、橘子和咖啡款待他們。他們談到最近歐洲的新聞，談到日本，談到麵包和橄欖的價值，談到纔發生的戰爭。最後，他們談到阿蒲華第的晦氣的事了。

『一切都是上帝賜與的，阿蒲華第！』理髮師伊伯拉海姆含着深意的說。

「男孩是上帝賜與的，女孩也是上帝所賜；你自己要這樣的想一想；若是大家都不生女孩，那麼的確，你和我都沒有妻子了。」

「上帝看着，伊伯拉海姆先生說的話是聰明的，」阿蒲華第說，「然而，若是你妻子生女孩，你不會歡喜的。」

「我不會喜歡，因為我沒有男孩，」伊伯拉海姆回答說，「你不應該煩惱，因為你已有四個兒子了。一個女孩是不妨的。」

「上帝看着，他說的話是真的，」牧師加上一句說，兩指由鬚髭中摸出一點什麼東西來。

「自然，」阿蒲華第同意的說，「但是我總是過不慣。四個兒子都是先後的……忽然碰到了這樣晦氣的事情！你們曉得亞拉伯的諺語怎樣說麼：我們兒子的孩子是我們的；我們女兒的孩子是人家的孩子。這，我聽不下去！」

……唔，假使我的馬給我生一匹小牡馬又怎麼辦呢？」

「這就晦氣了，」賣肉的枯爾鮮說。「小牡馬是要使人虧本的，這里誰都不會買他；若是你願意在達馬斯克出賣，纔有人出低價買去。」

阿蒲華第皺了一皺眉毛。

「若是馬兒生了小牡馬，我就把她殺死，若要我阿蒲華第送小牡馬到馬達斯克去賣呵！……這永不會有的事！」

「上帝會幫助你，不會碰到這事的，」牧師說，又從鬚髭中提出來一種東西。

「唔，你的妻子的身體好麼？」賣肉的枯爾鮮問。

「我不知道，」阿蒲華第不高興的回答說，「我沒有看見她。我想她好的，難道於她有什麼關係麼？」

「這不好，」枯爾鮮說。「你曉得這句諺語麼：對罪人須和藹，他便將做你的奴隸了。」

「不然便以善報惡，以去其惡，」牧師漢那說。

阿蒲華第什麼都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又談了些別的事，客便散了。

三

馬兒不久就要生產了。阿蒲華等待着，非常的不安。大家都知道，若是誰一生中碰到過一次大大的倒霉，他就不會再信任的。看着「命運」的眼睛了，現在阿蒲華第也不安起來了。妻子已生了一個女孩。我們就假定那是稀有的事情罷，但因為同是稀有的事的緣故，馬兒也能生小牡馬的。然而他需要小牡馬麼？

因了久久的等待和不安的疑惑，阿蒲華第夜夜睡不熟，瘦削起來，漸漸的乖戾而且嚴厲起來。壁上懸着一支實彈的手鎗，預備懲罰馬兒，若是那匹牝馬也如妻子一般和他開惡劣的玩笑時。

有一次，當阿蒲華第躺在床上，因失眠而疲乏時，他聽見馬廄中一種與平常不同的蹬腳聲，和牝馬的低嘶聲，他的心不安的跳動起來。畢竟，馬兒生了。但是什麼馬呢？牝的還是牡的？

阿蒲華第從壁上取下實彈的手鎗，赤着腳，穿着襯衫，向馬廄內跑去。那邊黑暗。他祇看見牝馬伏在地上，和藹的嘶鳴着，舐着一種黑色的小東西。

『自然是牡的，』阿蒲華第想。他扳着鎗機大叫：

『華第，拿燈來！』

雖然華第正熟睡着，但是他聽得見父親的嚴厲的呼聲，於是，如瘋子似的，

跑過了屋子，尋找着燈。在馬廐的門限上，他看見父親的戰顫着的手中拿着手鎗，父親的臉色發紫了。

「拿到這里來！」阿蒲華第啞聲的喝着說。

突然，他快樂的叫了起來，將手鎗丟入肥料堆中，走近馬兒，抱着她的頸項，吻着她的熾熱的額角，馬兒疲乏的在他的肩上摩擦了一下面孔，便又開始去舐自己的小馬。阿蒲華第諛諛的撫摩着她的頸背，愛撫着她的耳朵和鬃毛。

「親愛的，親愛的！你將已經死了的我救活了！我現在又有福了……」

從那時起，阿蒲華第又快活了。他重又開始信任那命運，饒恕了妻的錯誤。他給女孩取了一個名字，叫阿耳毛西牌，意思就是「僅有的不如意。」

本籍由萬國誌月刊一九二二年二月號中譯出。
作者 Kondumcken 的生平
不詳。原譯者爲 L. Malinowski。——譯者識。

古爾達 (Gurdo. 筒琴)

波蘭普路斯著

在苗陶伐街上，每天近午時，可以遇到一位上了年紀的先生，他常從克拉新斯基廣場往珊那拖爾斯卡街走去。夏季，他穿着一件雅致的，深藍色的外衣，一條第一等縫衣匠所做的灰白色的褲子，一雙如鏡子般閃爍着的長靴，和一頂稍稍褪色的高帽。

那位先生有一張粉紅色的臉，兩頰淺灰色的鬚髭，和一雙藍色的，溫和的眼睛。他走時常屈着身子，兩手插在衣袋內。在那些晴朗的日子內，他帶了一根手杖在臂下；陰雨的日子內——一頂綢做的英格蘭的雨傘。

他常沉思，常緩緩的走了過去。走近卡蒲采那寺院時，他敬虔的用手觸動着帽子，便轉入街的別一面，去看那片克上的風雨表和寒暑表。隨後他就向右邊的道上來，在米子珂夫斯基的外露的窗子前停了一停——又往前走去。

他在街上讓路給每一個人，被人家擠着時，便和氣的微笑了一笑。

若是他或次注意一個美麗的女人，他便帶上鼻鏡去觀察她。但是，因為他帶得遲緩，常常連幻影也不見了。

那個人是——湯瑪鎖先生。

湯瑪鎖先生在苗陶伐街上走了三十年，沒有一次想到街上的許多東西都已改變。這，苗陶伐街或許也是這樣的想他能。

當他還是律師候補者的時候，他總走得很迅速，免得有一個從雜貨店出

來的縫衣女逃開他的眼光。他是一個快活的，好說話的人，氣宇軒昂，紮着頭髮，有幾根尖翹的鬚鬚。在那時，美術已感動了他，不過他沒有時間，因為他非常的愛女人。老實說，他那時已有和女人們在一起的幸福，而且不斷的有人向他做媒。但這事沒有結果，因為湯瑪鎖先生向來沒有一刻閒暇的時間可以表白自己的愛情，總是忙碌的，這事若沒有實際的嘗試，至少也得有幾番的會面罷。從法朗斯那裏出來，他就到審判所去，從審判所出來，他就跑到鎖恩那裏去，在那裏和楊恩及方恩吃過晚飯後，他就離開了。

及至他成爲律師時，他的前額因了過度的勞心的工作，廣潤到了頭頂，鬚鬚中露出了幾根銀絲。湯瑪鎖先生那時已失去了少年的熱情，得了美術賞識者的堅定的盛譽。但因仍愛女人，他就開始想到結婚的事情。因此他竟租了一所有六間房子的住屋，用自己的款子修理嵌花的地板，買了一些壁氈，

和美麗的家具——而且尋找着一個妻子。

但是選擇這件事情於成熟的人是很困難的。這一個太年青，那一個他愛了太長久。第三個嬌愛而且年齡也相當，但是性情不相合，第四個有相當的嬌愛，年齡和性情，但是……不待這位藝術愛護者的結婚的提議，她已嫁給了一個醫生……

然而湯瑪鎖先生並不憂愁，因為處女是不會沒有的。他緩緩的排佈自己，漸漸更注意他的居所，總要使一一都有藝術的價值。他屢屢改易家具，另設些家具，購買畫片。

最後他的買貨成了有名的了。他連自己也不知道的在家裏創設了一個美術陳列室，好奇的人漸漸多來參觀。因為愛客的緣故，他設備了奢華的招待，而且和音樂家接觸起來；晚間的演奏會便不知不覺的組合起來，甚至太

太們也寵臨了。

湯瑪鎖先生在誰看起來都是慇懃的。看見鏡子內的額角已廣闊到頭頂而且到了後面雪白的硬領上，他就更屢屢的提醒自己說無論如何他總須結婚了。對於女人們，他恒覺得一種傾向。

有一次，當他招待一個比平時更大的會合時，有一個年青的太太迴視着客廳，叫喝了出來說：

『什麼樣的畫片呀！……何等的平滑嵌花地板呀！……這位藝術愛護的先生的妻子將來一定很幸福的。』

『若是平滑的嵌花地板便够她的幸福了呵，』湯瑪鎖先生的一個好朋友半高半低的說。

客廳內就快活起來。湯瑪鎖先生也微微的笑了一笑，但從那時起，一當

或人對他提到結婚，他就淡然的搖着手說：

「噢，噢………」

就在那時候，他開始剃鬚，養頰毛了。講到女人，他總是很尊敬的，而且總寬諒她們的缺點。

他什麼都不希望於這世界了，因為他連實際嘗試的機會也沒有。他只將精神聚集在藝術上。美的畫片，好的演奏，新的戲景，彷彿是他生命路上的記號石，他並不狂熱，他並不迷惘，不過嘗嘗滋味罷了。

在演奏會裏，他選那離演奏遠一點的地方去聽音樂，不近聽，不看演奏員。在往劇場去之先，他常常已讀過了那戲劇，省得聽時忙着探問俳優的排演。當屋內的人最少時，他就細看那畫片，而且要在美術陳列室裏消磨許多鐘點。若是什麼中了他的意，他就說：

「唔，看呀，那已是十分的美了。」

有些人在一切人的面前，是立刻就能認識那才能的，他也是屬於這少數人一類，然而對於中等價值的著作，他向不奚落。

「注意呵，他也許還會進於完滿的呢。」他說，當別人醜詆藝術家的時候，他常是這樣的寬諒人們的不成熟的作品，他永不談他們的缺點。

可惜，每一個凡人各有一種怪脾氣，湯瑪鎖先生也有他自己的怪脾氣。——他憎惡古爾達的演奏者和古爾達。

一當這位藝術愛護者在街上聽見古爾達的聲音，他就增加了脚步的速度，而且在數小時內失去了好脾氣。他，一聽見古爾達的第一音，本來安寧的便立刻興奮起來，靜默的——叫喝起來，和平的——發怒起來了。

這一個弱點，他在無論什麼人的面前，都不掩飾，而且還辯護自己說：

「音樂是，」他興奮的說，「靈魂的最微妙的一部分，但是在古爾達中，靈魂便變為機器和掠奪的器具了。因為奏古爾達的人祇是強盜。況且，」他加上一句說，「古爾達刺戟我，我只有一个生命，我不能濫用這生命去聽討厭的音樂。」

有一个惡人知道這位律師對於那種樂器的嘔氣，竟想出了一個惡作劇：叫了兩個奏古爾達的人來他的窗外。於是湯瑪鎖先生憤怒得生病了。後來，打聽出了那個主動者，他竟叫他去決鬥。

末了，弄得人家不得不叫來了許多有名的評判者，來防止這似為小事而起的流血。

這位藝術愛護者所住的屋子，曾經經過了許多人的手。當然，每一個新房東要盡他們的本分，增加房租，對於湯瑪鎖先生也是如此。這位藝術愛護

者忍從的答應他加租，但是他和房東在契約內清清楚楚的寫上了一個條件，就是在這一幢屋子內不許演奏任何的古爾達。

除了這契約上的條件外，湯瑪鎖先生常叫喚每個新來的管房子的人，和他從很渺遠的事上談起。

「聽我說，親愛的人……——你叫什麼名字……？」

「卡裁米爾，先生。」

「唔，聽我說，卡裁米爾。每次當我回來晚時，你給我開門，我給你十個銅

子錢。明白了嗎……？」

「明白了，尊敬的先生。」

「此外你每月還可從我這裏得兩元錢，但是你知道爲什麼嗎……？」

「我不能知道，老爺。」看門的感動的回答說。

「是叫你永不要讓古爾達的演奏者進這院子來。」

「我明白了，老爺。」

這位藝術愛護者的住所分二部份。有四間窗子朝街的大房子，二間窗子朝院子的較小的房子。最華美的一部份作爲來客的住所，晚上就在那裏開會，凡訴訟的請託者都在那裏接見，若有從鄉間出來的親戚或他的熟人就住在那裏。湯瑪鎖先生自己不常到那裏，只有去究察僕人有無在地板上塗蠟，拂灰和損壞家具等事的時候。

當有些日子整天不出去的時候，他就坐在書房內，從這書房內可以望得見院子。在那裏他慣常讀書，寫信，或細看熟人請他核閱的文書。若是他休息眼睛時，他就坐在靠背椅上，背着窗子，燃了雪茄煙，深思起來，因爲他知道「思」是重要的生理的作用，注意健康的人是不應該憎厭的。

在院子的別一面，對着湯瑪鎖先生的窗子，是租給比較不富一點的人住的。有一個法官曾在那裏住了很久，退職後便搬到派拉哈去了。隨後一個縫衣匠租了那幾間小房子，但因他有時喜歡喝酒和噪鬧，房東就請他退了租。再後那裏來了一個受郵銀的婦人，她恆和自己的女僕爭鬧。

但過了聖約翰節，這位已很衰弱而且十分不窮的老嫗，被她的親戚接到鄉間去了，雖然她的性情好爭鬧，於是那屋裏便來了兩個女人和一個約莫八歲大的小女孩。

那兩個女人賴工作而過活。一個縫衣，一個織襪子和用機器織短衣。一個較年青而且較美麗的小女孩稱她為母親，較大一點的——夫人。

在這位藝術愛護者和在那新遷來的人的窗子都是整天的開着。湯瑪鎖先生坐在椅上時，對面鄰人有什麼事情，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在那裏有幾件簡陋的家具。桌上，椅上，榻上，抽屜箱上都放着未縫的布和織襪子的綿絲球。

早上那兩個女人自己打掃屋子，中午就有一個女雇工送很普通的飯菜來給她們。此外，她們都幾乎不停那軋軋的機器。

那小女孩常常坐在窗子的旁邊。她的頭髮烏黑，面孔美麗，但青白而呆板。有時她因編針的幫助用線織成了一根帶子。有時她和木偶戲玩，常慢慢的給牠穿衣服或脫衣服，彷彿很困難似的。她以不做什麼事，只坐在窗子旁邊細聽的時候爲多。

湯瑪鎖先生從來不曾看見過這個女孩子唱歌或在房內跑，他甚至連微笑也不曾在她那青白的口角和死板板的臉上看見過。

「怪孩子！」這位藝術愛護者對自己說，從此更注意的觀察她起來。

有一次，禮拜天，他看見做母親的給了她一個小小的花園。孩子增了一點生氣了。她拆開了花，整理着花，吻着花。最後重又合成了一個花園，將花園放入一只有水的玻璃瓶裏。在窗子旁坐下後，她說道：

「媽媽，這裏不煩悶嗎……？」

這位藝術愛護者有點忿怒。在這屋內他住了這許多年都很好，怎的煩悶？

有一天約四點鐘左右，這位藝術愛護者在他的書齋內。這時太陽正對着他鄰人的房子，照耀得很強烈，晒得很。湯瑪鎖先生忽然注視院子的那邊起來，很像他看見了什麼奇特的事，因他已急忙的帶上鼻鏡了。

喏，這就是他所看見的：

那帶病容的女孩，將頭枕在手上，在窗內躺了倒去，幾乎貼着背了——於

是——張大了眼睛，直望着太陽。在她那常是這樣死板板的面上露出了二種的感覺：彷彿快樂，彷彿悲傷……

「她是一個瞎子！」這位藝術愛護者呻吟似的說，取下了鼻鏡。

在這一剎那間，他覺得眼睛受了刺戳了。他只想，原來竟有人可以直視那燃燒着的火的太陽。

的確，那女孩已瞎了二年了。六歲時，她生過熱病，在好幾星期中她失了知覺，後來竟非常的衰弱，如死人似的躺着不動，也不說什麼。

給她酒和肉汁吃她纔漸漸的全愈起來了。但第一天叫她坐在椅上時，她就問母親說：

「媽媽，是夜裏嗎……？」

「不，親愛的孩子……可是你爲什麼說這話呢？」

然而女孩什麼都沒有回答；她睡熟了。直到第二天，醫生來午診的時候，她又問道：

「還是夜裏嗎……？」

這時大家都知道女孩看不見東西了。醫生視察她的眼睛，以為等幾天會好的。

但是身體越是復原起來，女孩越因殘疾而焦急了……

「媽媽，我為什麼看不見你呢？」

「因為你的眼睛用東西包着。但這就會過去的。」

「什麼時候過去呢？」

「不久。」

「或是明天罷，親愛的媽媽？」

「幾天後，我的孩子。」

「若是過去了，請你立刻告訴我，媽媽，因為我很悲苦呢……」

好幾天，好幾星期，在不停的期待中過去了。女孩已開始起床了。她在房中摸索着，緩慢而且小心的給自己穿衣服，脫衣服。

但是視覺不回來了。

有一次，她說道：

「媽媽，我不是穿着藍色的衣服嗎……」

「不，我的孩子，你穿着灰白色的。」

「你看見嗎，媽媽？」

「是的，我的親愛的。」

「是這樣嗎，是同在白天裏一樣嗎？」

「是的。」

「幾天後我也什麼都可以看見了嗎？或一月後……」

因為母親沒有話回答她，她又說道：

「媽媽，外面不常常是白天嗎？……花園裏的樹木同從前一樣的站着

嗎？……那匹有黑脚的小貓還到我們這裏來嗎？……媽媽，我從前不是在

鏡中看得見我嗎？……這裏有鏡子嗎？……」

母親給了她一個小鏡子。

「我們須在這平滑的一面看，」女孩說，將鏡子拿到面前，「我看不見什麼。你看見鏡子裏的我嗎，媽媽？」

「我看見你，我的小鳥兒。」

「怎麼呀？……」女孩怨苦的叫了起來。「既然我看見我自己，

那末鏡子裏就應該什麼都沒有了……那個，在鏡子的那個，她看見我嗎，不嗎？……」

這時母親哭了出來，跑到房子外去了……

現在於這個殘廢的女孩最合宜的事，莫過於用手摸那些小的東西，和記認牠們了。

有一天，母親帶來了一個值一元錢的，磁做的，穿着漂亮衣服木偶給她，她摸摸牠的面孔，牠的口，牠的眼睛，只是不離手的和牠玩耍。

她睡得很晚，時時刻刻想着木偶，躺在綿絮填着的盒子中的木偶。

夜間有一種響亮和語聲驚醒了母親，她跳下床，點起蠟燭，看見她的女兒已穿了衣服在屋角裏和木偶玩耍。

「你做什麼呀，我的孩子，」她叫着說，「爲什麼不睡覺呢？……」

「因為已經是白天了，媽媽。」她回答說。

在她，晝和夜銜合在一起了，而且永久的繼續着……

女孩的視察的印象漸漸遺忘了。紅色的櫻桃，在她又是圓又軟又光滑的櫻桃；閃爍的小錢，在她又是硬又會響的平圓物，在那上面有些陽文的記號。她知道房子比她更大，屋子比房子更大，街比屋子更大。但是這一切在她的想像中都小了起來。

她的注意轉向觸覺，嗅覺，和聽覺了。她的面孔和手非常的靈敏起來，向牆壁走去時她在相隔數尺遠的地方就感覺到了一點寒冷。遠處有什麼顯現就引起了她的聽覺。她整天注意的聽着。

她認得出那個語音噪急，打掃庭院的看門人的搖擺的步聲。她知道，當鄉人載木料的車子走過的時候，當轎車走過的時候，當載肥料的二輪車走過

的時候。

最低微的聲音，氣味，空氣的變冷或變熱，她統統知道。她莫明其妙的機靈地感覺出這些細小的現象，而且得到些結論。

有一次母親喊女僕。

「楊儒伐不在這裏，」女孩說，如平時一般的坐在屋角裏。『她汲水去了。』

「你怎麼知道的？」母親驚異的問。

「怎麼嗎？……我知道她拿着桶出了廚房，在那邊院子裏抽水呢。這時她在和看院子的談話了。」

的確，在板壁的後面隱約有二個人談話的聲音，但非常的微細，很難聽見。然而即使下等感覺更擴大範圍，畢竟也替代不了女孩的視覺的能力的。

女孩缺乏了新的印象，女孩悲傷了。

母親允許她在全所屋子內行走，這纔使他安了一點。院中的每一塊石頭，她都認得，每一排水管和柵欄她都去按摸。但最使她高興的是——往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旅行：往地窖裏去，和屋頂的房子裏去。

在地窖裏，空氣是冷的，牆是濕的。震人耳鼓的街上的喧擾聲在上面響着；有些聲音消失了。這在女孩便是夜了。

在屋頂的房子裏，尤其在窗旁，完全不同。那裏的喧擾聲比在樓下房子中更高。女孩聽得見好幾條街上的車子聲；一屋中的喧擾聲統在這裏聚合了。和暖的風吹着她的面孔。她聽見啾啾的鳥鳴，狺狺的犬吠，鄰家園中的喃喃的樹語。在她這裏便是白天……

此外，在屋頂房子裏的陽光，比在樓下房子裏多見。若是女孩將已瞎了

的眼睛轉向太陽，她就覺得看見了什麼似的。於是想像中就醒過來了形和色的影子。但這些影子非常的不明確而且容易消滅，她什麼也記不起來

……

就在這時候，母親結合了一個女朋友，搬到湯瑪鎮先生所住的屋子裏來了。這兩個女人都喜歡這新居所，但是在那盲目的女孩，換一個地方卻是確切的不幸。

女孩不得不坐在房內了。屋頂的房子和地窖裏是不許進去的。她聽不見鳥聲，也聽不見樹聲，院子內主宰着可怕的靜寂。那裏永沒有賣骨董的，男人和收破布的女人來了。人家不許唱宗教歌的乞丐進來，不許吹豎笛的窮人進來，也不許奏古爾達的人進來。

她的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那太陽，雖然太陽並不常常是一樣的閃爍，而且

很快的就橫過了屋子。

女孩又開始悲傷了。幾天中她就青白起來，臉上露出了無感覺和無生氣的樣子，這使湯瑪鎖先生起了大大的驚異。

她不能看見什麼，至少也得希冀常常聽見些各種的回聲的呵。然而，在屋內是這樣的靜寂……

『不幸的孩子呀！』湯瑪鎖先生看着憂鬱的女孩，常常嘆着說。

『呵若是我能爲她盡一點力呵！』他想，看着那孩子漸漸羸弱了下去，一天一天的瘦削了下去。

雖然湯瑪鎖先生已經不是親自出場的律師，然而如老練的實習家一般，他能將最恰合的辦法指出來，而且給代表他自己的律師以有益的說明。

第一件事情很複雜，他越深入紙堆中，他越熱心起來。律師的本能又

在這位退職者身上蘇醒了。他不離開居所，不去察看僕人有沒有在客廳中洒掃，他只是關了門在書齋內看文書做記號。

晚間，他的年老的僕人向他報告一天內的事來了。他知道某醫生的妻子帶了孩子們到避暑的地方去了，水管壞了，看院子的卡哉米爾因和警察爭鬧被監禁了，他須過一星期纔能出來。臨了，他問道：「先生不要和新雇來看院子的談話嗎……？」

但是這位藝術愛護者低着頭在紙上，抽着雪茄，竟沒有注意到這個忠誠的僕人。

第二天，湯瑪鎖先生仍坐在那裏；約在二點鐘左右他纔吃中飯，飯後又坐在那裏。一看見映在青玉壁上的他的玫瑰色的面孔和淺灰色的鬚髯，就令人記起了「自然研究」。那個盲女的母親和她的同伴，在機器上織着襪子，

驚異的說，這位藝術愛護者的容貌如一個血氣充足的鰥夫，整天慣在寫字台旁打盹的鰥夫。

然而這位藝術愛護者，雖然閉着眼睛，却一點也沒有打盹，他只是想事情。公民N.在一八七二年未死時將一塊田給了自己的外甥，在一八七五年將一所屋子給了自己的姪子。但是他的姪子說N.在一八七二年是一個瘋子，外甥提出了許多證明說是在一八七五年纔瘋的。另外還有一個死者的妹夫預先排佈了許多不能反駁的證據，說N.在一八七三年和在一八七五年一樣的瘋，在一八六九年一點沒有瘋的時候，已將所有的財產給了他的妹子。

人家請湯瑪鎖先生研究：畢竟N.是什麼時候瘋的？——而且以後使這誰也不肯讓誰的訴訟的三派同意。

正當這位藝術愛護者極其沉思在這複雜的事情中的時候，忽然出來了

一件莫明其妙的奇特的事情。

在院子裏，在湯瑪鎖先生的窗子旁，響起來了——古爾達……

若是死人N.竟從墳墓裏出來，回復了知覺，到書齋裏來幫助這位藝術愛護者解決這難題，自然湯瑪鎖先生沒有這種知覺，如現在聽見古爾達的知覺了……

若是這至少是意大利的古爾達，有悅耳的笛音，製造得精巧，奏着甜美的調子呵！但是不！彷彿這古爾達是故意被人弄得破損的，奏着不合音節的俚俗的舞蹈曲，而且聲音這樣的高，連窗子上的玻璃也震動起來了。要擴張他作惡的範圍，喇叭的聲音時時至古爾達裏響了起來，胡，胡，胡，如猛獸一般。

那感動是有力的。這位藝術愛護者竟如石頭似的呆木了。他不曉得想什麼做什麼纔好。一會兒他想到讀患神經病公民N.的遺囑時，他自己的

頭曾經昏亂起來過，這一定是他的錯覺。

但是不，那不是錯覺，那是真的古爾達，有破損的麥笛和極高聲的喇叭！在這位藝術愛護者，大量而且溫和的人的心中，起來了兇惡的本能了。他極其嘆息「自然」不創造他做一個達賀買的王，對於自己所管的人有生殺權的王，而且他想，若是能立刻將這個古爾達的演奏者殺掉那是何等的快樂呵！

因為有這種性情的人，如湯瑪鎖先生一般，都很容易在激怒中拋棄高傲的計劃，去做最恐怖的事情，所以這位藝術愛護者如老虎一般的向窗邊跳了過去，決定用最俚俗的話去罵古爾達的演奏者了。

他已經伏倒在窗上，而且張開了口要喝：「你無用的東西……」——這時他忽然聽見了一種孩子的口音。

他向對面望了過去。

那個小而且盲的女孩正敲着手在房中舞蹈着。她的青白的臉變了紅色，口笑着，同時卻從無光的眼中如雹子似的流着眼淚。

她，苦惱的女孩，在這靜寂的屋中久已感覺不到這許多的印象了！古爾達的偽變的聲音在她覺得是多甜美的聲音呀！幾乎使這位藝術愛護者流腦血的喇叭怒吼聲——是多有力呀！

此外，那個古爾達演奏者見了孩子的快樂，便開始用很大的靴踵在石板上蹬踏，而且如機關車將要相遇時的吹哨。

『呵，上帝！他吹得多甜美呀！』

向這位藝術愛護者的書齋中，跑進來了忠誠的僕人，他拖了看院子的叫着說：

『我已對這個惡鬼說過了，老爺，說凡有古爾達演奏者來須立刻趕走！說他將來可以得到你老爺的薪金，說我們有合同的……但是這個畜生！他一星期前纔從鄉間來，不曉得我們的習慣。唔，現在聽着罷，』僕人叫着說，搖着那個心慌意亂的看院子的人的手臂，『聽他老爺自己說罷！』

古爾達演奏者已奏到第三曲，這樣的不合音，這樣的暴躁，如先前二曲一樣。

盲女爲所陶醉了。

這位藝術愛護者雖然有點青白，卻仍如平時一樣的冷淡，轉身對看院子的說道：

『聽我說，我的親愛的……你叫什麼名字？』

『保羅，尊敬的先生。』

「啊，我的保羅，你每月將由我這裏得到二元錢了，但是你知道爲什麼嗎？」

「是叫你永不要讓古爾達進來呀！僕人很快的插入說。

「不！」湯瑪鎖先生說，「是叫你每天隨便何時讓古爾達進來。懂了嗎？」

「你說什麼呀，先生……」僕人叫了起來，這莫名其妙的命令突然激怒他了。

「我說，叫他每天讓古爾達進院子來，直到我再叫他不要放進來時爲止。」這位藝術愛護者重說一遍，將兩手插在袋中。

「我不懂你……」僕人說，帶着深異的樣子。

「你不是聰明人，我的親愛的！」湯瑪鎖先生和善的對他說。

「好了，去做你們的事罷，」他加上一句說。

僕人和看院子的出去了。這位藝術愛護者看見他那個忠誠的僕人在看院子的耳上輕輕的說着話，用指頭在他的額上指着……

湯瑪鎖先生微笑了。彷彿要確證僕人的憂鬱的懷疑似的，他向古爾達演奏者丟過去十個銅子。

隨後他拿着住址表，找出了醫生的住址，在片上寫了幾個眼科醫生的住址。這時，古爾達演奏者轉到他的窗外來，用他的名義開始踐踏，吹哨得更高了，這原已可怕的刺戟着這位藝術愛護者的聲音，拿了寫着醫生住址的片子，他走了出來，喃喃的說道：

「不幸的孩子呀！……我早就應該注意她了……」

普路士(Bolelav Pus)本名格羅伐支奇(Aleksander Glowacki)是波蘭現代有名的小說家。所著法老(Farao)一書，驚動全歐。其詳細介紹，可參閱周作人先生的現代小說譯叢。這一篇由『萬國語月刊』第十四年六號中譯出，由原文譯為世界語的是羅山恩斯討克(J. Rosensfeld)。——譯者識。

對神的犧牲

波蘭先羅什伐斯基著

在那寬河的水離開巖整，流往一廣大的山谷去的近處，碧綠的草地中立着一雕像的木柱。遊牧於周圍山間的唐古特人，每年在這柱旁相聚。行路時，他們合成許多旅隊，每十人雜一百匹馴鹿，形成了堪供描畫的隊伍。當喜氣洋洋的羣衆都向山谷中進去的時候，他們的喧鬧的呼喝聲，便掩住了潺潺的流水聲。

半圓形的散置在山麓下的火爐，在林中，夜似的黑暗的影陰間，微微的發着光，彷彿一條燦爛的縹帶，有嬌嫩的春天的綠草和灰色的透明的幹枝的編

織物錯雜在裏面一般。

在山谷中，那時是最美麗的一季：蚊子和別的討厭的昆蟲還沒有出來，空氣寒冷得合宜，萬物都在周圍生長和開花，只有山頂上還積着冬天的雪，沒有觸着和暖的春氣。雪上的天空，在夜間並不黑暗，天空上的星星也不發光，因為不停的朝霞將去日和來日連接起來了。

在那柱傍的草地上，民衆的集合和各民族首領的來會，須整整的一星期。嚴正的老人們決定公共的事情，蒐集租稅和分任負擔。

同時青年人都娛樂着：到處跳舞，求愛，賽跑。谷中充滿着笑聲和呼喝聲以及斧擊聲；從山裏又起了歌聲的回音。在疾馳的鹿蹄底下的地起了顫動，掛在將殺的獸角上的「磨磨柯」的皮帶嘶嘶的在空中響着，在女人們胸上的玻璃和銀子的裝飾品叮叮噹噹的響着——凡工作鼎沸的地方，生活暴

怒的地方，到處都有女人的蹤跡。

這是從不可記憶的時候開始的。

但是有一年發生了別的事情了。

谷中如平時一般的來了許多人，但他們的談話聲掩不住流水聲了，男孩和女孩們沒有在廣場上跳舞，鹿也沒有疾馳着，他們不笑，也不歌唱了。

公共的談判也沒有開始：天幕傍祇聚集了些數小羣人。他們的面孔都露着憂鬱的顏色，眼光發出模糊的光彩，言語帶着遲鈍的聲調。唐古特人所最愛的談諧與嘻笑都沒有了，都被普遍的煩惱所驅逐了。

但是他們並不散去，只是不耐煩的等着那老年的賽耳鐵長，沒有他，他們是不敢討論那最重要的事情的。

『他不來了，不來了……而且不會來的了！』圍爐而坐的唐古特人中之

一囁嚅的說。他是一個肥胖的男子，約五十歲，不像唐古特人，夏庫特裝，繫銀帶；他那藐視一切的容貌，顯明的表示出他是一個祇知自己價值的富人。

「最好是誰能去看一看那將滅亡的人們呵！」他加上這一句，伸一伸肩膀。

「誰也避不了這命運的，」坐在他對面爐旁的一位老人憂悶的說；他穿着檻褸的衣服，有一副銅褐色的面孔，皺得如同蘇苔一般。

「這是真的呀！」第三個人同意的說，「避不了，躲不了的了……難道我不會逃避嗎？然而我的結果怎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感動起來了，他又開始講他自己的不幸的歷史了；這歷史恐怕已講過一百次，但別人還是一樣的注意的聽他講。

「當那不幸的報告來的時候，我正在蒲爾揚恩基的上面預備往底下谷

中來，但我沒有下來而且延緩了，上帝憐憫我許久——我非常驕傲了。有一天夜裏，我醒時嚇死了，心突突的跳着……我細聽着……我聽見一種聲音，彷彿鎗聲，彷彿大喝聲。我從被下伸出頭來，我又好像聽見林中的響聲，彷彿遠處的鎗聲。狗吠起來了，彷彿看見了熊似的。我出了天幕去看——月光亮晶晶的照着，在深谷中有一個極大的影子，過了山崗，向樹林中走去。狗都向我的脚下撲來，我用手掩了眼睛，我不能看了。我的心在胸口撞着，彷彿受驚的鳥兒一般，我的腳嚇得僵硬了。」

「阿嘿！聽的人都歎了起來。」

「一百隻鹿做一次的倒斃了。不待天明，我們便連夜的走開。我們跑着走，什麼地方也沒有停留，但是我們的獸隊漸漸的減少了。於是我把他們分做三隊，送往不同的方向去，幾天後我的兒子回來了，不久女兒也回來了。」

——他們都空手回來，我那時想逃到沒有誰去過的世界的盡頭去。但是真有那沒有誰去過的地方嗎？從那些死鹿上我什麼也沒有拿，連轡頭也沒有拿。我什麼都不要了……當那一匹全羣的領袖的鹿倒斃的時候，我祖上遺傳下來的那一條掛在牠頭上的彩色的帶子，我也沒有取下。」

『阿嘿……』

『哭了，女人們因此大哭了，』他接着說，這時他已爲聽衆的同情所激動，『但是俄國的商人有一句勸告的話：不要在「他的」犧牲裏拿一點東西，兄弟，「他」到處都找到他自己的東西的。我聽從這句話，我什麼都拋棄了逃走。最後我竟走得這樣遠，連我自己也怕起來了。在我以前也許那邊沒有誰到過……什麼地方也沒有樹，也沒有小樹——到處祇是石頭，雪……和狂風……因爲沒有桿子，我們不能搭天幕，遣一個人到遠處的樹林中去，我又

害怕。我們於是在巖石的山坡旁撥開雪掘了一個洞，在那裏住下。那時倒還好，快樂又開始回到我們的心中來，因為瘟疫沒有了。過了一天，二天，一隻鹿也不生病了。我們緘默的等候着……我們不僅是不敢講到「他」，就是想也不敢想了；我們希望着，以為「他」或者也會忘記我們的。我們看着鹿到那裏去，也到那裏去，如秋克巧人一般在鹿隊的中間過夜。這樣的過了幾天。我的妻子已經開始微笑，我暗想那災禍已停止，我們的財產一點一點的將要回來的了。可是有一次夜間，我又煩惱得醒轉來了。月兒亮晶晶的照着，和那時一樣，四圍的東西都沒有聲音。我們的鹿都睡在雪上；但祇有那邊，在那遠遠的地方，空中懸着一個大的影子，那影子不是從石頭上走來，却是從空中落下來……」

「阿嘿！」

「我小心的爬下床，負上槍，沒有穿衣服，裸着體偷偷兒的向「他」走去。」「他」沒有注意我——他站在石上看我所有的東西。但當我急急走去發出一種聲響的時候，他轉過身來，極大的火光一般的眼釘住了我。我突然向他的兩眼間放鎗……以後怎樣，我不知道。他是否打我或嗅我——我都不知道！彷彿一陣狂風，有一種東西在我的上面飛過。直到我回復知覺時，我連一隻鹿也沒有了。我杜馬拉真是苦命的人……」

他靜默了，搖一搖手，表示不欲再說的樣子，又忽然站了起來，低着頭，臉上顯出痛苦的神情。座中最年青的也站了起來；祇有老年人仍不動，注視着杜馬拉，等那底下的話。

「唔，以後呢？」

杜馬拉仰起頭，張開口，正要說話的時候，他的眼光望過會場界限遠處，臉

上忽然顯出驚異的樣子，口顫動起來，眼淚滔滔的滾出來了。衆人的眼光立刻便往那同一的方向望了過去。

離火爐不遠的地方有一位白髮的唐古特人，穿着本國的服裝，倚在一隻牛乳一般白的馴鹿的背上。在他的後面有一位年青的童子，臉色和服裝與他極相似，拿着坐鹿的韁繩。

「賽耳鐵長！大家都叫了起來。『你畢竟來了……你，我們的父親呀！……我們以為你要將正在死亡的我們拋棄了呢！那幾種消息？在山的那邊你看見什麼，聽見什麼？』曼曼耳民種平安不平安？他們還活着罷？或許如我們似的他們已呼吸着最後的一口氣了嗎？你想做什麼，我們的主？你們獨自來的，還是和人民一塊兒來的？你們將來回到那山中去，還是到那海邊去呢？』他們都問那來到的人。

賽耳鐵長將韁繩交給他的兒子，走入會場的中間，和衆人一一的行握手禮。他在一位穿着夏庫特服的酋長的旁邊坐下，酋長便立刻讓地位給他；隨後他便從小袋中拿出一枝中國的小煙管，裝滿了煙草。

衆人都靜默而且坐了下來。

『瘟疫延到山的那邊已有兩月了，』賽耳鐵長說，鎮定而且嚴肅的說。『曼曼耳的受驚的人民分跑到海邊去了，但是他們在別幾條路上走，以避免傳染的地方，你們不必在這裏等他們了。我的旅隊今天就來。』

『阿嘿，賽耳鐵長，誰能想到你會來呵？你真聰明，勇敢；我知道，你是什麼都不怕的……』酋長叫着說，向老人的冒煙的煙管伸出一隻手。

老人的臉上隱隱的現出了一個影子。

『沒有誰能避免自己的命運的，』他冷然的回答說。

「但你是爲幸福而生的，賽耳鐵長，神愛你呢……不對嗎？常四面的全隊的鹿羣死亡的時候，你會損失過一隻小鹿嗎……」

老人的額上復起了一次皺紋。

「神愛你呢，賽耳鐵長……」會長呻吟似的重覆着說。

「他愛我，是因爲我敬愛古代的習俗的緣故。我的財產不是從人們的眼淚裏而來，是森林，巖石，和山水給我的。」老人乾苦的說。

「這是真的！而且你又慷慨。」在場的人都這樣說，「在那災禍的時日中，你會維持人民的生命，又將你的所有物分給了他們。」

「誰能比你再容易幫助人呢？例如我有什麼可以給人家——我，祇有商品和債務的我？難道我應該在這災難的時間中，將債務分給人家嗎？好，我不反對……我也是唐古特人……但是我的臭債能幫助誰阿？他們不能

生鹿……」會長笑着說。

「這是真的！

沒有你，養耳鐵長，我們將死了……

我們從誰的手裏去拿

一點東西呢？

誰有比你更多的獸傘？

誰有更好的心……

誰的民族更光榮

而且最富裕？

誰的兒子們是更敏捷的鎗手和更活潑的獵人？

誰的女兒們

能更引我們的青年人的注意？

難道你不是我們中的第一等人物嗎？

是永不會受過苦，永不會說過謊，永不會騙過人，不如我們，不如我們常在命運

之前低着頭的嗎？

你，養耳鐵長！

你如不憐憫我們，叫我們怎麼辦呢？」

他

們從四面八方的叫着說。

「神便是我的證人，我一切的東西將來都分給你們！

我就是爲這事來

的。」老人被感動的回答說。

「杜馬拉……」

杜馬拉……」

這時會長叫着找那位講過去的事的人。

「請接續講你的歷史罷！你會知道的，賽耳鐵長，什麼事情發生過了。」

靜默復主宰着一切。杜馬拉坐在第一排右手撫摩着右耳，靜默一會又開始講了：

「我已經對你們說過，失了鹿，我們背上我們的東西和小孩往山谷中去了。小孩們因吃了腐爛的肉生了病，而且不久就死了。這種食物也使我们生過病。但是在那一種時期中，在沙漠中的獵人能尋到什麼呢……？」

「那是真的！」

「食物不久就完全沒有了。我們只好吃我們所有的儲蓄物——吃那皮的袋舊的皮帶，油膩的前襟。凡稍有一種味的東西都被我們吃盡了。我們，在山中漫遊的我們，難道不認識饑餓嗎？然而我杜馬拉實在不是唐古特人裏的最後的一個。」

「他是第一個……」大衆判斷的說。

「且看這時什麼事情發生……先前我們有許多人，這時却祇有我，我的妻子，兒子和女兒四人了。我們不停的走去，因為我們渴望着人們的面孔……我們到過一切的熟地，一切的古時的會所，然而到處祇見着些在熄滅了的火爐中的冷灰……人們都逃走了，都被危險所驅散了，我們越走，離人們越遠了……下了山，一看見沒有皮的天幕的杆子。我們嚇得沒有力了……然而我們還是繼續的走，而且不停的尋覓。因為不留一點消息，便舍棄了生命，而且死在雪中，這於人們是不容易的。我們在垃圾中扒掘，我們拋散了冷爐中的濕灰，尋找着細小的食物，而且啃着狗兒所吃盡的骨頭，這不過聊以提一提饑餓的精神罷了。最後我們不能再看着筋肉和熱血充滿着的我們自己的小孩無動於心了。」
「杜馬拉，為救父母的性命的緣故，讓女兒死了罷！」我

的妻子說。小孩真可憐；她一點也不明白，祇是看着我們。「塔拉，」她的母親說，「依古時的習俗，一民族滅亡時，是女兒先死的……。」」

「不錯……」聽衆說。

「去罷，塔拉，將你自己雪中洗一洗，而且最後的一次看一看神的世界罷……。」女兒明白了，要逃走了，但是被人拖住了；於是她哭着請求說：「請等到晚上罷；也許神會賜一點東西來的……我要活……我怕呀……。」我們於是等待着而且觀察着。女兒時時從幕中出去，看着樹林，她的母親時時跟着她，袖中藏着刀子。黃昏上來了。女兒出去的次數愈多了，留在門限上的時間也愈長了。我躲在黑影中，等待着未來的事情。忽然，我聽見了叫聲……我的心麻木了。我的妻子走進來，手中拿着刀，而且搖搖擺擺如醉了一般……「你殺了她嗎……！」——「沒有，神憐憫我們了，」她說，「一隻

野獸從樹林中出來了，離這裏有二鎗遠……」我和我的兒子跳往外面見女兒正伸着手坐在幕中。在樹林中，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匹獸……」

『站着一匹獸……』聽衆重覆了一句。

『殺一匹正在尋食物吃的獸，這難道於獵人有什麼困難嗎？但是我的四肢餓得乾燥了，受苦得無力了，我偷偷兒的走近去，幾乎拿不住軍器在我震顫着的手中了。那獸中着彈丸便跑入小樹中。我們如狼一般的在後面追了去。神救了我們——我們仍活着，預備明天再死……』

杜馬拉靜默了，低下頭，復用右手撫摩着右耳。一切的人都靜默了。在這不耐煩的注意的一忽中，在他們似乎聽見河中的陣陣的浪的嗚咽聲，和被狂風搖曳着的樹枝的呻吟聲了。忽然，在這單調的聲音中，他們聽見了他種不同的聲音，他們的面孔都露出笑容了，他們的頭都轉向那聲音所自來的

地方。

養耳鐵長之子，年青的米啊來，低下頭，輕輕的對他的父親說：

「父親，我們的來了！……」

「是的，他們來了！……」

真的，旅隊漸漸近來了。

老人們仍在原處，年青的都一一的離開了會場，聚集在小叢林的邊傍，在那邊看那從山谷石門中出來的全隊的羣隊，可以更清楚一點。

旅隊前有一位年青的女郎騎在棧色的馴鹿上。一看那華麗的，銀飾的衣服就可以猜到她是爲全家所愛所惜的人。她的手中拿着一根長槍，她的柔軟的頭髮祇用彩色的珠子所裝飾着的帶子連扎着。她騎着鹿，隨路割下兩旁的樹枝和枒杈以免跟在她後面的唐古特人的行李和衣服被牠們鈎繫。

當她舉起那兵器的時候，陽光閃爍的從鋼的刀口上起了反射，刀口如燐火一般的一會兒在她的頭上，一會兒溜在銀光的前襟上，最後一會被一隻敏捷的手拋去，便在青翠中不見了。

『阿克……阿卡依……』青年們喜樂的叫喝着。

二匹黑狗伴着那女郎，忽而向前跑，忽而往後轉來，什麼都看一看，什麼都嗅一嗅，一點也不遺漏。在她的後面隨行着長排的鹿，有些馱着年青和年老的女人，男子，女子，小孩；小孩們坐在袋中，袋上拴着行李，又肥又大，動也不動的像家神一般。

旅隊的末尾有二個武裝的獵人，和數隻狗，趕着沒有馱東西的牡鹿，牝鹿和小鹿。

喧嘩聲，叫喊聲和腳踏聲，在騷動中失去小鹿的牝鹿的嘶喚聲，掛在前行

的鹿的頸上的鈴聲，管理秩序的人的呼聲——這鼎沸的，暴怒的生活的宏大的回聲充滿了山谷，在聽衆的耳裏似乎聽見了自由遊牧的得意和幸福的歌聲。

看衆的眼光閃爍起來了；他們止不住他們的感覺的暴發，便開始大聲的互談自己的印象，在這經過的景物和人面彷彿正在消滅的影子一般的時候。

「老尼啊萊來了！」

「永久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先前的唐古特女人都是這樣。」

「不錯，都是這樣說……」

「看呀她牽着鹿，牽得多麼的靈敏呀！」

「奇事……據說最近她還給賽耳鐵長生了一個兒子呢……」

「這並沒有什麼特別……馬牙鐵拉的妻子還要老些，却也曾生產過。」

「不要說了！看罷，老人的媳婦沙拉來了，關於她，人家都唱着歌呢。」

「難道她還不配嗎？」

「真的……」

「說罷，說罷，米啊來聽見了，會……」

「他能怎麼樣？……我們並不怕他……」

「看呀，看呀！……拉烏伯柴耳！……他要倒下去了……」

「真呀！……那匹鹿很野蠻……爲什麼他們要這個小孩子坐在那裏」

「呵！……」

「勇敢的孩子！他將來一定可以給老人一點快樂和安慰的……」

「周梅呢……」

「阿……周梅……周梅，有幾人呻吟似的說，他們的眼睛找那舉着鋼槍在頭上的女子。」

「據說會長要把她配給他的兒子呢……」

「老人不會將最愛的女兒嫁給他的，不會嫁給他的……」

當賽耳鐵長的長子，光榮的獵人，被稱爲「冰的回光」經過的時候，談話的人都恭恭敬敬的靜默了。

一會兒旅隊的最後一匹鹿在叢林中隱沒了，原先被分開的樹枝重復連繞起來。賽耳鐵長站起來，和善的點一點頭別了，在場的人衆，騎上鹿離開了會場。這表明他在自己的地方等候一切的人的意思。

晚上在老人的天幕的四周聚集了許多人；幾乎谷中的人都來到。主人

宰了幾隻鹿款待來賓。過了很長的斷食，他們現在才飽食了肉和脂肪。他們都如同真實的無憂慮的唐古特人一般，忘記了過去的痛苦，開始舞蹈和歌唱了。

Ĥugoĵ—ĥegiĵ! Ĥegiĵ! ĥiĵra!

Ĥiĵra—ĥungaj! ĥungaj—ĥokaj!

Ĥaka—ĥando!—ĥarga!.....

Ĥarga—ĥoo...ĥoo...ĥoo!.....

坐在火旁的老人們看着那些娛樂的人，接着拍子搖着頭，重復的唱着。

Ĥugoĵ—ĥegiĵ! ĥegiĵ! ĥiĵra!

『你以為怎樣，啊耳杜卡排，也許神將縮進譴責的手，而准快樂回到山間來了罷？』
賽耳鐵長問，轉向一位客，這位客的面孔闌淡如黃銅，皺得如蘇吉

一般

答說：『我們的生命是，聾耳鐵長，落向水上的影哪，』沈思着的啊耳杜卡排回

許多的事物。第二天早晨，谷中的居民都快活地醒了。在這一天的裏，他們都希望看見

到會的人都坐下。年老的和有名的坐在第一排，年青的在後面，女人和孩子們更後，坐在會場外。啊耳杜卡排推讓了多次的邀請，才走進會場中鞠一

躬，說：

『我已是這樣的老，你們還是用得着我嗎？』

『我們還應該請誰呵？』

着說，

「還有許多更年青的，更有力量的沙門呢……」

「呵，啊耳杜卡排！誰敢說法呀，當你在座的時候……」四面八方都叫

老人靜默了，注意的看到會的人。

「你猶豫起來了……我們裏面的許多人的末日也許已來了……」

「我並不注意我，我祇回到古代的習俗……我的舌頭將告訴你們困難的時候正需要着強健的男子……那便不怕危險了……大家要是找不到一個勇敢的男子，那我自己便應該死了……」

「那末我們都死了罷……你還希冀我們好嗎，啊耳杜卡排……我們已經決定……」

「就是這樣罷！」最後他經過短促的考慮，允許說。

兩個最著名的沙門給他一件沙門的背身，衣上有很長的纓，有許多鈴和標識。隨後又解開了老人的灰色的頭髮，在他的頭上帶上了一頂有角的鐵冠。同時有一個不很老的唐古特人，沙門的從者，在火旁烘着鼓。鼓烘得極乾極緊張的時候，他使用敲槌試一試鼓的彈性：便有一種哭喪的聲音呼着谷中的回響，且間斷了人衆的談話。場的中間鋪着一張白鹿的皮，頭朝着南。啊耳杜卡排坐下，點着煙管，吞着煙，隨後又喝了一點水。將所餘的水噴向世界的四方，轉過臉朝着太陽，不動了。他這樣的低着頭坐得很久；頭髮多披散在他的臉上，目光注定在眩目的白色的山頂上。後來他的身子起了顫動了，呃逆聲從胸中響了出來。顫動與呃逆漸漸的緊促起來，最後便成了瘳瘳與呻吟，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假裝的。在座的人都放聲大哭。一個年老的婦人瘳瘳的扭縮的倒地了。

同時在沙門旁邊的地上忽然出現了一個黑的迅速的影子空中飄懸着一隻鷹。一種駭人的叫聲沖破了空氣。人羣都彎倒身子，如爲狂風所鞭打的草一樣。

是誰的叫聲？術士或鷹？沒有誰知道。

「不好，不好……」那些人自言自語的說。

「不要做聲！」

他擊着鼓：強烈的，哭喪的聲音隆隆的響了幾次，如雷一般……鷹兒飛走了。

靜寂復主宰着一切……祇有喃喃的沙門的低語時時間斷了靜寂……過了一會，彷彿從遠處的森林中，彷彿從山峽的深處，飛出來了一種聲音和入和諧的營營聲中，彷彿蜜蜂或鳥兒的鳴聲。這是啊耳杜卡排搖鈴的聲音。

那聲音漸漸的高了起來，近了起來，忽而如瀑布聲，忽而如雨聲，同時痛苦的呻吟聲也漸漸的緊促起來。忽然那個鼓舉在上面。鼓槌如冰雹一般，鼓兒搖動得可怕，呼呼的吼嘯起來，如一羣野獸見了食物一般……最後，被一隻敏捷的手擲往皮上立刻便靜寂了，雖然還沒有停止震動。

「呵，高勞羅……」沙門悲嘆的說，兩手掩了面。

又靜寂。祇聽見呢逆聲，呵欠聲，和沙門的喃喃的低語聲，如以前一樣的音樂，一樣的呻吟聲。在這些聲音的上面，在山頂上像飛繞着許多鳥兒，飄揚着鷹，鴉，混雜的叫着。那叫聲沖破了沙門的不可解的誓言。又彷彿急急去報告可怕的現象給住在天上的他們的主人一般。

誓言漸漸清楚起來，字句漸漸明白起來，最後從沙門的口中飛出來了第一節的聖經。

「——你聽見海波聲嗎……」

「呵，是的！」從者回答說。

「——我，我是萬物中的第一個……」

「真的，」從者答應說。

「——我，是被選擇中的第一個……」

「真的，」從者重說道。

「——願如日球一般光炎的他們來！」

「來！」

「——他本身像雲……火鴉在他的前面飛……」

「——謎之子呀……」

「謎之子呀……」

「——我，你的兒子……無價值的我，在塵埃中行走的我，請求你……」

「請求你……」

「——請救援在這條崎嶇道上的羸弱的心罷……」

「呵，救援呵……」

「——鼓是我的保障，風是我的翅膀……」

「真的……」

「——我急急的向你走去，滿帶着飄揚的，不定的花冠。」

「飄揚的，不定的……」

「——他們的爪伸着，他們的喉嚨開着……」

「開着……」

「——山嘆息着，地的內部顫動着……」

「呵……」

「——我不斷的走去，雖膽小也不停頓……」

「確實的……」

「——我的保護者——我的主我呼着你……」

「好的……」

「——我確是受苦者之一呢……」

「是的……」

「——呵萬能的，救援呵！呵威怒的，救命呵！呵威儀的，憐憫呵！……」

「我們請求着……」

「——我如錯了——請不要讓我滅亡……」

「請不要讓我滅亡……」

「——請救援走錯路的人，請引導我……」

「我們走了……」

老人站起來，漸漸活潑起來，而且開始舞蹈了。舞蹈表示着進行的樣子。他以奇特的話和手勢描寫一路上所遇着的阻礙，從者隨着他，時時扶他的肘。這樣的舞了一會，便算走到了目的地。老人嚴肅的，安靜的舉起他的鼓向着天，唱着說：

「——你，像蛇的愛天卡爾，住在地下之國的，主宰空氣，疾病和死亡的

「呵，愛天卡爾……」

「——你像人的愛尼阿尼，有極大的翅膀的，你，看守滅亡的生畜的……」

「愛尼阿尼……」

「你，阿爾古大，預見命運的……」

「你，儒麥大依，可怕的叫聲使別人的心結冰的……」

「你，鐵毛的拉伐大伯克」

「你，一見着你的影便認得的……」

「——我問你們，你們需要什麼？什麼事情使你們發怒……」

「——請你們止住了你們的僕人；停了你們的追逐罷！你們沒有看見我們滅亡了嗎？若是我們統統滅亡了，誰再供奉你們呢？」

「誰再供奉？」

「——我裹在長衣中，沒有保護的走到你們這裏……一年一年的走得駝背了，開着的眼看不見什麼了……」

「真的！」從者又說了，他不敢重覆一切的可怕的誓言，所以前數句沒有

覆述。

「——我們漂遊着重洋……」

「的確……」

「——你們愛黑色的馴鹿，你們也愛彩色的馴鹿。難道牠們現在不中你們的意了嗎？」

「難道他們現在不中……」

「——哈哈！……你們在跳舞的時候，忘記我們了，你們在快樂的時候，不注意我們了……」

「——也許你們需要高貴的裘衣，銀子，玻璃的裝飾品，彩色的衣服，甜蜜的麵包和白蘭地罷？」

「美味的食品……」從者兩脣做着味道的說。

「——蠢人！難道萬能的神不能如願而取嗎……？」

「——請選擇還未認識男子的女子罷，我們願在她身上做一個記號，不許任何青年觸着她……！」

靜寂。

「——呵，火一般的高勞羅，請在地的上面飛，而且通知我……！」

靜寂。

啊耳杜卡排打起鼓來了，除這雷一般的擊鼓聲外，同時還聽得見斷斷續續的可怕的話，彷彿這話是從遠處來的一般：

「——呵，他們將過多的東西給狗了！百姓須謙遜，人們須順從。不然他們將如朝霧一般的滅亡了……！」

「呵嘿！我們什麼都沒有的人，能給你什麼呢……！」

「那末我告訴你古時的習俗罷：最富的，最尊的人，他的兒子像飛的箭，他的女兒發着美麗的光；一切的人都愛他；他的思想高尚，意見聰明，內心勇敢，性情慷慨，志願犧牲的人——我們要看一看他的驚懼，他的面色的青白，他的離別的眼淚。」

啊耳杜卡排靜默了，放下鼓。

「不！」他略略思慮了一下說，「我不將那名字說出來。也許有人以為我啊耳杜卡排姑忌，但是難道我需要人的血嗎？沙門除了鼓是什麼也不要的。我已經都說過了……」

他急急的完了禮，憂鬱而且疲乏的復坐在原處，有人倒了茶來款待他和有名的賓客，又有人殺了鹿，放了鍋在火上，款待其餘的人。但這時缺乏一種唐古特人開大會時的通常的快樂的喜氣了。在座的人都小心的講話，低

聲的細語着。對着賽耳鉄長的一族，他們特別的恭敬，他們一點也不看那主人。

賽耳鉄長彷彿一點也不注意似的，和平常一樣的安靜而且和藹。他甚至想和啊耳杜卡排交談，但是啊耳杜卡排憂鬱的靜默着；於是賽耳鉄長便開始敘述他們先前在山那邊生活的情形。他談諧的講獵人們的笑話，一個比一個鋒利，一會兒圍着他的盡是欣喜的笑容了。

祇有米啊來，他的最愛的兒子，站在他的後面，不高興的看着衆人。

如平常一般，談諧在飯前又漸漸的主宰起來了。

一到從鍋裏拿出香的肉來的時候，大家都忘記了悲哀；這時聽衆丟開了賽耳鉄長，賽耳鉄長悲傷起來了一會。注意觀察着他的米啊來於是更不高興了。

說。

「我看你想吃我的父親了。」米啊來忍不住了，不耐煩的對啊耳杜卡排

啊耳杜卡排驚異的，怒氣沖沖的看着他。

「你畢竟年青，不老成。」

「好，但是你不曾成功。」米啊來回答說，搖一搖頭，向旁走開。

這短短的談話，衆人都注意的聽着，於是引起了許多的爭論。

宴會將畢時，賽耳鉄長重復和竊起來了，如那慷慨款待賓客的主人一般。但是回天幕後他再不能掩住煩悶了。他深思的坐在火前，什麼也不注

意；甚至他的妻子將晚飯放在他的面前，也沒有看見。

「吃呀，賽耳鉄長……不要悲傷罷，我們的主：我們是你的忠實的僕人呢……」最後她說，推着他的手臂。

老人詢問似的看了一眼愛戀地圍繞着他的一家人，微笑了。他盡量的吃，吃得很多，因為照着唐古特人的意見，以為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剝奪美味的肥鹿的肉。

第二天早上，他比平日醒得早，沒有燒那熄滅了的火，也沒有叫醒誰，小心的離開了天幕。

太陽雖還沒有在山上出現，但有些地方已發着光。朝紅已隱消，白天的光已在天空上閃爍。那邊這邊的在山頂的雪上，在山峽的濃影間，可以看得見好些金色輝煌的邊線。在底下山谷中一切都還熟睡着：如霧中的樹林，疲倦的人們，幾乎在灰燼下沒有燃燒着的火，小樹間蘚苔上躺着和反芻着隔夜的食物，的馴鹿等。祇有在江河中流着的水淙淙的響着；離了露水浸透了的夜巢，飛向已乾了的樹梢上去的鷓鴣互相呼喚着。

老人看那熟識的山谷很久很注意。忽然他顫動起來了：在遠遠的天幕前，他看見了一個男子，那男子好像也看着四面的東西。原來是啊耳杜卡排站在酋長的天幕前。老人的額角起了皺紋，回家了。「起來罷，孫兒們！咳！周梅，快燒起火來！……在這種日子內也該睡夠了！……」

衆人都感着一種恐怖，起來做工了。老人喜歡的看着他們照古時的次序，一點不說話的分那工作：女人們將茶瓶和鍋子放在爐上，將睡具拿往外面；男人們檢點着軍器和革帶，預備到林中的去看牲畜，早茶拿到的時候，便都停止，都嚴肅的在代桌子的板旁坐下。但是因爲主人靜默着，所以沒有一個人敢說話；衆人——甚至於年老的尼啊萊也激動了。年青的婦人和女孩們都帶着說不出的恐怖看着老人，米啊來又憂悶又盛怒，「冰的回光」又恭敬又好奇的看着老人。

賽耳鉄長喝了一口茶，吃了一點兒點心，便抽起煙來，隨後他對最年青的兒子說。

「出去，孩子，去向大眾請安去……」

米啊來不動。

「你聽見嗎……」

在這第二次的嚴厲的呼聲後，米啊來纔站了起來，開始扣那衣服。但是

他不去，却伏倒在他的父親的足旁：

「你決定了嗎……你決定了嗎……父親，不要拋却我們呵！我們一民

族的人都不答應的……我昨天和青年人說過了，他們說：讓我們的鹿總統死了就是了，我們可以靠手工生活的……如果他們必須這樣，他們……去殺了肥胖的酋長！」

「你真蠢，我的孩子……」老人微微的笑了。「我還不知道我做什麼呢；我不願離開我的人民的……走罷，我說……」

「我們的主，爲什麼你以希望哄我們呵……？」

「不要瞎說；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如其他們不讓我們離開，我們暗暗的逃走罷。」

「我已說過了……」老人堅執的重覆說。

「呵，父親！我們逃走罷，我們逃走罷……！」

他們請求的說，向老人伸着手，但是老人一脚跌開了最頑固的米啊來叫着說：

「討壓的烏雅，不要把我的心撕碎了罷……！」

「真的，」「冰的回光」說，他憂鬱的一直靜默到現在。

「爲什麼米啊來不聽父命呢？」

米啊來哭着在地上復躺了許久，隨後一聲不響的離開了天幕。

在山谷中的那一根木柱旁，唐古特人復聚集起來了。谷中的人老老少少的都來了。他們荷着軍器，穿着慶祝的衣服，照着民族，一小隊一小隊的坐着。他們的裝飾都在陽光中閃爍着，他們的彩色的裘衣和長的纓互相顯耀着。

他們快樂起來時便戲鬥着，彷彿忘記了他們是做什麼來似的。

賽耳鐵長的民族因其精良的軍器，華麗的服裝，強壯，敏捷和驕傲的舉止，特別的顯明。賽耳鐵長坐在自己的民族的前面，注意的看那四圍的一切。

『人民已變成羸弱，窮困了……』他時時的說。『阿，這就是杜馬拉的民族嗎？從前我們也及他不來的。來耳葉耳的民族在那裏呢？尼耳開民

族在那裏呢！……」

「如——拋却了我們，我們也將羸弱而且紛散了。」有些人回答說，

「我的以後還有『冰的回光』在——他不是我的兒子，可以說是我的同伴。」

賽耳鉄長的人民的面孔都悲傷起來；老人看着他們，搖動欲倒了。

這刺戟漸漸的擴大了。可以聽得見許多奇怪的細語。賽耳鉄長的民族漸漸的孤單起來，沒有誰敢走近他們。當他們走近的時候，大家都靜默了。但是米啊來和幾個年青的人不肯失去勇氣，還是從這一羣走到那一羣的散步着。

晚間都分散了，但是那刺戟還沒有停止——在天幕下，在火爐的周圍，仍繼續着。唐古特人一直坐到夜深，低聲的談論着。凡有進來的外人，都使他

們起了不安。有幾人竟磨着槍。

「這種人是不該隨便死的！」他們說。

第三天都滿持着軍器來了。

許多年青的獵人倚着槍站在會場外。會議還沒有開始，但熱烈的細語已預言爆烈的將到。衆人的目光時刻注意着賽耳鐵長。賽耳鐵長穿着華麗的衣服，卻十分的安靜，坐在他的激動的人民的中間。

「難道我們讓這個老頭子欺騙我們嗎？」有幾人輕輕的說。

「難道我們讓這個老頭子欺騙我們？」酋長說，沿着衆人走着。

「你想什麼？」有一個人問他，「也許你以為當老人拋却了這世界時，你便更容易得到他的女兒了罷……你錯了。「冰的回光」永不會將她交給你的。他永不會忘記你的行爲……」

「什麼行爲……願我的鹿統統死亡，願我如俄人一般的在木屋中直至死亡——如其真有這事……」會長發誓說，「啊耳杜卡排不是這種人……」

「啊耳杜卡排是酒鬼……」

會長煩惱着不知道回答什麼才好。

「蠢人們……」最後他叫了起來，撫摩着兩耳向別人訴苦去了。

這使那刺戟更大了；大家都高聲的爭論着，最後賽耳鉄長人也知道了。

「父親，人家欺騙着你呢……」米啊來熱烈的叫着說，走向賽耳鉄長那

邊，「你決定死嗎？但這完全是會長的行爲，他賄賂了啊耳杜卡排！他以為

你死後沒有誰及得他來……父親，我請求你，逃走了罷……我們的天幕已收

起了，青年人都已預備好了，鹿也配好鞍了；等他們注意，我們已在山中了。就

是他們注意着也不妨，難道我們不是你的孩子嗎……」

賽耳鉄長的額角起了皺紋。

「呼啊耳杜卡排來呼啊耳杜卡排來！」他說。

「啊耳杜卡排！」

「啊耳杜卡排！」

「許多賽耳鉄長人叫着。」

「啊耳杜卡排！」

「啊耳杜卡排！」到處叫着。

會場，
恐鬱的，如蘇苔一般闊淡，如鴿子一般灰白，啊耳杜卡排不願意的走進了

「說是你得了會長的賄賂……說是你爲他欺騙我們，這是真的嗎……」
衆人叫着。

「等一等，請一個人說。你們沒有看見我祇有兩隻耳朵，不夠聽數百人的聲音嗎……」

「便請一個人說！」

一個最有名望的最爲人所尊敬的首領坐在會場中間，開始問了：

「你受了賄賂嗎……？」

「自然，我確是單靠好人們給我的東西而過活的；賽耳銖長和你也曾送過我東西。酋長送給我過，但是他沒有向我請求過什麼，我也沒有允許他什

麼……猜疑是犯罪的……難道應該那樣說嗎？人將死了……羞呵……！」

別人便叫見證的人和酋長；大家有點害怕的站在嚇人的會場中。但是沒有知道什麼，祇知道啊耳杜卡排到酋長的天幕中去訪謁過，他得到了些他的贈品，如得到許多別人的一般。

酋長發着誓，兩手撫摩着耳朵，極詳細的極熱烈的講自己的喜歡損失，自己的功績，自己在首領中怎樣的爲唐古特人謀利益，尤其是租稅的事情。

啊耳杜卡排輕藐的，簡單的敘述說。

『你現在不相信我了，賽耳鉄長，』他最後對賽耳鉄長說。『你忘記我

從前怎樣的愛你，怎樣的教你了嗎，當你年青的時候？在你失敗的時候，我怎

樣的勸告你，怎樣的講遠地的故事給你聽，講過去時代的故事給你聽……那

時我不是同你父親一樣大嗎？……不是他的朋友嗎，當你尚在地上爬的時候？

又後來當你成人的時候，我不是很因你驕傲，喜歡嗎？你不是很聽我的話嗎？

那時我們中誰是第一個勇士和獵人？誰的話聰明，謹慎？……你，賽耳鉄長，你

以前是一個真的唐古特人；這事，我們都知道的……在古時，難道有處最壞的

人以死刑嗎？賽耳鉄長，我對你對衆人發誓，我的話都是真的。我的話是從

天上來的一種聲音命令我的……我的臉轉向背後罷，我的面孔如煙草一樣

的乾了罷……我的眼睛落下來罷，我的筋肉如烘壞了的線一樣的羸弱了罷

……而且……我須燒去一隻手，如輕蔑燃燒心一般……』他迅速的伸出一

隻手放向火上。

衆人都跳了起來，賽耳鉄長忙推開了啊耳杜卡排。

『請原諒罷，啊耳杜卡排請原諒罷，諸位，』賽耳鉄長感動了，說。『猜疑

別人作惡是犯罪的！……我要離開了，……我已經決定了，我的人民！……有神

叫我走，我要離開了，……若是我留在這裏，你們便須離開，……你們如離開有

什麼益處？……被棄的蛋總是要腐爛的，……難道人沒有馴鹿還能過活嗎？

難道唐古特人沒有唐古特人還能過活嗎？……我不再在這裏了，但是關於我

的記憶會和你們同在的！……願你們康健！……願你們的牲畜繁殖！……願你

們的小孩長成男子！……願快樂常在你們的幕中！……願你們的鍋中不缺乏

食品，你們的角中不缺乏火藥，你們的心不缺乏良善！……我離開了！……但我

的思想很安靜，如落日的光線一般！……我現在已經離開了！……我的人民，別

了！……別了！……」

他迅速的撕開胸前彩色的「大理斯」一刀刺入心中。

他站了一刻，他的失色的眼光看了在座的人一遍——於是搖動了一下，倒地了。

一個簡單的極大的嘆息聲，從唐古特人們的口中發了出來。

啊耳杜卡排忙跪倒在死人的旁邊，解開他的前胸，右手按着傷口的旁邊，左手指着太陽，叫着說：

「呵，你最高的神！……救援我們呵！……保護我們呵！……我們不是最後的，不是最困苦的——如果我們有那一種心！……」

「有那一種心！……」衆人都嘆息的說。

一切的人，甚至於肥胖的會長，在這時都覺得他們的心突突的跳着，也預

備如在啊耳杜卡排手下漸冷的心的犧牲一般。

『他真是一位勇士！……』沙門低聲的說，用「大理斯」蓋上了死人的痛顫着的面孔。

先羅什伐斯基 (W. Sterosjowski) 的事略在小說月報「被損害的民族的文學號」上已有介紹過，讀者可以參看。他曾被逐至西伯利亞，對於該處風俗知之頗詳，

尤其是關於唐古特 (Tunguz) 和愛庫特 (Jatut) 的事情。本篇中描寫唐古特人淳厚之慮，讀之令人起敬。譯文係從巴因博士之波蘭文選 (世界語本) 轉譯。譯後

又承周作人先生借我 Eljas C. M. Bencke 的英譯本，得以校改一過。惟篇中有歌詞一首，英譯本全刪去，世界語本則僅譯音，是有意義之缺，或係無意義之呼嗚聲，不得而知。故祇將世界語譯文抄上。——譯者誌。

小鹿

波蘭年摩耶夫斯奇著

小

鹿

森林的看守者把她從樹林裏提出來的時候，她恐懼着，受了嚇。因極細微的呻吟，她和白楊一般的顫動着。管家的大狗維斯拉和柴格臘伊吠着，兇惡的向她跳了過去；看守者好不容易纔把牠們趕進牠們的小屋內。但是瑪麗亞却開始愛撫這匹小鹿，並來了一點牛乳給她吃；於是不幸的小鹿纔漸漸膽大起來，快活的看望起來，最後甚至跳了。幾天後她已無所畏懼的在屋內和花園裏到處的跑，幾個月後她連對維斯拉和柴格臘伊也不躲避了——牠們常跑到她那裏，躺在她腳旁，舐她和她的女友瑪麗亞。

瑪麗亞常久久的坐在園徑盡處，外面就是森林的那道小門前，小鹿在她的脚旁。小鹿凝視着瑪麗亞的眼睛，目光又柔和又天真，充滿着信任：將來在不幸的時候，瑪麗亞仍會看守她，保護她的。小門後，森林呼哨着，那裏有自由，有她的同伴們。她躺在瑪麗亞的脚旁，望着她的眼睛，瑪麗亞是她的同伴。花兒凋謝了，葉兒枯黃了，灰色的雲籠罩了天空，森林憂傷了。隨後雪落了起來，白色的冬天的氈子便蓋住了大地。過了可怕的冰凍，和風又吹拂起來，暖日烘晒着，雪融化了。馳來了春天，將大地穿上綠的衣，又裝飾上花朵。瑪麗亞又和她的小鹿坐在花園的門邊了。但小鹿已經長大，現在漸漸不安的轉過頭去觀望那邊的森林，嗅尋什麼。有一天晚間，鹿兒非常的不安，月兒明輝地發着光。有一個影子在門邊出現。瑪麗亞吃了一驚，轉過頭去看，看見門外的矮樹間有一個高大的鹿的頭，頭上有極美麗的角。

第二天瑪麗亞在花園裏找小鹿，怎樣也找不到了。什麼地方也不看見她，『不忠實的朋友！』瑪麗亞喃喃的說。

過去了許多許多的時月，瑪麗亞幾乎已經忘記了小鹿。

有一次在冬天的晚間，瑪麗亞披着暖熱的皮外套，穿過園徑直至小門旁。雪壓得杉樹的枝兒俯身向着地。過了一會兒，瑪麗亞覺得好像有誰站在她前面，望着她。她抬起頭來，看見從前失蹤的小鹿站在門外。瑪麗亞歡喜的向她跑去，她却驚懼的逃開了。瑪麗亞站住，她也站住；瑪麗亞想走近她，她又逃了開去，過一會又站住了，望着瑪麗亞。瑪麗亞跟着她，漸漸快了起來。鹿兒在瑪麗亞的前面跳着走，又不斷的往後望：是不是她的故友真的跟着她走。小鹿兒這樣的將瑪麗亞引進了一處沉寂的林中，那裏顯見得沒有人跡到過。小鹿忽然向叢林裏跳了進去，便不見了。瑪麗亞不知道應該往那裏去。

站住了脚。叢林中發出來一種低低的嘶聲。瑪麗亞爬過叢林，使看見鹿兒的巢穴。那裏有兩隻正在戰慄的小鹿。在牠們的旁邊，瑪麗亞看見小鹿的母親——爲了森林，爲了愛和母性而棄却她的，那個不忠實的朋友。眼淚從瑪麗亞的眼中流了出來。她小心的走近那兩隻小鹿，親愛的撫摩牠們。母鹿安靜的，信任的望着她，彷彿想告訴她什麼似的。

林中漸漸黑暗了。

瑪麗亞有幸，月兒正顯現在樹林的上面。過了長遠的錯路之後，瑪麗亞遇到了提着燈尋找她的僕人。她的一家爲了她出去，着急了。

在隨後的幾天裏，瑪麗亞極想再找到她的朋友的居所，但是找了幾點鐘，終於沒有找到。此後她又許久許久的忘記小鹿了。

小鹿已被忘却，因爲有人開始到這森林旁的華麗的屋內來拜訪了。

瑪

麗亞常心焦的等着他，不斷的向窗外望，若是他幾天沒有來。不久那裏就辦訂婚酒。隨後就開始縫嫁衣。臨末，來到了兩家的親屬和男女朋友；隨後拿了婚服，新郎捧來了指環。

歡樂的年青的伴郎伴女們圍住了瑪麗亞；他們整晚的對她唱有名的歌：這是你睡在你媽媽這裏的最後一晚。

你明天有你自己的家室了……

當女客們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新郎便向瑪麗亞低下頭去……沒有誰看見……於是……第一次……

瑪麗亞從他身邊逃到了花園裏。她的頭燃燒着，她有一半昏暈了，她想獨自在花園裏過一會，離開喜事的喧嘩。是沉寂的，光明的月夜。瑪麗亞走盡園徑直至小門邊，坐倒在凳上。

「明天嗎……明天有什麼事情呢……明天不像今天……明天要她什麼呢……她應給明天什麼呢……」

她忽然聽見門外有一種低低的語聲。她吃了一驚，跳了起來。在杉樹間有些影子在移動。遠處有一種灰色的東西……那就是她的鹿！和兩匹畏怯的小鹿……小鹿到我這裏來……

母鹿站在門外帶着信任的目光望着瑪麗亞。那兩隻年青的小鹿恐懼的，驚異的望着年青的姑娘——這也許是牠們跟着引導牠們的母親出了巢穴，來到這廣大的世界的第一次。

這個母鹿的眼睛彷彿在告訴瑪麗亞所不瞭解的什麼。但是瑪麗亞詢問似的望着母鹿的眼睛，如年青的女友望着較有經驗的女友的眼睛一般。母鹿時而轉頭向小鹿，時而向瑪麗亞……

在園徑上突然發出一種低低的喊聲：『瑪麗亞姑娘，瑪麗亞姑娘！』
 鹿帶着小鹿跑走了，又看了瑪麗亞一次，便隱沒在杉樹間。

年摩耶夫斯奇 (A. Niemiński) 的生時不詳，唯據格拉包夫斯奇 (A. Grabow-

ski) 在年摩耶夫斯奇的傳記集 (Legendy) 世界語譯本上序言，知其為波蘭現時有

名的作家，一九〇六年起尚在波蘭編輯獨立思想報。傳記集譯本將出版前（一九

一一年出版）尚有信與譯者，據譯者所說。格拉包夫斯奇述其著作甚詳，其大略

為：始作抒情詩甚多，繼作劇本和小說，復進而為波蘭文學的研究著作及各處旅行

的寫真，最後則研究宗教，其譯作亦多。『年摩耶夫斯奇的詩中到處閃爍着美麗

的，精緻的形式和高貴的傾向，尤其是在他歌詠勞工界的歡樂和苦惱的詩中』，格

拉包夫斯奇序中說。周作人先生所譯的波蘭近代文學中，作者曾稱之為『少年的

猛烈的氣質的詩人』。

本籍係由波蘭巴音博士所譯的世界語本波蘭文選中譯出。

一九二五・一，二十，——譯者識。

二 金 蟲

匈加利亞加爾陀尼著

二 金 蟲
草料已在田上曬得可以餵牛羊。許多人正在收集。紅的頭布，藍的背心到處幌動着。他們用抓草耙把草料耙了過來，一堆一堆的放着。因為草料是細嫩的東西，若是太曬得乾，美味的草葉就要脫落了。

五月的太陽在無雲的天上放着光。

一個肩闊，頭大的青年拿着草枝在田路上彳亍的走着。他的頭上帶着草帽，肩上披着夏天的外衣。他已做完了他的工，現在吸着煙到村上去。在一個耙草的姑娘傍，他停了一停，說：

「日安，克拉林佑。呵，你竟長得這樣了！」

那位姑娘抬起頭來，紅了臉。

「唔，落了一陣大雨哩。」她微笑的回答說。

於是她又耙草了。

那位青年還想說幾句話，但祇呆呆的立了一刻，吸着，吸着煙，隨後便走了。因為誰和一位規矩的姑娘多講話，都是不合理的，雖然那位青年要說的話並不多。

克拉林佑在這一春裏，的確長得高了。她去年還是一個孩子。自從過了冬天，她的兩頰，她的心胸圓了起來，她的兩臂很白，一直白到手腕，因為現在是她穿着短衫做工的第一次。她的頸也很白。她沒有包着頭巾。她的頭髮是農家的裝飾，頭上擦得光滑滑，垂到後面，結了一根辮子，直到背的中間。

剛才這幾句短短的交談，好像並沒有什麼。但在克拉林佑的一生中，却是新開了一個紀元。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誰向她請過安。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誰停了一停看過她。沒有誰說過：呵，你竟長得這樣了！

她的手幾乎戰慄了，當她重又把草的時候。她的兩頰還紅着。她有一對黑的眼睛，新月似的眉毛。她停了工作，甜蜜的默想着，望着前面。

這時田裏又來了一個姑娘。她的裙子和克拉林佑的一樣藍色白點。她又穿了一件藍色白點的短衣。在她的右手中的是一根杖，左手中的是一隻壺，她臉對着天，慢慢的走着。她是一個瞎子。

『朝這邊，朝這邊，維沙！』一個站在草堆邊的灰色的人說。

維沙微微的笑了一笑，便向人家喊她的那方向走去。她用杖小心的試

探着前面的路，向那個灰色的人所在的方向走。她到了那裏，提過壺去，灰色的人先喝，隨後別人喝。

克拉林佑最末纔喝。當她放下壺的時候，她四面望了一望，低低的，秘密的說道：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維沙仰起頭來：

「什麼事情呢？」

「柏西泰采喬基對我說了話。」

在維沙的面上好像現出驚異。

「他說什麼呀？」她低低的問道。

「他請安。」

「他請安嗎？」

「隨後他說我長了。」

「他這樣說嗎？」

「是的。」

維沙驚異的望着眼睛望不見的東西。隨後她又說了。

「此外他什麼也沒有說嗎？」

「什麼也沒有，不奇怪嗎？」

當她微笑地相問的時候，維沙也微笑了。

這兩位姑娘的面孔是這樣的相同，彷彿是鏡裏鏡外的人。唯一的分別，維沙的眼睛閉着，面色比較的青，兩手比較的小。當然，她的脚也要比較的小，雖然因了不能避免毒刺的緣故，她穿上了一雙靴子。

她們原是雙生子。

維沙在兩歲時生了一種熱病，瞎了眼睛。

但她雖然

瞎了眼，她同亮眼一樣的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她春天在花園裏掘地，夏天拿

吃的和喝的東西給她的父親和妹子。

秋天剝玉米給豬吃，冬天她和別的人

一塊兒紡績。

她到村口替柴河去拿水；

若是別人需要什麼，她便到店裏去買。

她在本村中到處都能去，不用摸索，

她說，別人所看見的她都感覺得到。

有

葉的樹，她在十步遠的地方就感覺到，她甚至還能說出那是什麼樣的樹。

她

說，什麼東西都有一種特別的氣息。

樹的氣息是香的；牆的氣息是冷的。

若

是太陽照着她，她便灼熱；

人家故意站在她面前，在路上或庭中她不會撞着

他。

每個人，她都認得出來；聽着腳步聲，或者，那人若是沒有走動，她聽着語聲；

或者，若是他沒有說話，她摸着手。

若是一個生人和她說話，她聽着語聲能夠說出她離開她幾步路，他怎樣高，他多少年紀，他是一個好人或壞人。

在這一村裏，人家祇稱她爲盲女維沙。

現在壺中的水喝完了以後，她回家去了。她走得慢了一點，低着頭。

她妹妹（克拉林佑比她遲一點鐘出世）對她所說的話在她的思想上也染了一條虹。她們倆的心都是一樣的感覺：一個未結婚的男子和克拉林佑說話，這在她第一次感到少女生活的良辰。他向克拉林佑請安：平常，男子是不向姑娘請安的，只有姑娘向男子請安。克拉林佑在作工的時候自然是背着他站着。

維沙帶着幻想的面色走着。不久她在田邊站住了。她覺得有一朵花。那是一朵白色的，無氣味的花，但在瞎子沒有一朵花是無氣味的。她甚至還

感覺到這是一朵名爲「沙拉門之印」的花。她驚異這朵林中的花怎樣會到這裏來。她摘下來，便把他放在頭髮中。

隨後她又幻想着柏西秦采喬基。

她認得這個青年自然不和亮眼的人一樣。若是她的眼光重明了，誰把全村的相片放在她的面前，她也認不出來。甚至連她自己的父母，她也認不出來。面貌在她是一點沒有記號的，有記號的便是聲音和摸觸。每個人都特別的聲音，正如面孔一樣，每個人的手也不同。她就是照着自己的方法認識這青年。她知道他怎樣的高大，她知道他年青，強壯，會講笑話。尤其是當她年幼時有一天柏西秦采喬基在她的記憶上打了一顆印。

她將近十歲的時候，有一次正是朝山節，酒館中奏着音樂。她向來是那裏音樂一奏，誰也不能把她拖住在家裏的。她一定要走去在牆外豎着耳朵，

若是人家奏舞曲，她便跳着。她非常喜歡跳舞。她沒有工做的時候，便在房子的中心處團團的轉着，伸着兩臂團團的轉。她很快活，空氣旋捲着，在她的四面波動。她不會頭暈。她聽着音樂去跳舞，和別人跳舞得一樣好。匈牙利亞的姑娘本不能學跳舞，她的跳舞是在她的血中，是和她一同生出來的。

那一次她也在酒館傍，采喬基家的院子裏跳舞，那裏有許多女孩子，都一對一對的在跳舞。柏西泰采喬基纔上成人的年紀。他第一次穿上寬飄袖子的衣衫，他第一次在帽上插花，他第一次在靴上釘上踢馬刺。

當他洋洋得意的得走過院子的時候，一個女孩嘻笑的對他說道：

『和我一起跳舞，叔叔柏西泰。』

這個十七歲的童子驚愕了，忽然人家稱他爲叔叔。

「那末來罷！」他慨然答應說。

他和她打幾個旋轉，搖了搖腳，蹬了蹬地，敲了敲自己的後頸，敲了敲自己的靴子，隨後就離開了她。

維沙帶着切慕的神情聽着他們腳步的聲音。當他們舞完時，她請求的叫着說：「再和我，柏西泰！」

這個年青的人喜歡開玩笑，他也和維沙打了幾個旋轉，搖了搖腳，蹬了蹬地，敲了敲後頸，敲了敲靴子，便瞅了她一眼，把她推向放在傍邊的車杠那邊去。維沙踉蹌的仆了過去，翻過車杠。大家都大笑起來。柏西泰采喬基便走進酒館。

祇有維沙沒有笑。她能夠和一個青年跳舞，即便祇有一會兒，在她也是可欣喜的，因此她連這種惡作劇也寬恕了。從此以後，甚至過了好幾年，她一

跳舞，便常常想着她是在和柏西泰采喬基一起跳舞，雖然從那時起他們連話也沒有說過——因為那個少年和盲姑娘說話，人家立刻就要東西的說，說她是他的愛人的。

維沙這時感覺到自己是在草原上走。四月間的雨很多，青草到處長得茂盛。她坐下，脫去了靴，赤着腳又走。她很快活，在青嫩的草茵上行走。但苧麻刺了她的腳，她又穿上了靴子。她不回家去，轉過身來却向替柴河那邊去。

一排老而光滑的長的本筏浮在那邊已有好幾年了。維沙在去年的夏天裏常坐在牠的外邊，兩腳垂在水裏。她聽着細細碎碎的波浪聲，和撞着木筏所發出來的劈劈泊泊聲。現在維沙仍坐在那裏，脫了靴子，把靴子放在後面。水涼爽地圍著她的腳轉，苧麻的痛漸漸地消滅了。

水邊來了一個拿着壺的婦人。她叫着對維沙說：

『小心呀，喂，姑娘；那裏的水很深哩！』

『我知道的，親愛的樊龍嬪，』維沙微笑着回答說。

晚上，這兩個姊妹重又談論今天柏西泰的話意了。

他們睡在同一的床

上，她們低低的耳語着。

『我是大姑娘了，』克拉林佑說。

『我們是大姑娘了，』維沙點一點頭說。

隨後當克拉林佑不說話時她問道：

『他已經有了鬍鬚嗎？』

『有一點，尖的，黑的，』克拉林佑回答說。『那是在當兵的時候生長

的。他做過伍長——你已知道。』

隨後她們講到，禮拜日下午這請安的意義一定可以明白。那時許多年青的男子和女子一羣一羣的到村端墓塚傍去，做各種各樣的遊戲，尤其是貓兒捕鼠。

這遊戲並不即以貓兒捕鼠戲爲始，男和女的分爲兩組，男組的領袖先忽然的喊着說：

「哈，那裏有一大隊鴿子！我們捉住牠們！」

若是領袖不能捉到自己所選的一個，或者他要表示他永久要捉這一個，這遊戲可以重做幾次。

在鄉間沒有專做這種遊戲爲職業的人，所以一班年青的男子和女子做着玩。

這一年的四月天氣很不好，甚至沒有一個禮拜日可以讓她們出去玩。

然而五月就來到，天氣一天比一天好了。

禮拜日，她們姊妹倆便打扮得整整齊齊。

克拉林佑買了一條新帶，分給

維沙一半，因為她們原來是一樣的裝束的。

祈禱完畢，她們便到村端去。

去年她們還是和一些小孩子作「安琪兒和魔鬼」的遊戲及捉捕的遊戲，今年她們已經不復到禮拜日學校去，她們有幸加到大女孩中間了。

她們等待着遊戲的開始。

去年，維沙在小孩子中間和別人一樣在玩，甚至還更有趣，因為人家並不逃開她，只是在她的身傍跳舞向她的身邊跳去。但是她現在立在大女孩兒們中間有點爲難了。

這一年男組的領袖是柏西泰采喬基。

他帶着一頂華麗的插花的圓帽，

洋洋的站在青年人的中間，祇稍稍轉過眼光去注意女孩們的集合。

當她們將近和男的人數一樣多的時候，他忽然叫着說：

『哈，那裏有許許多多鴿子！我們捉住牠們！』

女孩子便四面八方的逃開，維沙也跑了。她伸着兩臂跑了又跑。脚

步聲，鬨笑聲，喘氣聲到處都響着。隨後脚步聲漸漸少了起來。女孩們都一

個一個的被捕了。克拉林佑也在柏西泰采喬基的圍抱中喘着氣，獨有維沙

二 金 蟲

一個人沒有那一個青年用手觸一觸她。

一會兒遊戲又開始了。維沙仍向右向左的跑，留心聽男子的靴子聲。

有一次她覺得有一個男子將走近她，她甚至還故意的走得緩了一點。但那

男子從她的傍邊跑過，却去追別的女孩。

於是她苦惱起來，不玩了。她站到皂角樹的底下。她想去年和她一

起玩的男孩子，爲什麼今年不注意她了呢？她去年也是瞎着眼睛，人家却很願意和她一起玩的哩。

後來貓兒捕鼠戲開始了。克拉林佑把維沙拖了進去。但是沒有誰用手絹敲她：她不是貓，也不是鼠。然而她仍很欣幸的站在他們的中間，和他們一起笑。因爲她雖然沒有看見，她聽得見跑路的聲音，感覺到鼠在跑，貓在追的地方，臂的伸縮。

有一次采喬基從她的臂下溜了過去，她又喜歡又害怕的把手臂抬了起來。

最後太陽沉在白楊樹的中間，她們便回家了。

維沙等不到回家就對着克拉林佑的耳朵問：

「他捉到過你嗎？」

「四次，」克拉林佑欣幸的回答說。

「他說什麼嗎？」

「他抱住我的時候說：『你的美麗的眼睛把我的靈魂鎖住了。』」

維沙不再問了。她帶着幻想的面色，和克拉林佑臂挽臂的走着。

但是到了晚上，她們已經上了床的時候，她們又講到遊戲時候的事情了。

采喬基不是一直向克拉林佑跑去，或者克拉林佑是不是故意要往采喬基

那面跑去，好落在他的手臂中。

那自然，采喬基顯然是在追獵克拉林佑，但她倒全然不想落到他手裏去。

這真是坦白的話。克拉林佑欣幸的講，最後她打着呵欠靜默了。

「你的眼睛真是這樣的美麗嗎？」

「是的，美麗的，很美麗，」克拉林佑朦朧中回答說。

她們不再多講了。維沙過了許久還醒着。她聽着她妹子的低低的整

齊的呼吸聲。有一次她伸過手去輕輕的撫摩着她妹子的眼睛。

她默默的想着：她的眼睛和眉毛正和我的一樣，所不同的祇是她的眼臉較爲飽滿而已。隨後她也睡熟了。她在夢中微笑着。

有幾天，她的話比平時少了。但這沒有誰注意到。因爲瞎子原是不大喜歡說話的，只有克拉林佑有一次問她說：

『你身體不好過嗎？』

『沒有。』

『你打碎了什麼嗎？』

『沒有。』

但過了不久，她自己說了：

「男孩子們現在不和我玩了哩。」

克拉林佑在這幾天裏比平時唱得多，笑得多，有一天的午後，她從玫瑰樹上捉來了一隻金蟲。於是她高聲的唱着：

「飛呀，飛呀，金蟲兒！指示出我的路，我將往那裏去呢？往東，往西？向天，向地？或者把我丟在這裏？」

金蟲立刻走動攀爬上了克拉林佑的指尖。忽而，她就展開翅膀，飛走了。

「她飛往那裏去了？」維沙非常興奮地問。

「往采喬基家去。」克拉林佑極其喜歡的回答說。

於是維沙也轉過身去朝着采喬基家。她的面色顯出敬虔的驚羨。

這一晚間，克拉林佑偷偷兒的到花園裏去了三四次。沒有誰注意到，因為她來去得很快。

夜間，當她們上了床的時候，她的嘴唇燃燒着似的低低的對維沙說：

「柏西泰到這裏來過。」

維沙戰慄起來了。

「你和他談了話嗎？」

「是在花園的盡頭處，」克拉林佑回答說。

「他說什麼？」

「當我站在那裏的時候，他請安，他說：『晚安，克拉林佑！』隨後他走到

柵欄旁，他說……他說：『我不能常常看見你，寶貝。』他這樣的說：『寶貝。』

我本來要對他說，誰願意見我就能找得着我，但是我非常的不好意思話遂停在喉嚨裏。」

「後來呢……？」

「後來，後來他說：『你不將你的手伸給我嗎？相信我，我的手是沒有膠的。』於是，我將我的手從柵欄上伸了過去給他，而且說：『你在這地方找什麼東西，先生？』他說：『我找一朵花。』「什麼花？』我說：『天已黑了，你找不到的。』他說：『你定會憐憫我的，克拉林佑，你自己會給我的帽子一朵花的。』」

隨後，因為我不好意思起來，他說：『你沒有什麼話要說嗎，玫瑰兒？』他這樣說：『玫瑰兒。』我說：『我這裏手中沒有花。』「那末，』他說，『明天若是我再來，就有了嗎？』「有的，』我說。後來……後來……後來我就逃走了。」

這時克拉林佑緊緊的抱住了她的姊姊。

「不奇怪嗎？」

「奇怪，』維沙低聲的說。

過了一會，她說道：

『你不應該逃走。』

第二天晚上的耳語還要長久。克拉林佑已給了他一朵玫瑰花。他們

談到天氣，談到收成的好壞。他稱克拉林佑爲他的星，他的珠，撫摩她的手。

維沙有趣地而且幻想地聽她講。

柏西泰每晚都來和她談天氣，談收成的好壞。現在他的帽子上常常有

一朵花。

幾次星期日遊戲以後，全村的人都知道他的花是從那裏得來的了。

維沙常在床上醒着等候她，直至她回來。她好奇的聽克拉林佑講她們

愛情的進步。

『我今天的晚間很重要，』克拉林佑對維沙耳語說，『柏西泰吻過我。』

放在克拉林佑肩上的維沙的手戰慄起來了。

『那是怎樣的，那是怎樣發生的？請你詳細的告訴我。』

『那是，當我站在柵欄旁的時候，他說，這柵欄多麼刺人的心！於是，於是他就走了過來，和我坐在胡桃樹的底下。當他握着我的手的時候，忽然，他把我抱在懷裏吻我的面孔了。長久，長久，無邊的長久。』

『怎麼樣，怎麼樣？』

克拉林佑抬起頭來，她的嘴唇湊到維沙的臉上去。

『這樣。』

一陣灼熱流過了維沙的全身。

『你多麼幸福！』她低低的說。

第二天下午了。

晚間將到的時候，維沙低聲問她的妹子說：

『你今晚怎麼出去呢？』

克拉林佑微笑了。

「我們早就談到。因為天上有雲，他就問我今晚怎麼相見。『沒有什麼法子』我說，『我們只有等候天晴。』」但是，他說，「假使下了一禮拜的雨，怎麼辦呢？」後來我們大家同意，我們可以到小屋的旁邊去相會。」

那小屋是他們的古舊的破屋，零落的土牆的一邊躺在園裏。在牠的水流的地是乾燥的。

晚間雨止了。克拉林佑用上衣蓋了頭，偷偷兒的跑出了廊房。維沙聽

見花園的門聲。

她在廊房裏沉思地坐了一會，幻想的面孔對着花園。隨後站起來她也去了。

她覺得空氣裏充滿了爽快的濕氣，她覺得沒有光。然而她仍彎着身偷

偷的向小屋那邊走去。有時她停了一停，聽一聽聲音。

全村靜默着。夜鶯也停了歌唱。祇有遠處有一隻狗低聲的吠着，這是主牧師的狗。這花園也靜默着。祇有樹上的水滴三三兩兩的落到草葉上，發出一種低低的聲音。

維沙偷偷兒的走出了廊房。

她又聽了一聽。現在她已經聽見低低的密語聲了。

柏西泰當然已在

(17)

花園的門開着。維沙如影一般的走出了門。她小心的避開了樹根，刺梅和葦子。她幾乎彎身及地的掙脫了荊棘，向小屋走去。

耳語的聲音彷彿如沙沙的風聲一般到了她的耳朵裏。她已經來到小屋內部的一隅，但是她還聽不清楚語句。

她慢慢的，小心的偷偷兒走了進去。在那一角隅，她還須用力的對付舊

門。那裏面原是人家在冬天關鵝的地方。要開開那門極不容易，維沙費了

幾分鐘的工夫纔把門開開了一點，擠了過去。在小屋的牆上有一個洞。她

就往那邊去了。若是她能走到那裏，她就可以聽清楚他們所講的話。

但這並不容易。她必須先穿過一大堆篷布。隨後又須留意那破車的

一部分，不要讓牠的或一個輪子傾覆，不要讓牠放出一點聲音。

她摸着，聽着的走。她走時慢慢地一脚一脚站得很穩當。

她又知道窗下有一隻破缸，這是很容易跌翻的。

這種種都費了幾分鐘。最後她走到那洞邊了。她小心的站到洞的旁

邊，傾聽着。

那男的說：

「你昨晚夢見我嗎？」

「我不常夢見男人，」克拉林佑取笑地回答說。

「你昨天不是自己說過，你在夢裏和我一起走嗎？」

「那，那確是真的。但那時還有別的人在磨坊裏，我們倆是在磨小麥。」

「那末若是我的鴿兒不夢見小麥，便夢見什麼呢？」

克拉林佑沒有回答這句話。這時有一種聲音出來，這聲音彷彿是雨點落到水中一般。

維沙戰慄起來了。

過了一會，談話又繼續起來。他們講到這個，說如果禮拜日下雨，克拉林佑便去請求她的父母，讓柏西泰來拜訪他們。

「你去請求罷！」克拉林佑拒絕說。

他們許久不能夠同意。最後男的允許當他陪她的父親祈禱後回家時，他老老實實的對他說。她的父母即使他不說本也早已猜到了的。她的父親當然會在門前說：「到裏面來罷，兒呀！」

這計劃使他們這樣的喜歡，接着便是長久的，大聲的接吻聲，和擘拍聲。

維沙的心跳撞得幾乎能夠聽見了。她的兩頰燃燒起來，她埋伏地站在那裏，呆了，有一半昏去了。她轉過身來，想偷偷的走回去，但隨後她重又灣身到洞邊，將一隻手舉到耳朵旁邊。

但這時這一對情人已在告別了。

『再會，我的親愛的，我的唯一的！』

『再會，柏西泰。』

接着又是低低的接吻聲。

克拉林佑做着味道催促他說：

「唔，走罷，已經該走了！我在外面已經長久了。」

但是男的總是還想遲一點走。

這時廊房門那邊靴子的聲音響了起來，克拉林佑恐懼的耳語說：
「噲，我的母親！」

隨後便可以聽見她的裙怎樣沙沙的響，花園門怎樣軋軋的響。

男的還在那裏站了一分鐘，隨後他也走了；急急的走過了園的柵欄，又修好了破的地方。

維沙上床時什麼話也不說。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在她的妹子前掩遮住她的心。她靜默，深思了好幾天。若是人家要她去拿水，她許久不回來。她走到山裏去，在那裏一面幻想着，一面遊走。有時她採集了一些花，做了一個花冠，她把花冠放在自己的頭上，微笑地摸着。忽而她在幾分鐘裏在石頭

或草地上坐了好幾次。忽而她幻想着，不動的坐着。隨後她取下了花冠，把牠拆了開來。

有一天午後，她在牧鵝孩子中間走，她忽然喊一個小女孩過去。

『瑪利亞，』她秘密地說，『我捉住了一隻金蟲，我們且看牠飛往那裏。』的確，在維沙的手中有着一隻金蟲。她放開手，微笑地注意金蟲怎麼樣爬，怎麼樣往她的指上爬。

於是她對金蟲唱着：

『飛呀，飛呀，金蟲兒！
指示出我的路，我將往那裏去呢？
往東，往西？
向天，向地？
或者把我丟在這裏？』

金蟲許久許久還不動。

她不得不對牠問了兩次。

最後牠畢竟爬了；牠爬出了，爬出了潔白的手心，往上往上爬去。

維沙感覺到牠展開翅，飛去了。

「牠往那裏飛去？」她動着眼睛問。

「往楊柳樹叢。」小孩回答說。

「往村中嗎？」

「呵，不往替柴河。」

維沙默默地走回家。她平常在路上常對人家請安；日安，李芝坡嬉嬉；日

安，魯卡斯叔叔！但現在已經走過了三個人，她都沒有注意到。

但現在，現在她終於注意到一個人了。有一個人從她後面來，她聽得出那腳步聲，那是采喬基。

他的肩上背着一把丁字斧，呼哨着走回家。

維沙走得慢了一點。

但是他靜靜的走過去了。

他離開她約有六步遠的時候，維沙埋怨地說道：

『柏西秦叔。』

采喬基重又轉過身來。

『哦，是你嗎？』

『是的，是的。你連話也不願意和我說嗎？』

『這怎麼不願意呢，維沙！你這樣的深思着，我一點也看不出是你呢！』

你的妹妹在做什麼？』

『她在燙衣，』維沙回答說。她的蒼白的兩頰上蓋上了一層玫瑰色的

影子。

『請你對她說』柏西泰低聲的說，『說我問過她。哦，我現在必須趕快回去了。再會，親愛的！』

維沙帶着微笑的面色，也走了。她一到家就報告克拉林佑，說她遇到了采喬基他託她帶什麼信來。

『你知道他對我怎麼說嗎？他說，「親愛的」哩。』

克拉林佑微笑着抱住了她的姊妹。

『呵你愚蠢的女孩！爲什麼他不應說「親愛的」呢？你本來的確是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呀！』

她吻她的面頰。

禮拜日，柏西泰果然去拜訪她們了。他在祈禱後對她的父親說過，又因爲那位老人對他和藹的說，他甚至敢這樣的說了：

『克拉林佑長得又勇敢，又美麗，又強壯！』

『是呀，』老人回答說，『女孩們都是如接骨木一般會長大的呀。』

『但是，親愛的叔叔，她又配稱爲玫瑰呢！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

老人欣然的聳了一聳。他沒有回答。但當他們走到門前，柏西泰要告別的時候，老人對他伸過手去，不肯放了。

『也許你今天沒有什麼工作罷，你爲什麼就要這樣要緊的走了？』

『我沒有。』

『唔，那末到我這裏來坐一會罷。我們許能喝一杯酒呢！』

這一下午，柏西泰就在那邊。

第二次的禮拜日柏西泰的父母都來拜訪了。女人們煮咖啡吃，兩位做父親的喝酒。這一天他們從猶太人那裏買了一點白麵包。

當維沙坐在別的女人中間的時候，忽然，采喬基夫人說了：

『你很喜歡咖啡，我看你喝咖啡如喝水一般。』

維沙紅了臉。她這樣的如喝水一般的喝咖啡，並不是因為她喜歡咖啡，這是因為她不能用匙子吃西東的緣故。她喝的湯，人家也是常常把牠盛在茶杯裏的。她不知道用刀、叉。她吃肉，人家須代她割開。她吃東西是用手拿的。她的手的確常常洗，所以白得像牧師的手一般。她小時，人家怎樣教她用匙子和叉都沒有用。後來她習慣了，人家也就讓她去。

晚上，他們談到回拜的事情。采喬基夫婦不但邀他們去吃午飯，還邀他們去吃晚飯。這就是表示他們已同意了兒子的婚姻。

第二天，維沙把匙子和叉也放在自己的碟子旁，對克拉林佑說道：

『請你教我，我應該怎樣的用匙子、刀和叉？』

『呵你，愚蠢的女孩子，』克拉林佑笑着回答說，『這似乎也應該學的了！』

維沙用匙子在湯裏一舀，便拿了上來，但是不把匙子拿到嘴邊去，却拿到耳邊去了。

大家笑了。

『你連你的嘴在那裏也不知道？』

維沙抹去了傾出來的湯，她重又試了。但她重又把湯拿到耳邊去。

於是她放下匙子，哭了起來。

這一天他們總不能夠勸止她。但她並不訴苦，她只對自己哭。看着她哭，令人傷心。夜裏大家都睡熟的時候，維沙起了床，拿了匙子和叉子。她用左手拿着匙梢，這樣的把牠引到嘴邊去，這樣的學着吃。

拜客時，維沙吃東西完全和別人一樣了，只不過她的手有一點顫動。采喬基夫婦在談話時，諷示他們的兒子已經應該結婚。伐爾加夫婦點頭說當然已經是時候了。這兩位做父親的第二天又相遇了。他們在抽煙的時候，都同意了他們兒女的願望。他們決定新酒做成後，便把他們的兒女結合起來。柏西泰采喬基送給他的未婚妻一條美麗的有鬚頭的絲絹。

於是，他們便不再到遊戲的地方去玩，他們但在家裏過那快活的日子了。柏西泰現在已不用從柵欄那邊走過來，但從門那邊走過來了。晚上，他們坐在院中一株大桑樹底下。維沙也循禮的坐在他們的旁邊。

維沙常織着東西或洗着葷子，總是幻思抑鬱地默默的聽着他們講話。采喬基有時也對她說幾句話，但總是只對克拉林佑講的時候多。當采喬基抱住她的妹子的時候，她便靜默了。這時他們的語聲便切切起來，非常的親

熱，

這一夏天裏他們就是這樣的過去。

後來因為秋天的涼爽，他們便只好到房子裏去。有幾次禮拜日，還過來些鄰居的女孩和可以偶然遇到其意中人的男子。他們在那裏戴戒指或開玩笑。女的常暗地裏在男子煙管裏放一點自來火，扁豆，蠟，或把某一個女的手絹縫在某一個男的袖子上。男的常偷偷兒的先放一張兵士的相片在女的祈禱書裏，隨後便藉口要看聖像，使她們暴露這種秘密。這種玩笑，他們每禮拜日都有。

十一月裏，有一天下午來了四個由祈禱回來的女孩。她們在那裏等候男子。有一個頑皮的女孩忽然想出來，要把定婚的包頭布包在維沙的頭上，好讓那男子錯認。

男子們並不一次就來，他們要等到各自嗅到那屋裏有些人的時候纔來，只有采喬基常來得比別人早。

克拉林佑很不肯答應，但也不願意掃她們的興。那時維沙沒有在房裏，她們把包頭布包在她的頭上，祇說她們要試試合適不合適。維沙微笑的任她們去包。她本也喜歡穿着得美麗，自從那些大女孩說她也和她們一樣以後。

『呵，這多麼合適！你多麼美麗，維沙！』她們說了又說。

維沙欣幸的聽着她們的話。

她們試包那包頭布直至朝街的門上的把手響的時候纔止。那時女孩們便吱吱的笑着，四散跑開，躲到四處去。

房中有點黑暗。維沙慌慌張張的立在房中。采喬基走了進來了。

『阿，可讚美的耶穌！』

他在房裏四面望了一望，欣喜的說。

『呵，你一個人在這裏嗎，星兒，玫瑰兒？』

接着他已把她抱在懷裏，熱烈地吻了。

這時女孩們便鬨笑着走了出來。采喬基吃了一驚，細看維沙。

『噫，你這鼠兒！』他笑着說。

他立刻推開維沙。隨後，他想使這玩笑更有趣，便搔着自己耳下的肉，笑

着說：『呸，呸，呸，我竟受騙了！』

那些女孩們笑得非常利害，幾乎要笑得叫喊了。

維沙的兩頰青白了。她驚駭的，呆呆的在那裏站了一分鐘，便懶洋洋地

取下了頭布，丟在地上，走了出去。

她的母親正在廚房內燒玉米，對她說：

『快來，把這隻大盆拿來給我。』

但是維沙沒有回答。她靜靜的走進了院子，從院子裏走到街上。她青白的失魂似的。沒有拿手杖走了。她向替柴河而去。

大家以為她是到什麼地方去看訪人的。直到晚深大家始不安起來。她在那裏呢？她到那裏去了呢？

然而維沙不再回來了。

加爾陀尼 (Gega Gardonyi) 的生平不詳。此篇本為友人章鐵民君所譯，由我用

世界語本校改一過。今承其允諾，收集於此，特此誌出，並表謝意。

麗西愛爾彩爾愛麗沙白

匈加利亞海爾采著

一 麗西

我從前祇愛我的母親和麗西，此外，在這全世界中我什麼人也不愛。我的繼父，我怕他，——他是一個嚴肅的大人。對於我的哥哥，我也祇有懼怯的恭敬。他也不很注意我，但和自己的野蠻同伴在院子裏四處的追逐騎兒，或在外面的田上作難工人。他們都相信我是一個懦弱而愚蠢的人。

和她，和麗西，我已連結了友誼，當我的小姊姊生咽喉炎而死的時候。

那時我們的屋內變得非常靜寂。在馬廄的四周噪鬧的兒童們雖然仍

如先前一樣的噪鬧，但走近住屋時他們祇是用脚尖走路了。他們不願意驚擾那位穿黑衣，失魂似的，不停的在喪房內走來走去的女人。她自清晨直至深晚一面沉思着，一面滿屋的走，如鐘擺一般的不休息，彷彿她永在尋找着誰或什麼似的。有時她按次的把衣櫥和抽斗開了開來。那時我常常看見她的手中拿着小小的孩子的袍子，鞋子，胸掛。她看了許久，撫摩了許久，一面重新把牠們和玩偶，草簿和一切其他的東西——從前屬於我小姊姊的——放在一起。

對於我，她完全不注意了——她現在愛那個已死的人比一切活的人更甚——然而我常偷偷兒的跟在她後面走。假若我有時扯扯她的衣服，或摸摸她的手臂，想要她注意我一下，她使用她那和愛的，每夜哭倦了的眼睛漠然的看我一看，或說：『你要什麼，楊珂？』你要我給你橘子嗎？

於是她把放橘子的抽屜拉了出來，讓我要多少拿多少。然而我完全不
要橘子，我祇是嫉妒我的已死的小姊姊。

她又常常要我到外面兒童們那里去，每天必有十次，但是我沒有一次到
那邊去過——他們總是和我不和睦——我祇坐在門限上聽單調的地板上的母
親脚步聲。這黑暗般的靜寂使我非常的膽怯和恐懼。如果那啞然覆斃的
痛苦和圍繞我的煩惱在眼淚中顯出顏色來，我便常要和她一起啼哭以解輕
我的靈魂了。

有一次午後，麗西放了學，輕輕的到我們這里來了。她來，彷彿又是來和
我的小姊姊玩耍似的，穿着一件短短的，白色的小袍，帶一頂鶯粟花插着的草
帽，小手上套着黑色的露指的手套，頸項上圍着一根細細的鏈子，鏈子上有一
個瑪麗亞的像。他真溫雅，活潑，美麗，她極像一隻小鳥兒，或再真確一點，像一

隻貓兒。她的走動又是這樣的靜默，這樣的優美，正如念經的貓兒的走動。她的嗅覺又如貓兒一般的敏銳。

我的母親眼淚汪汪的看着她的已死的孩子的玩伴。

「麗西！你又到我們這里來了嗎？」

麗西奔到我母親的身邊，將小手圍抱着母親的頸項，將亞麻色的頭靠着母親的面頰。

「是的，伯母，我是看瑪麗西克的可憐的玩偶在做什麼來的……她們十分孤單哩！」

玩偶！那些小孤女悲傷的坐在屋角裏，人家知道她們的小媽媽把她們丟掉了。她們是四個人：愛爾浮姑娘，兩個村女，求西和彭娜，一個能獨自的和立的，鼻子低低的巴白。這兩個村女穿得可怕的紊亂，愛爾浮穿着新娘子

穿的花襖，但是沒有鞋子，巴白，小瑪麗西克最愛的，只穿着一件單布衫，應該羞慚。

麗西坐在窗子旁，開始敏捷的給這四個小孤女穿衣梳頭了。

當她把她們一一放在膝上時，旁人幾乎可以相信這位繼母的溫和有點透到玩偶的馬毛的四肢。她們的僵硬漸漸沒有了，她們彎曲起來，舉動手臂，已如深受教養過的小女孩一般。後來當她依次的吻她們的額如從前瑪麗西克在睡覺前的習慣時，在房中主宰着的嚇人的靜寂忽而被低聲的哭泣所打破了。

我的母親痛哭了許久，彷彿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哭似的。我坐在地氈上，她的脚旁，和她一起哭，麗西這時嚇得對我的母親彎着身子，忽而看看她，忽而看看我。

當她預備要走時，我母親說：『下次再來呀，麗西……你應該來，你現在是這些玩偶的繼母了……你可以拿一個去，爲着記念瑪麗西克……』

她對巴白有點躊躇，但她即刻就低聲的說：『要這個，伯母……』

於是她親了我的母親的手，又對我溫和的微笑了一笑——這把我的血趕到面孔上——抱着巴白，用安靜的步驟，如真的小貓一般的走了。

其他的兩個玩偶，求西和彭娜，她在我的已死的小姊姊的生日拿去。我記得，午後我和我的母親到墓地去時，我拿着一個純百合花的花環。在教堂前，我們遇着麗西，她剛從學校裏來，她請求和我們一起去。當我們把花放在墳上時，她煩惱的說：『今天是不幸的瑪麗西克的生日，我竟什麼也沒有帶來給她！』

這時她忽然有了一種主意。她的袋袋中有一瓶檸檬糖，牧師在聖經課

完了之後送給她的（她是爲人人所愛的）——她把檸檬糖分做兩部份，她給自己留了一小部份，把大部份撒在墳上，彷彿花似的。

離開墳墓，她到我們家裏，我們作愛爾浮結婚的遊戲。我須做玩偶的新郎，麗西做牧師。

『假若我做你的新娘不更好嗎？』她謙和的問。

『一定的，一定的……那時玩偶做牧師……不過玩偶不能宣頌。』

『那末我做新郎，你做牧師。』

不論以什麼代價，她都不肯讓我和玩偶在一起，我相信，她有點嫉妒。

那時她又因結婚邀了求西和彭娜來煮飯。她先把幾顆檸檬糖化在少許水中，隨後丟進一些橘子皮和麵包屑，統統調和得好了送給我吃，我不曉得應該喝還是應該吃，我祇統統吞了進去。

麗西告別時，我的母親把彭娜給了她。

『以報檸檬糖』

麗西有點反對。

『不，親愛的伯母，我不願意使這一對雙生的分離，彭娜和求西是屬於一起的。』

『唔，那末兩個都拿去！』

那小女孩細小的歡呼着親我的母親的手，隨後她就拿着玩偶跳舞着走出了房子。

愛爾浮現在僵硬的坐着，臉上怒氣勃勃的獨自在屋角裏，她的眼睛睜得非常大，彷彿她妒忌得立刻要在眼淚中炸裂似的。

有一天麗西又來了。她拿着兩隻小小的絲襪，這是她給愛爾浮織的。

（她的舊襪已經穿舊了。）

我的母親默然的微笑了，她把那孩子拉到自己的膝上。

『麗西，我的親愛的小麗西，我把那個新娘子也送給了你，你爲了自己把她拿去罷……』

麗西的面孔紅了，最初的一忽中她不知道應該怎樣道謝；她祇能向我的母親用她柔和的小手臂親密的抱着我母親的頭頸，

隨後當她在黃昏中回家去的時候，我捧着那個大玩偶隨在她後面。她不時的回轉頭來看那玩偶，不停的請求說：『你要非常的注意！不要讓她跌落哩！』

教堂前立着一隻大的黑狗。麗西問我，那隻狗是不是兇惡的。於是我們倆都害怕起來，開始跑了。但那時麗西重又請求我注意那玩偶……

幾天後，或者竟有幾星期了，我有一會問我的母親，爲什麼現在麗西不再來了？

我的母親微笑了一笑。

『現在她不再這樣的來了又來了。』

我的母親是對的：她以許多的親愛從我們這里得到了所有的玩偶以後，現在要過了許久，直至重又記到我們纔來了。

二 愛爾彩

當我以一個新燒出的法律家的資格第一次拜訪我的故城的時候，我的母親和別一個人在車站等我。

這一個人從頭至腳都是白色。外套的顏色是白的，闊邊的孩童帽是白

的，輕便的陽傘是白的。那些綠帶的白雲沒有別的目的，這是要使帶中的暗淡的玫瑰花更其顯明，要便在處女熱情中，帽子底下微笑着的細小的女孩的臉之溫雅的玫瑰色更有價值。

「麗西！」

「不要再喊麗西，但喊愛爾彩姑娘！」我的母親改正我的話說。

「楊珂，祇喊愛爾彩，」那女孩喃喃的說。於是她將她的一隻手給了我，我套着手套的手感覺到她的手的暖熱。

我和我的母親走上了馬車。麗西·愛爾彩想：「年青的先生我看見過，我現在可以到我們的花園裏去了……」

她的花園在車站相近的地方。她親我的母親的手，同時她笑着將面孔在我母親的肩上靠，一靠，輕快的貓走似的離開了。

『多麼迷人的孩子！』我的母親說，完全被她愛上了。但那時做母親的驕傲上來了。

『是的，楊珂，你怎樣也想不到現在所有的女孩是如何的奉迎我呢，當她們曉得我有一個這樣大的兒子以後……愛爾彩姑娘到我處來也幾乎祇爲了這事——她每天在我家裏……她極其常常的講到你……幾乎無時不講，但這應該讓給她：她是一個又可愛，又好，又聰明的女孩子。她到處和我手牽着手的走，彷彿她是我自己的孩子似的……』

但是愛爾彩第二天不來了。祇有第三天她站在我們的窗子外。她的手中拿着一個大大的玫瑰花圈，是拿來給我的母親的。當她已將花交給我母親時，她重又討回一朵小小的白色的玫瑰花給了我。

『你要嗎？』

我要嗎！這時我的母親便請她走進來，約她在我們家裏吃晚飯，吃茶時我的異父兄弟也來了。他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要他在我們這裏喝茶情願和別的先生們去打牌，愛爾彩不大注意他，她幾乎整個時全都在幫我母親的忙。廚房，飯廳裏，她一切都深知，彷彿她是這所屋裏的姑娘似的。

『你使我非常的愛你，孩子！』我的母親說。

每人都喝了一杯以後，她便坐倒在我的母親的踏脚凳上，眼睛半開半閉的微笑着坐到半夜後，我的母親的手撫摩着她的臉。

當我在月光照着的街上陪她回家去的時候，她好像憂鬱似的。

『你缺少什麼嗎，愛爾彩？』

『呵，什麼也不……我向來是這樣憂鬱的，當我離開你們的時候……也許是因爲我沒有母親的緣故罷。』

隨後她又低聲的興奮的加上說：『你看，楊珂，你自己完全不曉得你的母親是那種女人呢……什麼人都愛她的，婦人，女孩，凡認識她的人都赴湯蹈火的向她走來。』

過了幾天，皂角林中有一個「五月節」。我的母親也要到那邊去（當然她是想去做我第一次成功的證人去的。）我們自然要愛爾彩和我們同去，我的異父兄弟，過了一會兒對我母親表示出盡力服侍的樣子，擅自把他自己的馬車料理好了。是有一個穿制服的車夫的闊綽車子。我的異父兄弟是一個大騎士；他的父親遺傳給他大大的財產。我的父親相反的，是一個窮人。愛爾彩的容貌仍是非常可愛。起初我十分的不敢走近她——委員大官和驃騎將校又阻住了路——在第二次的四組舞蹈以前她用扇子做了一個記號喊我到她那邊去。

「楊珂，你極不願意和我跳舞嗎？」

「但是你有這許多的跳舞者哩！」

「你願意第二次的四組舞嗎？」

「你真會問！」

「唔，Cardaso 跳舞呢？」

「也好的！自然什麼都好！」

「那末你把你的臂給我！」

我相信，如果別的年青的先生們聽見了這問答，他們一定把我殺死了，也許裘爾克，我的異父兄弟，也如此的，他在五分鐘前請求她作四組舞得到了拒絕。他一步也不再跳舞了，但兩臂圍着十字的記號立在跳舞處的中間尋找着一個可以在燈燭輝煌中爭鬧起來的人，以洩他的憤怒。

在舞 Cardaso 的時候，愛爾彩說道：『親愛的楊珂，假使你有一點兒愛我，我便請做一件使我歡喜的事。請求你的媽媽，讓我們步行回家去……她是的一切都肯依你的……夜是這樣的美麗！』

我有點什麼預先嗅到了。

『那末——你要和誰一起走？』

她微笑着望了我一望。她的眼中閃爍着什麼，如同按忍下的頑皮。

『小驢子！』她喃喃的說，幾乎聽不出來。

吉普息人又開始作 Cardaso 舞了。在舞蹈的羣中忽然來了生命的運動……正如柳樹被愉快的狂風捉着似的。

一切都如愛爾彩所希冀。裘爾克狂鞭着馬兒，雷似的在夜間坐着車走了，我們其餘的步行。後面是媽媽，前面是一羣青年，最前面的是我們兩人，愛

爾彩和我。

我這一晚一滴酒也沒有喝過，但是我向來沒有像那時的酩酊，在我們上面蕭蕭的鳴着偉大的白楊。右邊和左邊的荒野在月光中閃爍着直至那在銀色的霧中消滅去的遠處的天際。愛爾彩的手臂如面紗一般的息在我的臂上。當城市起首的屋子漸漸變成清楚的時候，她憂鬱的說：

「後天我們要到赫古利溫泉旅行去了……我實在不願意去……你那時愛誰呢？」

「我？愛爾彩！什麼人都不！」

「真的什麼人都不嗎？」

「我發誓！」

她低聲的笑了。

「你這種事情也知道了嗎？唔，你對什麼發誓呢？」

我再重覆的說：我那時是非常的醜陋了。我極勇敢的回答說：

「對你現在要給我的吻發誓。」

她停住，縮轉了手臂。我已經相信，她是受了侮辱了，當她低低的幾乎聽不見的說：「我是這樣的愛你，彷彿你是我的兄弟……我爲什麼不給你一個吻呢？」

於是她的唇觸着我的額。在我彷彿是一瓣落葉觸着我的額。

「啊，媽媽來了！」

第三天，她和她的父親到溫泉旅行去了。我們分別了四星期。

我的異父兄弟有幾天中心緒不寧的走來走去，後來他預備行李了；他說他到布達佩斯買新的馬鞍去。到了那邊，也許他要到一個遠處的溫泉去；至

於到那一個溫泉，他在路上再詳細的想。

三星期過去了。有一天晚上裴爾克出我們不意的回來了。他恭敬的親我的母親的手，甚至還抱住了我——在一生中這怕是第一次。

『你從那裏來，裴爾克？』

『從赫古利溫泉。』

『愛爾彩和她的父親在做什麼？』

『我們一同回家來的。』

靜默了一會，於是他對我的母親說：『媽媽，我和愛爾彩訂了婚了……』

我的母親驚奇得一句話也沒有的看着他。裴爾克也好像忽然非常興奮，

他的聲音顫動着，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們相愛已長久了……』

後來他走了，我啞然的坐在我的地方，無聲無息，我的心可怕的撞着。天

上的虹好像要墜下，一切都要葬在黑暗的夜中了。

我的母親微笑着將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

『你真的這樣愛她嗎？唔，這沒有什麼用！將來還可以常常碰着的！』

我現在記得不很清楚，我那夜睡了多少時候，但我相信很少。第二天清

晨我已在愛爾彩住屋附近的地方徘徊，最後當我看見她的白色的外衣在叢林那邊閃爍時，我便去開了軋軋響的格子門。我是預備好了一篇堂堂的極

男子氣的話的，但是當我立在她的面前的時候，我什麼都說不出了，除了『愛

爾彩！』

她微笑着握了我的手……我的兩膝激動得非常的戰慄起來，不得不使我坐倒在花園的凳子上。她立在我面前，初昇的陽光中，手中拿着一個大大的玫瑰花圈。

「你缺少了什麼，楊珂？」

「愛爾彩……」我吃吃的說：「你從前和我怎樣呀？」

她驚愕的看着我。在她的眼中閃過一顆惡狠的火星。她把玫瑰花舉起來直至極近面孔的地方。她對我低聲說話的時候看着我，眼中露出一半請求，一半恭敬的樣子……她又對我說「您」了，如兩年前似的……

「楊珂，親愛的楊珂，您應當做一個聰敏人！您恐怕非常的愛着我罷？您看，楊珂，可憐的楊珂，我比你大了一歲，其實是兩歲，因為我向來不說「一」的……待您成了男子，我那時將是一個年老的婦人了……我現在應該結婚了，沒有別的什麼會給我留着的。您還有開着的全世界……」

「但是愛爾彩，我是這樣的熱烈的愛你，這樣難以言語形容的愛你……」
我說，我被痛苦戰勝了。

『不幸的孩子！』

她用她的微冷的手摩擦我的額上，要使我安靜。她的聲音更和善起來，幾乎如做母親的聲音，那時她要對我怎麼就可以怎麼了。她的安靜的，鎮定的腔調非常的感動我，使我覺得我的確是很不幸又很無聊。我覺得我是一個完全未曾成熟的青年。我最後甚至紅臉了，想到我自己的大膽，竟敢冒險的把眼光射到那個偉大的，聰敏的女孩身上去。

於是我回家了。我帶了玫瑰花回來，那是愛爾彩送給我的母親的。祇有一朵玫瑰花苞是她指定給她的未婚夫的。她把一朵白色的親自插在我的衣上。

假期完了，我又到大學裏去了。我許久沒有回家，我就是在異父兄弟的婚期中也在遠處，雖然他們堅執的邀我，我的母親在幾封信中詳細的告訴

我關於婚禮和一切於那一對年青人有關係的事。因此我知道他們在遠處的塞密亞買了一所大屋，創成了浩大的家政。

「裘爾克常常來看我，」母親在有一信中寫着，「但是我不常看見愛爾彩，其實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那種年青的女人必時時有許多工作。我已有三個星期沒有看見她了……」

我對於這，完全不驚異。我已經知道愛爾彩的習慣。我們有什麼中她的意時，她來了，她奉迎我們起來，美麗的做作着非常的久，直至她對我們一切的人轉過頭來，我們把她所要的交給了她。

但是以後她不再出來了。

三 愛麗沙白

「我的親愛的，慈善的媽媽！」

從你昨天的信中——你在那信中已稱我爲「Moto」(註)——我知道你已經得到了我升官的消息了。是的，我是「皇帝的參議」了。正如嚴厲的思想者，我不再注意這些閒事了，然而假使我說我輕視我的新的官銜，那我便是在說謊了。當一個人有了三十五歲，他已有點爲在事務的階級上緩慢的爬行所疲倦了，他很願意在各種由最高地方來的讚譽中得到鼓勵以再工作。

也許這是更不重要的事情，但無論如何不是更無趣味的消息：裘爾克和他的家眷搬到布達佩斯住了。前天——正當我的升官酒備好的時候——我得到了愛爾彩，或者如她現在所署名的爲愛麗沙白夫人的一封信。他寫得很客氣，賀我新的官銜，而且邀我星期三赴她的約。

明明白白的自白，我對於她的相邀有點奇異。我知道裘爾克的境遇自

去年有了不好的收穫和他自己這樣的要玩牌以來，並不極其顯耀，因此我又奇怪他們要遷到生活程度極高的首都來。另外我還要自白，就是讀了愛麗

沙白的信後，我第一個思想是這個婦人祇要我什麼呢？因為她要什麼，這是

一定的。我現在還沒有十分決定去或不去。這是真的，她寫得這樣的真心，這樣的緊要，我不去實是無禮。我最願意聽你的意見，親愛的母親……

楊珂謹上。

又，「皇帝的參議」祇是官銜，確是幸福的，因為假使他的皇帝陛下有時要我的參議，我便應該認真的說：「皇帝陛下，我且去問我的母親。」

「我的親愛的母親！」

上星期我是在裘爾克的家裏。他們很闊綽。我相信必遇到許多賓客，但是我去時愛麗沙獨自在家裏，她想不到我會去。她穿着一件有許多線帶的絲做的便衣。在許多年中這個婦人改變得這樣少，真是非常的奇怪！

愛麗沙白看見我去了很喜歡，我相信她的喜歡是真實的。她對於我沒有等到她所約的日子，却出其不意的早一天去，很和藹。這有一個緣故，因為她把禮拜四寫錯了禮拜三，我在禮拜三去以為是赴她的約。

裘爾克不在家——他在俱樂部晚餐——因此我可以整晚的和愛麗沙白隨意的閒談。我們應該這樣的稱讚她：在她家中覺得很舒服。住屋佈置得藝術化而且很安樂，廚房一定非常的好，僕人便是模形，在客棧中度過半生的人，如我一般，一定十分喜歡。

我已經猜疑出愛麗沙白要我做什麼了。

裘爾克不常在家裏，他們在大

都會中住厭了。因此他們需要一個人陪他們到劇場，音樂會或遊玩去。我很願意參加 *Christina* 的扮演。這是兩邊都同意的，因為兩方面都有利益可得。利己主義當然是有一點，但那是——至少是社會的——許可的利己主義。因為愛麗沙白是一位太太，人家和她——爲了驕傲——在一起總是願意的。況且她的聰敏和識見一般，而且——尤其當她的心緒安好的時候——迷人的可愛。親愛的母親，你還要我再說什麼呢？我剛剛接到了她邀我晚餐的請帖。是——雞蛋乾酪！過了這許多年，她還沒有忘記我所最愛吃的食物。但是我現在說得夠了……

楊珂謹上。

又，你如看見麗沙姑娘，裘爾克的女兒，已經怎樣大了，你便要驚愕。依我的計算，她至多是十六歲至十七歲，但是她教育得像一個二十歲的人，她像她

的母親像得可驚，尤其是她的眼睛，她的行路是完全相同的。祇是她大了一點。人家到處都相信她們是兩姊妹。」

「我的親愛的媽媽！」

你在最近一封信中加上的一個滑稽的詢問，當然也有重要的一邊。你問我：愛了愛麗沙白夫人嗎？現在，你想像着親愛的母親，我如從前一般的立在你的面前，目不轉睛的凝視着你，不躊躇，不紅臉的回答說：沒有！現在你相信我了嗎？愛麗沙白實在不是一個讓人家愛她的婦人。她是這樣的嚴肅，這樣的聰敏，這樣的高潔；誰敢藏着卑賤的思想冒險的走近她，他便沒有好結果。

如果我們的關係不是這樣，她便不會想盡種種方法要我娶妻子了。是

的，你祇細細的想一想，親愛的母親，你有了一個有力的幫助者了。她也要把我置於女子之冠的下面呢。

當她第一次談到這問題的時候，不消說我笑了一笑而且說，我已經過了那年齡了……

每一個男子——隨後她說——要打扮出什麼年紀便祇是什麼年紀。你（就是說我）現在至多三十歲。況且纔走出兒童室便做丈夫，是十分不聰敏的（我相信這是指斐爾克）。

我對她說，你，親愛的母親，新年要和我同住了，我不願意一個好辯的小婦人把你推走（況且這在她是在困難的）。

「你似乎不曉得，」愛麗沙白回答說，「所有你的好的品質中，是你母親遺傳給你的最好，這使你在一切的女孩的眼中是一個最好的黨員……」

關於她還有所說的許多話，我靜默了，但是因此我看見愛麗沙是真的深知我的母親的。

當我們這樣談話的時候，麗沙規規矩矩的坐在她母親的踏脚凳上，她對她母親的親愛，非常像愛麗沙白尚名爲麗西時對你的親愛。

我的美麗的嫂嫂要我娶一個妻子，是竭力堅執的。前幾次我到她的家裏去時，我每次遇到幾個年青的夫人正在作「麗沙的女友」之拜訪。談話中，愛麗沙白隨後便故意提到將來這個可以得到多少嫁資，那個多少……我最後疑心到這些拜訪是她特爲我佈置出來的，便有一星期沒有去。愛麗沙白的感覺極靈敏，在她最近的邀請的信中她特別注明獨自候我。於是我們又是好朋友了。我知道愛麗沙白祇是要我好，但是我覺得現在這樣近代的丈夫的獵得也在這種使人嘔吐的形式中。

我現在須到衙門裏去了……

——四——
楊珂謹上。

「親愛的，慈善的媽媽！

麗沙非常被歡樂所感動的把你給她的和藹的信給我看了。她實在是值得這個的，因為我便是證人，這甄子全是她獨自繡的，直至最後的一針。已經有幾個星期，我們幾乎沒有和她講過話，有幾次她甚至不會和我們同到劇場去——劇場本是她最喜歡的——祇想在你的命名日預備好。我現在須趕快了，我們要到本城的林中去。

——五——
楊珂。」

『我的親愛的母親！』

你向來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最忠誠的勸告者，現在是這樣的遙遠，正如我回想過去一般。就是今天，我雖然已經成了人，但是立在一個重要的，極有關係的事情前，第一個思想仍是請求你的勸告。

最親愛的母親！事情是這樣的：我想和麗沙結婚了。

我們倆——麗沙和我都同意了，我們已經承認我們都在相愛。但是愛麗沙白有一個緊急的希望，就是舉行訂婚禮，假使你也希望。

你，親愛的母親，不識麗沙，但是我非常的深識她。一句俗話正適合於她：看母親娶媳婦。又美麗，又聰敏，甚至非常的聰敏，又謙和，又守家，又儉省，她完全同她的母親一樣，單為做妻子而被創造出來的——如同她的母親。

你或者對於我的突然的決定要非常驚異的，雖然我已決定了許久。第

一次是，有一天晚上看過戲後麗莎和她的父親在我這裏喝茶。愛麗莎白不能一起來，當他們回家去時，走過我的屋前，麗莎忽然非常的想來看一看。

在皮和煙的氣味混和着的男子的住屋中，忽然夾雜了一種女衣的芬芳，是有一種奇特的感覺的。她好奇的在我的各種傢具中走來走去，驚異我的書和畫，看到幾處有灰的地方，看了看僕人隨後擺好了我們的茶，便安然坐倒在我的搖椅上。

有一種向來不相識的感覺捉住了我，當我一半戲謔一半認真的說：「如何的美麗呀！假使你每晚能坐在這裏！」

她差不多害怕的看了我一看，而且紅了臉。隨後她俯視着喃喃的說：「這在於你自己！」

她的父親笑了，說：「假使你希望，我現在立刻就把她交給你！」

(裘爾克有時很頑皮)

自後過了許久沒有遇到什麼。有一次在一個晚宴後我對她說：「麗沙，假使你有點愛我，使不要這樣和台裁夷先生多跳舞了。」

這一個台裁夷先生，我因他不規矩的強橫，不能容忍他，麗沙回答說：「我不再和……如果你不願意我和別的什麼人，如果你要我完全不跳舞。」

她說這話極其謙順，使我非常的感動。又過了些時，沒有遇到什麼。祇是當我在他們家裏的時候，她總是非常奇突的看着我。有一種親愛的，獻身的，痛苦的什麼在這眼光中。彷彿她不斷的在暗暗自問，彷彿她等待着什麼，或者要說：「我是這樣的好嗎？不嗎？我怎麼做，纔合你的意呢？說罷，命令罷，我依從你！」

有一天她的母親講到麗沙了。這個婦人知道一切，看見一切，聽見一切。

她說：「聽我講，楊珂，你爲什麼使我的小女兒的頭轉向了？你要什麼呢？這種可憐的女孩的確於你沒有什麼好處嗎？」

現在我不得不說了，於是我也就說了。

親愛的，慈善的母親！你現在一切都知道了。祇是還有一點：愛麗沙白的同意不但只係於你同意不同意，還係於你決定來和我們同住不同住哩。

「因爲，」我的未來的岳母想，「我不敢讓你們倆獨住，你們太相愛了。須有一位聰敏的婦人在屋內指導你們一點。」

親愛的母親，寫一封信給麗沙罷，我請求你，要寫得你所能夠寫的那樣和藹美麗。那末我們以後便可行訂婚禮了……

——
六——
楊珂謹上。」

這封信去後，來了後面的一封回信：

『我的親愛的兒！

現在我曉得麗沙又要我們什麼了。她中意了你，她要你了。而且她已經有了你。但是現在她不會走脫了，如直至現在一般，因為這於真的岳母是不合禮的。她的女兒適合做你的妻子，我現在已經有了確證了。爲了這，幾天後我將親自把我的祝福送了來……

你的愛你的母親。』

（註）尊稱之詞，如陛下，殿下，閣下等。

譯者 A. (Frene Herzog) 爲現代匈牙利的小說家。此篇由派那搖鐵 (A. Panajott) 所編的匈牙利小說集 (Hungary Rakontoi) 中譯出。譯者誌。

訪教父去

保加利亞邊林沛林作

春天裏的日子是多麼短呵！像一切神聖的日子一般完了。還沒有什麼新的，還沒有什麼奇特的在鄉村裏發生過呢。總是那同樣的不幸，總是那同樣的痛苦和歡樂。明天是節期了，教堂裏的破鐘在用顫動的聲音警告這罪惡充滿的世界呢。在田野上的農人聽見了這聲音，急急忙忙的在日落之前回家了。在曲折的鄉村的街道上，車子軋軋的響着，農夫們談着話，沉寂和節前的清靜已漸漸上來。人和獸都將休息了。田野將因舒暢的春光一聲不響地煖熱起來，黑色的泥土將容易耕掘黃金般的種子和黃金般的希望將

種在那裏等待果實了。

太陽紅着臉，充了血一般沉了下去，夜了。村尾的泉水旁發出使人起舞的民歌，美麗的姑娘們的笑聲高聲的響着。

各處都平安而且清靜。

只有達拉作夫家裏歡樂地喧鬧着。

兒子斯安夷巧和媳婦楊卡——一個月前娶來的年青的妻子——正在預備長途的旅行：他們要到教父米蘭那裏做客去，走了一整夜，經過三處村莊，明天早晨纔能到那裏。

老年的伯父格拉作親自洗抹車子，預備車內的稻草。

伯母忽而跑到地窖裏，忽而跑到房裏，拿了裝着禮物的花袋，快活而且活潑得像一個姑娘。斯安夷巧穿着新衣，剃過了鬍鬚，打扮得很漂亮，不耐煩地

牽着上了轆的壯年的牛的韁繩，背着老年人偷看打扮得像去結婚的他的年青的妻子楊卡。她和藹的站在旁邊，含羞地提着一隻花酒瓶。

伯父格拉作又試了一試車子，看着他的年青的尙是孩童的斯妥夷巧嚴厲的說：

『眼睛開得大一點，留心，不要闖禍，不然，你們就會走不到……現在去罷！』

斯妥夷巧扯着韁繩，又了一叉手，走了。楊卡親過翁姑的手，也跟着車子走去。兩個老年人陪了一會，祝了福，說了許多叮嚀的話和許多向教父米蘭致敬的話。

車子靜靜的走出了狹窄的街道，便停在村後。他們走進車中，坐柔軟的草氈上，斯妥夷巧鞭着牛，車子便漸漸快了起來，軋軋的響着，對這一對青年說

起話來。

清靜的夜撫愛地圍抱着一切。天上有千萬顆星星像天使的眼睛一般，凝視着下面，眷愛地看着罪惡深滿的大地。圓滿的月亮在山後浮着，甜蜜地笑了一笑，停了片刻，四面略略看了一眼，又靜靜地跟着星星走了，如年青的牧童跟着黑色眼睛的羊羣似的。

哦，對於這樣美麗的夜，楊卡和斯安夷巧已幻想了整整的一天了。兩個人獨自在車子裏，在荒涼的路上，在黑暗和靜寂中！誰還能要求更大的幸福呢，除了這個？

斯安夷巧輕輕的叱着牛，兇狠的揮着鞭子，一手抱住了楊卡的可愛的腰。
『不要這樣，斯安夷巧，被人家看見呢，』楊卡恐懼的說，緊緊的貼住了他。
『我們並不在村內，人家看不見的，』斯安夷巧回答說便去撫摩她的紅

色的嬌嫩的臉。

「啊，上帝，我竟完全沒有想到，我們是在田野上呢！」楊卡微笑着說。

「教父米蘭是一個快活的人，他要像接待王和王后般接待我們的。」斯
| 妥夷巧幻想着，

「他爲我預備了什麼禮物呢……」

「唔，教母一定等待得一夜睡不熟了，倘若她知道我們要來。」

「我們明天早晨出其不意的去見他們，讓他們驚訝一會。」

「那是多麼快活！」楊卡拍着手說。

「教父米蘭是一個愛客的人——他明天要酒多少的酒呵！」斯妥夷巧
| 興奮的說。

「哈，你總是想喝酒！」楊卡和氣的埋怨他說。

「楊卡，你不要這樣的埋怨我，不然我要吻你的頭頸了……」

「哈！你看他……你不害羞……」

「唔！等一等，且看我害羞不害羞罷……」

「不要這樣罷！阿，斯安夷巧成什麼樣子，你把我的頭巾弄皺了……」

「不要做聲……」

「你看他，難道我是應該靜默的嗎……」

車中發出笑和鬨笑的回聲，隨後就開始發出放縱而快活的掙扎聲。

這裏沒有咳嗽的老翁，也沒有偷聽的妒姑。

楊卡的白色的頭巾不復顯現在車外了，斯安夷巧的長鞭輕輕的落下了

一切都靜默着。

少壯的牛兒們安靜而且無管束的站在路上。沒有叱咤的聲音逼促牠們，也沒有長鞭在牠們上面揮動了。牠們就這樣的站着，默想了一會，帶着軛輪倒在地上，淡漠而且甜蜜的咀嚼着東西……

蒼白的月光在天上狡猾的微笑着，喃喃地對頑皮的星星說些什麼。星星狡猾的往下看着，頑皮的雲着眼，長久長久的看着，直至晨光熹微，天空發白的時候。

金色的太陽在東方發着光，懸着，向前送着和暖的光，愛撫着尙靜靜地站在路上的車子。牛兒們休息得滿意了，躺着，咀嚼着。

斯安夷巧一醒來就跳起身，去扯楊卡。

「楊卡，太陽已指中午了……」

楊卡醒了，恐懼的四面望了一望，拍起手來……

於是同心的笑聲狂妄而且放縱的在廣闊的田野中間響了起來……

遇林沛林 (Elin-Pelin) 生於一八七八年，是一個善於描寫鄉村生活的作者提米太伊凡諾夫 (Dimitar Ivanov) 的筆名。這一篇由克萊斯泰儒夫所編的保加利亞

文選中譯出。——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譯者識。

學生

保加利亞盧耐夫斯基作

——供獻給貧苦的學生們——

來。

他站住了。

「等一等罷，你跑到那裏去呀？」

「回家去。」

學生米哈耳彼得羅夫在泰爾哥夫斯卡街上急急地走，一面尋覓着電車。
「米哈耳，米哈耳……米哈耳彼得羅夫！」忽然有誰在他的後面叫了起

「米哈耳！」他的朋友也是一個學生，吃了一驚，扯住了他的衣服。

「我要回家去，放手罷，不然我會趕不上火車呢。喏——我已經有了旅費了……」

這時又趕到了兩個學生，因為第一個人跑得快，所以他們落後了。

「爲了那事情嗎，米哈耳，爲了那事情嗎？」

「唔，米哈耳……」他們都好奇的張大了眼睛。

「爲了那事情……」

「這就是？」

「我已經決定了，餓着肚子是不能在這裏的……」

「對呀，餓着肚子是不能在這裏的，」一個學生承認說。

「那末她呢，米哈耳？你將來把她帶到這裏來嗎？」

「我不知道。」

「那末斯台甫卡呢？她知道這事情嗎？」

「這個我不喜歡，不要談起她罷，諸位！但是我應該走了，不然我會趕不上火車呢。」

「到伐爾那去嗎？呵，你還有一點半鐘可以延宕。」

「諸位，我們送他罷！米哈耳萬歲，一個未來的資本家！」

他們手撫着彼得羅夫的背，穿過維安光街中的稠密的人羣，一起走了。他們走到車站時，時針正指在八點二十五分，離開車的時間還有整整的一點鐘，他們走入食堂，有一個便叫拿啤酒來。

「諸位，米哈耳榮幸，我聽說他有……。」

「但不多，諸位，彼得羅夫和善的回答說。」

「米哈耳，除了到哥爾恩雅奧萊阿維蔡的票價還有多嗎？」

「是的……」

「好，你祇需要買票的錢，以後你步行去也可以的。那末化了罷，當你有錢在手中的時候！啤酒！說話的一面敲着桌子。」

啤酒一次，二次，三次的送來了。彼得羅夫親自叫僮倌增添，

「咳，米哈耳，你已最後的決定了，不嗎？」

「我怎麼能不決定呀？想一想我的境遇罷：我本來須去當三年步兵的，到大學校裏來求學後，第二年甚至連一個生了——也沒有呢……」

「對呀，米哈耳的境遇太不好了。她呢？——她至少有點中你的意罷，米哈耳？」

「中意……是的……」彼得羅夫緩慢地回答說，舉起一隻大杯。

「和斯台甫卡的關係呢？」

「請不要講到這瘋子。」

「然而你是愛她的，米哈……耳，然而……啤酒……斯台甫卡也愛你的。」

「但她又愛別些人。」

「哈，你還不滿意嗎，她愛了你？你爲什麼煩惱呢，她又愛別些人？他們

不是人嗎？」

「不要講到她罷！現在請告訴我，你們對我的事情的意見怎樣呢？」

「我們的意見怎樣嗎？那是何等的實在：你貧窮，本來應該去當三年兵，二年級學生，人家要給你一個有錢的女子，你的年紀已夠大了，你現在是應該接受這錢和……女子的……」

「哈哈！哈哈！」那三個學生都笑了起來。

「這非常的對，米哈耳，庫由姆及夫說的不錯，我和他一樣的意見。」

「我也一樣。爲什麼要久久的等待着呢？或斯台甫卡或蘇菲亞，例如，都是一樣的——無論如何總是女人……我們且喝酒罷不要遲了，第一次的鈴已響過。」

「響過了嗎？讓我走罷，諸位……」

彼得羅夫站起來，付了酒錢，開始數剩餘的錢。

「諸位我少了六十生丁。」

「哈，美麗的事情，我也沒有錢你呢，伊凡諾夫？」

「我有——」第二個學生摸着袋內的錢說，「一共三十五生丁。你找

一找罷，奧夫加羅夫。」

『我有五十生丁，但是是預備買印花的，你知道，我要做呈文……』

『且拏了出來，好讓米哈耳走。你的事情我們以後容易說法。完了：你
不夠六十生丁，現在有八十五生丁了，這二十五生丁你明天早晨好買點心吃。
唔，跑着去罷，米哈耳，只有十分鐘了。』

彼得羅夫買了票，他的朋友們給他選了車室，站在階級上。最後一次鈴
響了。

『別了諸位。』

『別了，米哈耳，願你一路幸福，好的遭遇，而且……：不要忘記我們；我們沒
有這樣的岳父，我們難道就應該餓死……』

同伴們作着學生式的分別，叫着，笑着，有一個甚至于唱了起來。車開時，
公共的「虎臘」聲追着彼得羅夫，彼得羅夫尚在意外搖着帽子。

彼得羅夫在窗子旁站了很久，凝視着黑暗那邊的他的同學。燈火輝煌的車站不久就消失；鐵道兩旁的燈籠發出明亮的光，照着深黑的暗處，但光立刻被黑暗所吞沒，燈籠只像閃閃的點子了。

他忽然想念他的同學起來。從前他爲了自己的困難的境遇，想從他們那裏得到歡娛得到勸告，而他們却毫不注意，反使他討厭。現在他們快活的自由的沒有錢也沒有牽掛的在索斐亞了。他們只想着他們的麵包和他們的自由。而他呢——二十五歲，熱烈地想念着一個比一個可愛的理想，他去了……

他到那裏去呢？

結婚去。

米哈耳彼得羅夫生長在巴爾幹山內，替爾儒伐地方的一個村中。幼時失了父母，賴親戚們的幫助，他在初級中學畢了業，隨後艱苦萬狀的又在高級中學畢了業。他畢業後當過小學教員，但不久就被人家辭退。當人家要他去當三年兵的時候，他這個有剛強的性格而且已受慣貧苦的人便決定入大學了，因為學生時代是可以免去當兵的義務的。賴他殉難似的一種生活法，他才讀完了前二年的功課。他不是一個名人，容易造出生活的道路，容易得到生活的方法。他的過大的謙和又不許他靠有錢的同學們的錢生活，雖然這種錢有許多青年要學容易是常肯拿出來的。他幫助他的同學，教他們功課，但是——這總是偶然的工作，有時使他的生活的方法餘溢，有時又須餓肚子。

困苦的生活逼他走近一種計劃，關於這計劃的完成他已躊躇了許久了。

故鄉的一個最有錢的人有一個女兒，她想把女兒嫁給彼得羅夫。這女子的確在一個比普通高一點的學校裏讀書，但因為被鄉村的環境所包圍，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鄉下人了，雖然她穿着城市式樣的衣服。這個愛光榮的父親對於女兒的終身很慎重，選擇了又選擇。她不是一個美人，但爲了她父親有錢很出名。

人家早已暗地裏談論到彼得羅夫和富翁的女兒可以結婚的事情。她的父親願意彼得羅夫做他的女婿，而且維持他的學費。爲彼得羅夫進行的親戚們現在要他趕快回去，好辦完一切的手續，因為據他們說，還有一個有力的求婚者，這時祇等待着彼得羅夫的最後的決定。所以他們寄了路費給他。彼得羅夫在這種靈魂痛苦的狀態中走到他的同學那裏去，想和他們商量這事情，他們却只是嘲笑他——在他們都是一樣的無論他怎樣決定。

同學們的不注意使彼得羅夫痛苦。但他能強逼他們參與他的靈魂和心的目的嗎？在他們都是一樣的，或他跟在美麗的女學生斯台甫卡後背，或跟在他心中連對她一顆愛的火星也沒有的那有錢的村女的後背。

疲乏而且不樂的彼得羅夫離開了窗邊，貼着角隅，頭靠在車室的板壁上。月亮向火車所由來的方向跑着，牠又白又清潔的如同巴爾幹女郎的面孔，在啞然的四週上放出清寒的光。深沈的靜默被軋軋的車聲所搖動，輪聲和談話聲充滿了車中；平原上發出車輪的回聲，立刻又消滅在遠處。

彼得羅夫的眼睛機械似的朝著月亮，但又如甜蜜地睡熟了一般，他看着自己的靈魂。他觀察而且評論自己：他是自己的裁判官，但又不能有所決定。他看見自己混雜在一大堆奇怪而污穢的毛中，這污穢的毛黏着他的衣服，甚至他的身體。他想去除牠總是徒然，牠彷彿從汲不盡的泉源中而來一般。

……污穢的毛，污穢的毛，污穢的毛……在這苦惱中，在這沒有出路的境遇中，他請求他的同學們的援助，但他們——討厭的人們——他們猶笑着，孩子一般……

『吓，該咀咒的……苦惱呀！』彼得羅夫叫了出來，蹬着腳。

『對不住，先生，但你……』坐在彼得羅夫旁邊的一個旅客聽見他的叫喊，嚇得戰慄了。

『對不住，我請求你，』彼得羅夫難以爲情的說，『我是在深思，而且……』他重又坐下，縮着身子，兩臂又在胸上，凝視着月亮……

火車仍和先前一樣的跑着。

朝晨在哥爾恩雅奧萊呵維蔡催醒了一切，向拿行李的旅客們迎了過來。他們從火車裏拿出來衣服箱子，筐子，孩子，狹窄的車門像在吐着男人，女人，

年青的和年老的一般。階梯上發出叫喊的回聲。

在這一堆人羣中，帶着二十五生丁的學生彼得羅夫已擠了出來。他摸着錢，因為他覺得餓了。

正當他要去買一點食物的時候，忽然有誰拍着他的肩說道：

『你好，彼得羅夫！往那裏去呀？』

『往我的村裏去，』彼得羅夫回答說。

那個問話的和他相識，是他的村莊附近的城裏人。他們在中學校時同他是一個有錢的商人的兒子，現在在他父親所開的店裏做事情。

『唔，彼得羅夫，怕是爲了那事情罷，哈！』他微笑地問，揮着輕飄的手杖。

『爲什麼事情呢，卡柴柯夫君？』彼得羅夫不滿意地問。

『呀！爲什麼嗎……我早已聽見了，而且……你將是你本村奧爾馬那』

的女婿了……但我們且先坐一坐，喝一點東西，不嗎……你？」

「沒有什麼……自然，並非沒有什麼……然而不要提到這事情罷，這沒有什麼趣味……」

「爲什麼呀，彼得羅夫？不，這事情很重大，在你有很大的意義……」

彼得羅夫的眼中顯出一顆微光，見他肯參與他的事情。他喜歡了。他願意聽一聽他的意見。

「真的，奧爾馬那是一個富翁，他的女兒也有一點美麗。你如別人一般的需要金錢，你就拿了他的錢，再去讀書罷……那時你纔會明白，真的求學是一回什麼樣的事情。爲了求學，我曾到德國去過，在那邊過了兩年，我甚至有兩個月沒有在大學校裏，但是——對於生活我享受得夠了。」

彼得羅夫聽着他的同學，但他的面上表示出顯然的不滿意。他不滿意

他的意見。他希望他的同學依着道德的觀點去批評這問題，那知他却只計算着金錢，把他當做買賣的問題：『拿他的錢——不要別的！——問題就解決了！』

『唔，彼得羅夫，我的話不對嗎？』

『是的，但不完全……』

『爲什麼呢？』

『這就是你忘記了那最重大的事情！』

『那愛麼？愛嗎？』

『愛，自然……』

『你思量着你不愛她，這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嗎？』

『是的，就是這樣。』

『這雖然重大，最重大，然而這沒有關係。』

倘若你不愛她，你再去愛你所

喜歡的女人，會有什麼妨碍呢？呵，彼得羅夫，「愛」這個名詞已經舊了，沒有價值了……和所愛的女人結婚——哈哈，！要是應該這樣，那我和你及其他的人——我們都應該只圍繞着幾個美人，甚至也許連眼光也不肯幸視我們的美人了。結婚罷，倘若你需要結婚；你不妨仍尊敬那「愛」的……」

「不要講了罷，你批評這問題太新奇了。」

「一點也不，我的親愛的彼得羅夫，你且稍微想一想，你就相信了……再會罷，火車就要開了，我要到伐爾那去呢。但你不要失了這機會……再會。」

「再會，」彼得羅夫回答說，憂鬱的微笑顯現在他的唇上了。

「真奇怪，」彼得羅夫想，「他也——一樣容易地解決了這問題，正如我的同學們一般。這在他們只是一種愉樂，而在我却是一種在地獄裏似的苦惱。」

火車漸漸緩慢地移動，過了一會便在彼得羅夫的眼前飛去。他看着明亮的鐵軌，對着這鐵軌的平滑，他覺得他靈魂中的紊亂愈加苦惱了。

彼得羅夫在他的故鄉的地上走着。這鄉村像窠巢一般，人人喜歡，尤其是巴爾幹的居民。山景比野景美麗，牠時刻變化。平地也美麗，倘若廣的，便一望無際。在山中，在每一角隅裏，生活沸騰着。

高大的毛櫟樹林後就是他的鄉村，使他凝視。他的目光用力的向黑暗的小路口望着，他年幼時是常在那裏奔跑的。穿過狹窄的毛櫟樹幹的空隙，西邊露出清潔的，晴朗的天空，使他的精神練強的那些山谷和山崗現在靜靜地躺在他的眼前了。毛櫟樹林中的溪水清徹的，噴着沫，仍發出他幼時所聽見的甜蜜的歌。一看見故鄉，情感立刻在他的靈魂中沸騰，把一路上磨難他

的紊亂的思想壓下了。森林的新鮮使他的疲倦的機能敏活，森林的偉大使他的靈魂堅強了。

彼得羅夫走到樹林旁，不知不覺地愈加走得快起來。但忽然有誰叫喚他，他站住了。他回轉頭去看，後面跟來了一個本村人。

『太快了，學生，太快了！』那鄉人對他說。他有一點老，瘦削，面容聰敏。

『哦，你好！你從索斐亞來的罷？不嗎？』

『是的，從那裏來的，鐵呂豐公公。』

『從索斐亞來的嗎，哈？怕是爲了那事情罷？真是好運氣……』

『爲什麼事情呢，鐵呂豐公公？』

『呀，還用問嗎？難道不……你……自然就是……奧爾馬那的女婿了』

……村裏的人都當這是完結了的事情了，你呢？你遇到了好機會了，孩子：真

的好機會，錢……不要失掉這機會罷，米哈耳學生娶了她，畢了業，有了錢，不受什麼擾亂，自由地生活着，至少也好讓你們青年改善這個該咀咒的，紊亂的國家……」

「這怎麼知道，誰知道的呢，公公？」

「呀，孩子呀！你想怎樣……你想取笑我嗎？」

在鄉裏，人人都談到你，人

人都已稱你爲奧爾馬那的女婿了……怎麼，你覺得欺侮了你嗎？誰能叫我

不贊成……！獨養女，許多土田……接受罷，孩子，而且趕緊罷，因爲好井是最

不能久藏好水的呢。

這樣說着，那鄉人就丟下彼得羅夫走了。

彼得羅夫站在水晶一般亮的

噴沫的流水旁休息了一會。

「這個人也是同等價值的花，」他想，當他看不見那鄉人的時候。「奇

怪，真是奇怪的事情！彷彿祇有我一個人是頭腦昏亂，沒有一定的道路一般！他們計算得這樣容易，好像他們買了米，計算牠值一百格蘭姆那樣快。那裏有金錢，有年青的或好或壞的女人，倘若你不中意她，你可以再愛你所歡喜的女人去等等。我的同學們計算的還要直截了當：「結婚，結了婚就有錢了」……出路呀！呵，我要一條出路，好讓我思量，照這個鄉人的態度，還是什麼也不管，照我的同學們的意見呢……」

彼得羅夫的記憶中顯出了一個美麗的女生，她同情於他，他對她也不會隱藏自己的情感。但他拋棄了她，甚至沒有和她作別就和富翁的女兒結婚去了。這個女人，他雖然很熟識；然而他一點也沒有愛她。他勇敢的，有精神的青年，平常什麼事情都在他的同學之上的，現在昏亂的落在網中了。這網，只要他一用力本來就可以撕破的，真是見鬼，不知怎的他脫身不掉了。

他的平靜又漸漸消失，渾沌又在他腦中上升，「自然」在他不復可愛了。

昏暗的光在清徹的流水中盪漾，彼得羅夫俯視着，又想着別人的性格：解
決腦和心，責任和利益的爭辯是這樣的容易。他覺得他們的道路又明坦，又
一定。他們的路上沒有枝節，他們的靈魂中彷彿沒有像在他靈魂中交戰着
的那些相反的力。他們的情感和思想在他看起來似乎是淺浮的，他們的困
苦似乎並不苦惱。而在他，他的靈魂彷彿綁在十字架上一般……這時，他的
深思忽然被一種鼓聲驅走了。他注意地細聽，在村莊的那邊的確有誰在敲
鼓。他轉過頭去，不耐煩的等待着那敲鼓的人。

他看見遠處樹林中間有一個穿着城市樣式的衣服的男子，肩上掛着一
個鼓。那男子每走一步按着節拍敲一下鼓。

奧爾干！

「那……那……」他竭力的望了過去，等着說「那是蓋奧爾干！呵，蓋

奧爾干！」
那個敲鼓的身材矮小，皮膚棕色，黑色的頭髮，瘦削的面孔，離他約二十步站住了。

「你……米哈……米哈耳……我的米哈耳！
虎拉！我的米哈耳萬歲！

虎拉，虎拉拉拉！

他立刻跑了過來，用力敲着鼓，唱道：

「馬利蔡河起着泡，水染成了血色，

傷痛的寡婦悲嘆而且哭泣了，

前進呀！前進呀！——和我們的米哈耳！

阿你，米哈耳，親愛的米哈耳，阿你，我的學生，我的學生……米哈耳，真的是你嗎？

彼得羅夫站着，一直笑到兩耳旁，爲了這個莊嚴的相遇，最後又觀察着感動得微顫的蓋奧爾干。

蓋奧爾干是人家稱爲「保加利亞遊民」的那種國民之一。他們的確是一種很有趣的民族。他們有發光的棕色的皮膚，閃爍的眼睛，活潑的氣質，在他們有力的語氣上猶其可以覺察出。雖然他們羞慚這「遊民」的名字，但也深知他們的由來是可疑的。

蓋奧爾干也屬於那一種民族。他年青時是某城裏的一個鉛匠，但沒有進益。他丟棄了這職業，這一村那一村的來去，忽而給人家種田，忽而給人家管田，忽而唱新聞。彼得羅夫的父亲尚在世，家况整齊的時候，蓋奧爾干在他的家裏住了六年。他年青時是米哈耳時刻不離的全伴。雖然他是一個僕

人，在一家中他却是第一個顧問。人人都愛他。但是當米哈耳的父親事業失敗後，他開始責罵，有時甚至敲打那個熱烈地愛他的遊民了。最苦惱的時候還是怒氣沖沖的父親輕蔑地稱他爲「遊民」的時候，這撕忠實的僕人的心，使青年的米哈耳更煩惱。最後，分離的時候來到了。平日得到他的愛撫比得到他父親的還多的米哈耳現在含着淚和他作別了。那時他答應蓋奧爾干，將永久的記念着他。米哈耳雖然尙年青，他却不肯對僕人的和善的愛無所報酬。他在初級中學當學生時就教他讀書，寫字，講他書上的故事給他聽，熱烈地愛着他了。

蓋奧爾干走後一年，米哈耳的唯一的妹妹死了，第二年他的父親又死了。家產都被債主分去，米哈耳像蓋奧爾干一般的孤獨了，在這個世界上。這同一的命運又使他們更相愛起來。米哈耳後來求學去，蓋奧爾干仍在村中唱

新聞。

蓋奧爾干親手做了一個大鼓，他敲着鼓唱新聞給鄉人聽。人家結婚時，他也帶着鼓去敲。人家譏笑地激他時，他回答說：

『我是一個遊民，我喜歡多說話。沒有誰和我談話時，我就和我的鼓談話。』

他很喜歡他的粗糙的樂器，也許就是因了他的聲音洪大的緣故罷，他對這聲音是表示滿意的。除唱新聞外，他又喜歡敘述他所知道的一切的事情。

米哈耳進高級中學校時，他們的友誼沒有斷絕。米哈耳對蓋奧爾干不是因為他是自己家裏的僕人，却是爲了他的淨潔的靈魂。米哈耳仍教他寫讀，讚美他的驚人的嗜好，同時又滿意，覺得他本村中竟有一個人努力想嘗試甜蜜的科學的滋味。那時他們有規律的通着信，米哈耳常得到他老友所贈

送的金錢。

過了儘久的分離，現在一見面，他們都啞了似的站住了。蓋奧爾干外表尙看不出有什麼改變，米哈耳則已夠進步了。柔軟的栗色的，微稀的鬚髭已裝飾在他的臉上，長的頭髮已蜿蜒到他的明亮的額上，只有他的活潑的眼睛尙和他年幼時一般的和氣，閃閃地望着。

『但是，學生……你改變得驚人呀！』

『你仍拿着鼓……』

『對的，仍拿着鼓，米哈耳。我用牠在人們的頭上發出聲響來，叫他們省醒，我依然如從前似的常常講故事給他們聽呢，哈！』

『你仍在鄉裏唱新聞嗎？』

『當然。非常好的職業，不嗎，米哈耳？唱新聞給人們聽……多謝，重要』

的是，我可以獲得麵包。你呢，米哈耳？你已經是一個科學家了，不嗎？
亞的大教師……哦，你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教師了，米哈耳，什麼樣的教師了
呀！……」

過了一回，彼得羅夫改變了面色了，他似乎有滿腔的心事。

「但是米哈耳，你有什麼事情呀？有什麼在磨難你罷。你……唔，米哈耳？」

彼得羅夫沉下眼臉，想掩遮顯現在他眼中的弱點。這時他記起了從前會熱烈地戀慕着自由，而且曾對蓋奧爾干說過，立刻就覺得慚愧了。他不得不將磨難他的問題對蓋奧爾干講了。

「咳，蓋奧爾干，生活真艱苦呵……」

「該咀咒的生活！蓋奧爾干叫了起來，用全力敲着鼓，坐倒在彼得羅夫

的旁邊。

「真是，困苦的境遇呢，蓋奧爾干。人家本已命我去當三年兵。我要是不求學，我是必須入伍去的。我已嘗到了科學的滋味，我不願丟棄牠。但是……我連一個破銅錢也無處去拿，怎樣再繼續下去呢？」

「阿哈……現在我明白了。你是來娶奧爾馬那的女兒來的了。」

蓋奧爾干頭垂在鼓上，睜着眼睛望着遠處。彼得羅夫注視着他。過了儘久的間斷，蓋奧爾干纔轉過身去對他的朋友說道：

「唔，當學生需要非常多的錢嗎？但我不懂得，也許是你忘記了罷，也許你已饒恕了奧爾馬那罷，也許人家引誘着你罷……用了女兒。也許你中意她罷……」

「我一點也不中意她，不……」

「勇敢呀，米哈耳，勇敢呀！這些相似的事情是不會叫你中意的。」

蓋奧爾干又熱烈地敲了一次鼓，繼續着說道：

「你爲什麼要使你的青春模糊呢，米哈耳？你，一個有價值的人，爲什麼俯首在鄉間掠奪者奧爾馬那和那種女子的面前呢？」

「這個我知道，蓋奧爾干，但是……不這樣我的才能將失掉了。我將永遠脫離求學去當兵了……」

「爲了求學……」蓋奧爾干對自己說，搖着頭，「不幸的孩子！祇爲了求學，他就想使自己的生命模糊了！爲了求學我的上帝……爲什麼呢？難道祇有求學纔能使人做一個好人嗎？難道沒有知識的人不能夠做一個好人嗎？阿，米哈耳，你沒有欺騙你自己罷！想一想呀！」

「蓋奧爾干……」

「咳，米哈耳，怎樣纔能把一切都告訴你呢，怎樣……」

彼得羅夫低着頭，沒有看着蓋奧爾干。過了儘久的間斷後，他抬起頭來對他說道：

「但是你，蓋奧爾干……」

「我是一個遊民。」

「你的生活是整齊的。」

「這是我自己使我整齊的。我好像是一個王。你明白嗎？——王呢！」

蓋奧爾干又敲了一下鼓，在這個記號時，兩個人的眼光交換了。

「米哈耳，你知道做自己的主人翁是怎樣的嗎？那樣的簡單，貧窮，

但——蓋奧爾干的聲音低了，『有潔白的良心。』

他們又交換了一次眼光，於是彼得羅夫說道：

「那末，照你的意見，我應該丟開求學去當兵嗎？」

「不，米哈耳，不。」蓋奧爾干插入說，「仍去求學罷。」

像你的人不常有：

你是一個孤兒，但因此你就屬於全世界了。你是一個謹慎而且誠實的孩子，

你必須畢了業，你以後好去教人家。人們需要很多的教師，沒有教師，人們是

要成爲無用的人的。因此，我的米哈耳，且去求學罷。貧窮萬苦的如直至現

在一般，再帶着辛勞和希望繼續下去，試爲一個英雄，做一個真正的人罷。且

去罷，我現在……」

蓋奧爾干的話間斷了，當彼得羅夫疑問似的看着他的時候。

「你爲什麼疑問似的看着我呀？我得到一千五百格羅肖，我只……用

五百格羅肖……」

「蓋奧爾干，你……你……？」

「是的，是的。我爲誰節省着呢？我沒有一個親人。難道你不能當我的……兒子嗎？例如，我從前也有過兩個兒子，但是他們都死了，我的妻也死了。還爲誰呢？我最熱烈地愛你，米哈耳！」

蓋奧爾干的眼睛潤濕了。他含着淚又繼續地說道：

「是的，米哈耳，去罷……到索斐亞去，丟開奧爾馬那和他的愚蠢的女兒。丟開他的金錢，那金錢是窮人的血汗的結晶。他們是有錢的人家，他們是不會再教育你的。窮人們正非常的需要你……去罷——我助你五百至七百的格羅肖——甚至統統拿了去罷。我自己，人家會供養的，我可以在寫字房裏過夜。因什麼我需要金錢呢？」

彼得羅夫失了魂似的聽着蓋奧爾干，不知道怎樣纔能打斷他的話，這話使他痛苦。他非常的興奮，甚至感覺到受了侮辱了，被從前家裏的僕人的幾

句簡單的話刺激得。然而他又覺得沒有話可以反對。

蓋奧爾干沒有注意他的神情，仍繼續着說道：

「在我是多麼的幸福，如其我可以幫助你……呵！米哈耳，你不會明白，

我將覺得我是如何的幸福的。你有時可以寫信給我……阿，我將盡我的力

量誦讀你的信……你親手所寫的，你所著作的信……將來有一次，你如有了

職務，倘若沒有忘記我，那時就帶我到索斐亞和別的繁盛的地方去，讓我也看

看別種的設備，讓我看過後，我就可以死了……但是，米哈耳，你已答應了奧爾

馬那或他的女兒嗎？」

「沒有。」

「那末，倘若你願意，你可以拋棄的，是不是？」

「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我願意。」

「哈，你應該這樣的，拋棄罷，米哈耳，忘記那些引誘你的錢財。不要躊躇。一定不易的決定。你就極容易的解決了這問題了。」

兩個人都靜默了。蓋奧爾干肩上掛着鼓，兩腳伸在旁邊，臉上發着光，看着彼得羅夫。彼得羅夫兩手叉在膝上，偏着頭坐着。

「唔，米哈耳，現在……我須到那邊的村裏去了，因為黃昏已上來。你到你的村裏去，是不是？」

「那邊去，自然，」彼得羅夫嘎聲回答說。

「你到你的叔父母那裏去嗎？」

「我還沒有決定。」

「現在去罷，我今晚找你去，我們再談論，你再講一點什麼給我聽，你已許久沒有和我通消息了。」

這兩個老朋友希望着再見，沒有作別就分開了。蓋奧爾干漸漸隱沒在

高大的橡樹林中，敲起鼓來。彼得羅夫望了他一會，便向村裏去了。

晚間，當蓋奧爾干從那邊的村裏出來時，人家要他唱一點新聞，直至夜深。

因此他遲到第二天的清晨纔去看彼得羅夫。

他到彼得羅夫的叔叔家裏時，沒有遇見他。彼得羅夫已離開村中了。

（註）這是俄佐夫傲的保加利亞國歌的一節，蓋奧爾干這裏用「和我們的米哈耳」

代替了「和我們的大將」，表示他的快樂。

盧耐夫斯基(Sr. Runevski)生於一八七九年，一九一七年死。以所作「我們這班

人」短篇小說集聞名。這篇由克萊斯泰爾夫(Ivan H. Krestanov)君所編的

「保加利亞文選」(Bulgaria Anthologia)中譯出。譯者識。

海濱別墅

保加利亞斯太馬安夫著

太陽正在往下落，當他們向花園進去的時候。

「愛人呵，告訴我，有比愛情更強，更美的什麼嗎？沒有了，是不是？其他種種，都是瑣屑的，沒有價值的罷了……」

「有的，我愛……有的……」

「那是什麼呢？」

「是你林娜……你……你比愛情的本身更強，更美……」

她欣幸了，將頭藏在他的胸上。

「還有一件比愛情更強的東西，」他對着她的耳朵，輕輕的說。

「什麼……？」

「金錢。」

「亞力山大，你怎麼不怕罪過，這樣的說呢！你……！」

他親了一個嘴，阻住了她的異議。

「這關係於全世界，不關係你和我。」

「什麼時候，亞力山大，我們到你的別墅裏去呢？」

「我們的別墅！」

「我們的別墅，」她重複的說，「什麼時候呢？」

「若是你願意——明天。」

「好——明天。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海。大概那是一幅極美

麗的圖畫。一點大，還是很大呢？」

「不會比我們的愛情大。」

太陽隱沒在地平線下。他們相互的倚靠着停止談話了。

* * *

海。從海岸起遠遠的往上展露出園圍，園的中央，高聳的有洋臺的別墅全沉沒在樹木中。周圍都是花壇，以五色繽紛的石子鋪成廣大的路。

從別墅內出來了林娜和亞力山大。

她狂喜得，欣幸得走一步停一步。

「我的上帝！這裏多麼美呀……哦，這看不盡的花壇上的花呵——白的……綠的……紅的……正如一條長帶哪。呵，亞力山大！這是我們的如意花……」

她走了。然而走了幾步又停住了。……

「來……來在這裏看那海……好畫片！這種種都是你的嗎？我們的嗎？哦，那邊……那所雅緻的小屋如菓糖箱一般……那也是我們的嗎？前面……山崗……叢林……那些也是我們的嗎？」

「是的，這種種都是我們的。」

「你知道嗎，愛人，我的頭因幸福而醉了，」她輕輕的說，靠向他的胸上。

「這不是夢罷？」

「幸福本來常是夢——即使享受着哪。」

她愛戀的將他挽在臂下，又往前走了。

他們走進了一所植林場，蓋着地氈般柔軟的草，圍着又高又密的樹，樹枝交叉着如弧形的門。場的一隅有一人造的窟洞，洞內牆上有許多鏡子。路

口有着地的大圓桌和幾把椅子上面有幾盞電燈，海從樹木的縫中窺視着，海水輕揚的波盪着，彷彿準備到某處漫游去似的。

亞力山大和林娜便在桌旁坐下，對着海。

海波一陣一陣的向岸邊擁來，回去了，更急了，一會兒又被巖石撞散了。

林娜目不轉睛的望着海。潺潺的水聲對她暗指着一種新的，生疏的，不能達到的事情。

『亞力山大，那海也是我們的嗎？』

『那不屬於誰。』

她靜默了。似乎受辱似的，因為海不是他們的。

亞力山大靠着桌子，不動的坐着。他的面上露出嚴肅的神情。過了一會，林娜看出了。

「愛人呵，什麼事情？爲什麼你忽然變成煩悶了？在這裏，在這堪驚的園內，對着這風景，傍着這海……傍着我——你正深思似的。什麼事呢？」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你甚至連看也不願看我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或許，亞力山大，這海這地方使你回憶到一些煩悶的事情了嗎……？」

「不是煩悶，是駭人的事情……！」

林娜從椅子上跳下來，走近他。

「不要觸我，」他嚴厲的說。

她失色了。

「亞力山大，你駭死我了，畢竟什麼事情呢？」

「一種可怕的事情。我要告訴你，這堪驚的風景，就要給你一種墓地的

氣味了。」

「我的上帝呀！我一點也不明白呢。請告訴我，那是什麼罷！你瞞着我，但我願意……我應該知道……」

她在他的面前屈倒膝，想去拉他的手。

「不要觸着罪人！」

她站了起來，彷彿被誰刺了一針似的。

「罪人！」

「是的！殺人的人……」

「你說什麼？你好像病了。」

「比你有時還健康。請坐下聽我講罷。我知道，我今天要失去你——要失去一切的——然而我不能緘默了。在城裏，我可以保守這秘密，但在這裏

——我沒有力量。當我一走進這些地方的時候，駭人的幽靈便追着我了。在每朵花內，我看見他的深思的眼睛。站在我面前的樹，株株像他的陰暗的形象。在海波中，時時露出他的頭和兇惡的額角……不要打斷我的話……當我說完時，你可以離開了。我的父親已死，我現在承受着他的財產——你是知道的。現在一切都是我的——別墅，園圍，城中的屋子，和工場，一切都是我的。我向來沒有對你說，我有一個哥哥。本來承受我父親財產的應該是他，因為當他在時，我已用盡了我自己的一份錢了。但是竟出了這樣的事：我的哥哥死在我父親之前……」

『那是上帝的意思』

『上帝的意思？你為什麼不問，他為什麼死的呢？』

『為什麼？』

「你問了！難道你不能推測嗎？……或者你不信罷？……是我殺死的！

……是我毒死的呢！……呵……那邊……他坐在你的椅子上，我們吃晚飯的時候

他還愉快的和我談話，但是忽然他說他疼痛。他去躺——便躺了不再起來

了。你現在明白怎樣，這一切都變了是我的了。沒有誰看破這事情——今

天除了我祇有你知道。我說完了。我知道殺人的人是不值得你的愛情的。

你是自由的，甚至於你如願意，我可以報告警察。失了你——其餘的於我都

是沒有價值了。」

他默靜了，將頭支在手上。

她大膽的走近他。

「你叫我離開……你是趕我走……但是我不離開你。是罪人……殺

人的人……也許……我不知道……即使你是那種人——這不過於社會上

……於法律……於你的哥哥罷了……——於我則否。這於我是不能令人相信的駭人的童話。死者的幽靈不會再站在我們中間的。現在已拋棄你了，你當改過的時候。永不！永不！……自這次懺悔以後，我還要更狂熱的愛你，——因為你是無窮的不幸了。你真苦！我願意我們一起受苦。你已將你的秘密信托了我——我願做你的同伴。這秘密將永久的將我們連結住，愛情將窒息了一切。亞力山大，請看我罷，你於我仍如先前的清潔呢。願死人們平安罷。我們給他立一個紀念碑……以代暗禱……那幽靈便不會追你了……請看我……對我說，你用那一隻手撒下毒藥……用右手嗎……是嗎？……給我親一親……於全世界，這也許是有罪的——於我，這是一隻手，是引我到一生的幸福去的手。最後，在這裏你如不能安靜——我們就把什麼都賣掉，到外國去。祇請你知道——在這幾分鐘內，我更覺得我是你的了。

這就是說，你現在有我的愛情的必要。愛人呀……」她舉起他的頭，熱烈的將自己的嘴唇黏向他的嘴唇。

「現在——過去的事情都忘記了。我們走罷——這些地方也使我厭煩了。」

亞力山大站了起來，她將他挽在臂下，向別墅去了。

「請聽我講，我的親愛的女友，你真的能愛殺人的人嗎？」

「不要說了！就是一個字也不要說到這事了。一切都已和你哥哥一般的死掉了。」

過了一會，他的面孔發光了，輕柔的微笑閃躍在他的唇上。

林娜傷心的放了他的手。忽然一陣狂笑充滿了園子。

「哈！……哈！……哈！……哈！……哈！……哈！……你怎樣說呢，愛人？」

她以為他瘋了。

「你怎樣說呢？……哈？……我取笑得不好嗎？……你相信了？……」

林娜注視着他。

「這是什麼意思呀？」

「這就是說我演了一幕喜劇……我滿意了，因為我是已證明你怎樣的

愛我之深了……」

「喜劇！為什麼？」

「這是……空想……偶然的念頭……」

「你以前沒有什麼兄弟嗎？」

「怎麼沒有——我現在還有。他現在在外國。我剛纔對你撒謊是關

於別的事情，我騙你說這種種都是我的……其實這是屬於我的兄弟的。你

會饒恕我那種無罪的謊話罷……饒恕殺人的人——一定也會饒恕說謊話的人的！……你不會因別墅不是我們，便不愛我的罷……不嗎，愛人……」

這時候，從對面走來了別墅的管理人——他在亞力山大的旁邊停住，向他的耳內說了幾句什麼。

「林娜，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須等一分鐘罷。請到別墅裏去——我實在……立刻就來。」

他跟在管理人的後面走了。

半點鐘後，亞力山大在別墅裏了。林娜不在那邊。他往每間房子內尋

找——什麼地方也沒有她。他走入花園，走遍花徑——沒有她。在園圍內，在植林場內——也沒有。他開始呼喚——沒有一聲回答。只有回聲惡狠狠的重複她的名字。他走到海邊，沒有誰。海波不注意的撫玩着沙岸，恐

怖的思想穿過了他的頭腦。「不！不！不至於如此……但是她在什麼地方呢？」

被兇惡的預感所衝動——他便急忙忙的向別墅走去找女僕——找不到一個。他又向前走——路上遇着了一個園丁。

「聽我說，」他問，聲音震顫着，「你沒有看見那一位女士嗎？」

「女士？他從這裏走過，向隄上去了。」

「向隄上去了？她沒有回來嗎？」

「沒有。」

「她沒有說什麼嗎？」

「她問我，這別墅是誰的。」

「她問你這別墅是誰的嗎？你怎樣回答她？」

「我說現在屬於你兄弟。」

花園園丁，別墅園圍——一切都在亞力山大的眼前陰暗了。他不自主的走向隄上。

又長又平又光的路。

林娜不在——只有遠遠的地方隱約的現着一顆細小的黑點。漸漸，那黑點也在地平綫上消失了。

「完了！」他低聲的說，「又是一個活死人！」

如機器似的他走了回來。

他經過別墅，花園，走進植林場，靠近窟洞，便在桌旁坐下。

海在他的前面冷淡的遊玩着，彷彿認識他似的。

他的目光安靜的隨着波浪，他的思想飛往堤上的遠處，追那隱沒的——

親愛的人去了。

他相信將來有再找到她的一天……過了一些時候——是的，又可以找到的。但是現在——他是非常的病了——林娜將他的一部分的靈魂扯去了。有一天，一切都曾過去的——但是在這幾分鐘裏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如真的殺了自己的兄弟——他便不會像現在這樣的受苦之深了。

這篇與後面的墓地都由克萊斯太儒夫所編譯的現代小說集 (Nimcempaj Rakour-

soj) 中譯出。斯太馬妥夫 (Georgi P. Stamatov) 生於一八六九年。克萊斯太

儒夫在序文中云：

「斯太馬妥夫在現代保加利亞的美文學家中居特殊的地位，他的小說的形式極爲人所愛。其數見各處的最好的小說已在一九〇五年出單行本，……最近著作更多，

我（克萊斯太爾夫君自稱）所譯的即其中最著名的幾篇。

『他是一位諷刺的美文學家，他的小說中對於生活的諷刺，構成了精粹的容貌。他深入他的作品中英雄的靈魂裏，不是想對我們掩飾，却是要捉住畸形的一邊和可惡的道德，暴露出來，用他的無情的酷嘲與冷笑，譏刺地攻擊牠。他的小說以心理的實驗比生活的描寫爲多。……他的小說的目的是在圖解某一思想，論證某一問

題。』——譯者附誌。

墓地

保加利亞斯太馬妥夫著

「娜塔雅，你記得你的許諾嗎？」

「我記得。你無須以此恐嚇我。你應該知道：那原是我自己提議的。」

「我知道。我要你到那邊去完成。」

「好。雖然，我老實對你說，你的固執於我有點侮辱。」

「可以使我安靜的不是侮辱。」

「你可以安靜了嗎？但是在那邊，我也可以騙你的呢！」

「不見得。有些時候，膽大的靈魂也會起恐怖的……你穿什麼外衣？」

「但是，我們今天去嗎？」

「是的。怎樣？」

「沒有什麼，我只覺天氣有點靠不住。」

「天氣是很好的……是你自己靠不住。」

「我！？你不瞭解我……」

「到了那邊，我便瞭解你了……不要穿這件外衣；這於墓地不合宜。」

「相反的。牠有牠自己的意義。」

「牠很無罪……」

「我自己就是那樣。」

「我們看着罷……」

她沒有回答，只給他一眼輕蔑的目光。

過了不久，他們便出了屋子，雇了一輛馬車。

他們到了墓地，向內走去。他們穿過死人的貴族的城區。到處都華美。那些感激不盡的繼承人用偉大的紀念碑和沉重的大理石板永葬了死人——免得他們從墳墓裏起來。新鮮的花，燃着的聖燈，多影的樹，樹下的鐵椅，如生時一般的安適。再過去便是崎嶇的小路，凸凹的，沒有十字架，幾乎隱埋的墳墓。

他們在一個墳墓的柵欄旁停住了。欄內有一個木頭的十字架，和一張平常的板凳。好些大楷的墓誌已半爲雨淋去。十字架旁有一株小樹，樹枝已和種牠的人的眼淚一同乾了。

他們走入了柵欄，

娜塔雅虔誠的站住在十字架旁。她的小孩時代全通通了她的記憶，如

夢一般，如誰讀過，講過的什麼一般。她已記不起那親愛的故去的人的面貌，也記不起他的撫愛之一了。她覺得自己這樣的不幸，爲親愛的人所捨棄，爲陌生的人所包圍！就是站在她的旁邊，愛她的人，在這數分鐘內也距她很遠了。他正目不轉睛的看着她。她向來沒有對他打扮得這樣美麗。外衣適合她的神情，又適合那地方。一種純潔的天真的神氣露在她的安靜而煩惱的面上和往下直視的目光中。

她跪倒了。由她的眼臉上湧出兩顆光明的眼淚落向地上。

但在這沉寂的墓地裏，他的思想又不自主的想到那擾攘的城裏了——她的無罪的受苦的面孔，在他的面前，顯出了別樣的容貌和別樣的目光。在他看起來，似乎她現在又想出了一個躲避這可怖的誓言的方法。他決定監視這輕浮的，反覆無常的靈魂，監視這樣濃厚的，使人悲傷的靈魂。

他要將她的假面具撕得粉碎。

在那邊，在城裏，空氣爲永久的喜劇的毒所迷漫了。一切都是虛偽。人們都在全世界前，甚至在孤獨的時候，假模假樣的生活着，在那最沉寂的寢室內，他們都會隨便的撒謊。但是在這裏，在這死的眼前，在這『不識』的面前，在這『永遠』的面前，難道那撒謊的舌頭不會結冰嗎？

娜塔雅屈了膝，不動地跪在墓旁。

「愛人！」他低聲的說。

「什麼呢，我愛？」

「你知道的，」她輕輕的說，幾乎聽不見了。他覺得自己的聲音顫動着。

「你真兇呵！」她說，「難道你不覺得你的希望是侮辱的……：褻瀆的嗎？……」

『不！如其你願意我們幸福……我一切都要知道……無論什麼，我一切都要知道。有了秘密，我便不能生活……當最恐怖的秘密不成爲秘密的時候，便失去了恐怖了。我不怕真實，我怕說謊。』

她不願的向他轉過臉去，一種兇惡的目光閃爍在他的眼內。
娜塔雅發抖了。

『你要我什麼呀？……』

『要真實，不要別的。』

『你這種說法，似乎在等待我可怕的懺悔了！』

『一樣的，如果那是真實。』記着罷，娜塔雅，還沒有誰拿出憑據給我們看過，說地上沒有靈怪呢。這有誰知道！也許，當你說出謊話的第一字的時候，你父親的靈魂便在你的面前出現了呢。』

「愛人！你真的不相信我嗎？」

「不相信。」

「然而，我如發了誓，你相信我了，你安靜了嗎？而且再不會懷疑我了嗎？」

「是的，我一切都忘記了……我寬恕……」

「沒有什麼可以寬恕……」

他們靜默了一會。

「如其我不發誓呢？」

「你一定會發誓的……」

「或者我竟說出一種可怕的事呢？你忍得住嗎？」

「我一切都忍得住。但是這種話，你也說得夠了。」

「最後，對你說罷，我在這裏也會對你說謊的。」

「說罷！但是在這裏不要忘記：你是女人，你怕死，怕死人，怕上帝，怕鬼……」

「愛人！你真是一個孩子。縱使我發了百萬的誓，你那時還是不相信我的。那一個男子相信女子呢？」

「娜塔雅！你不願意發誓嗎？」

「我沒有這樣說。」

「那末你就重覆着我的話：『我發誓……』」他的面色嚴厲，聲音如發命令一般。

娜塔雅面色青白了，沒有說話。

「爲什麼你靜默了呢？」

她的兩唇動了一動，但是沒有說什麼。

『娜塔雅，你如不發誓，我便走了……永久……』

斷斷續續的聲調在她的舌上抖顫着。

『我不能！這是兇惡的……你苦難我……對我是不好的……我們還是離開這裏罷……』

他走近她。

地
她。

沒有看，她便覺得他的目光正對着自己……那目光如炭一般的燃燒着

『我們走！？你想走了……重新……永遠……我須知道你靈魂中藏着的秘密……永不……夠了……你必須對我說……』

『你如決定我有或種秘密，你一定知道……就請說罷……』

『我說了出來，那便沒有寬恕，沒有憐憫……』

「寬恕……憐憫……」她輕蔑似的重複着說，在他的面前站了起來；她傲慢的抬起了頭，直視着他的眼睛。她忘記了自己在墓地裏，忘記了一切。這時，她覺得自己祇是一個女人，一個羸弱的，無援的，孤立的女人。她看不見自己的面前有什麼——除了兇暴的男子的強力預備將她釘在十字架上，預備將她踏入泥中，又無情的用權力……或用寬大，直虐待她到這墳墓的旁邊。她知道這是生和死之戰了。

「秘密……」娜塔雅兇惡的說，「我什麼秘密也沒有……秘密祇在你的病態的想像中……你以前關於誰沒有嫉妒我？你什麼事情沒有懷疑我？你曾有一分鐘時間相信過我嗎……我一切都原諒了你……但是你竟肆無忌憚了。你在這裏，在我父親的墳墓旁，竟將可惡的誹謗射入我的眼內……你要我發誓……好。我對這也許聽着我的人發誓——」她洋洋的用指指

着地，「我以前是像狗一般的對你忠實……是的……直到今天……但是從現在起……告訴你罷，我把我給與第一個過路者比允許你觸我一觸還願意……你明白了嗎？……你現在滿意了嗎？……」

她的樣子，聲音，目光，又傲慢，又威嚴。

他蒼白的站在她的旁邊，痛苦的微笑着。

「娜塔雅！親愛的娜塔雅……你說什麼呵？你毀害了一切了。」

「那是你自己尋出來的……」

「你怎麼這樣的發誓呢，娜塔雅！我不相信你會到這步田地……」

「因為你永不會相信我過……」

「不！……因為我都知道了……」他從外套內拿出一封信給她看。

「你讀……」

熟識的，親愛的字跡忽然在她的眼前閃了過去。無窮的恐怖主宰了她。她的腦混亂起來，她只得將背靠着柵欄以免倒下。

「什麼都完了，娜塔雅！」他絕望的輕輕的說。

他們相並的站着，如兩個強敵一般，不敢看一看自己。

黃昏了。黑暗提醒了娜塔雅。她的目光往四面一轉，在模糊中隱隱的

現出了一個可憐的，畏縮的，曾愛她的人的形像。

厭恨通過了她的一身，她的兩唇顫動了。又彷彿鞭打似的聲音進了她

的耳朵：「賤奴」……

「娜塔雅……」他叫了起來，「娜塔雅……寬恕我罷……」他想去拉

她的手。

「滾開……禽獸……」

他撲的倒在凳上。她便急步的繞着墳墓，不走過他的面前，走出了柵欄。從遠遠的山上現出了月亮，照着死人的城裏——睡着不知幾多的快樂和痛苦的城裏。他仍坐在墓旁。在這永久的靜寂中，在許多思想的混亂中間，他知道已失掉了她，而且知道不是在她背叛他的時候失掉他，却是現在，在這裏失掉她，而且永久的失掉她了。

他的靈魂已被思想所破裂。他羨慕死人起來。他覺得她如果寬恕他這幕活劇，他還願意寬恕她的背叛。

他帶着淚，覺得她是對的。

小人物和大人物

芬蘭哀禾著

誰這樣說，大的和強的是有力的，小的和弱的是無力的呢？
小的，而強的定規律給弱的呢？
大的引導着

天空晴朗，蔚藍色，海面平靜。後行的波浪入睡似的呻吟着，時時洗蕩着
遠處的暗礁，因為海波是永不酣睡，永不靜寂的。

幽靜的潮汐從浩茫處來，往浩茫處去，吮舐着光滑石角的邊岸流着，牠今天這樣的流着，昨天那樣的流着，沒有誰知道什麼是牠的目的。
海草類的樹

木都隨着潮流搖曳着，海藻的莖都隨着潮流彎曲着。透過碧綠的水，微露着褐深色底，漸漸尖峭起來，兇險的沉往神秘的深處。

在上面，在水面上，微波蕩漾着，有一大隊的小魚正在活潑潑的逆着水流游行，沿着石巖，橫過陰暗的水底，又橫過海藻的羣枝。看過去，牠們正如一條無窮盡的縲帶，從海裏來，往海裏去，經過海角，橫過暗礁，沿着邊岸，遊入港灣，繞着石塊。

牠們從那裏來，又到那裏去呢？不像牠們有什麼引導，也不像知道往那個目的去——除了知道自己的同伴外，不知道有什麼別的引導，除了知道逆流外，不知道有什麼別的目的。這數萬萬合成的一隊一刻也不分散，一個也不分散，那行列是，什麼時候也不改變這樣準確的方向，彷彿向來是如此。這一隊魚正如數萬萬小人物同一靈魂所生，繞着海，圍着岬和島的一個長人。

但是在這海中長人的流水旁正埋伏着許多海盜：鱈子魚，鱸魚，和其他的貪暴者。黃銅和黃金般發光的魚鱗，猶如盔甲，紅光反射的魚翅，猶如戰場的旌旗，背上豎着骨做的長矛，口內含着尖銳的牙齒，隱在海藻中石洞裏等候着，如盜騎在礮台睜着眼，張着口，伺機襲擊過路者一般。人家名牠們爲海中王，岸邊太子，牠們自己也相信自己是那種人。那些小魚就是牠們的底下人，牠們賴底下人生活着，牠們吞吃了多少底下人，那就祇有時間知道了。

可是這數萬萬合成的一隊，對於鱈子魚和鱸魚吃牠們的事情怎樣呢？牠們幾乎全不關心強盜們的來到，幾乎不在強盜們的前面斜一斜。雖然曾有一隊外的魚向旁一躍，想躍出水面遁逃，但這一大隊的羣衆却仍是繼續的前行，彷彿沒有什麼事一般。牠們不抗拒，不逃逸，甚至不增加遊行的速度。牠們遊行的速度和方向，祇有海流給牠們決定，並不是鱈子魚和鱸魚。

這些大人物須跟着小人物，海中王須常在底下人的浪後遊行——以生活。那些小魚常對準着自己的方向，那些大人物却須跟着牠們所引導的地方去。

* * * * *

那些小魚就是人民，那些大人物就是他們的壓迫者。

然而誰這樣說，大的和強的是有力的，小的和弱的是無力的呢？大的引導着小的，而強的定規律予弱的呢？

約翰尼哀禾 (Juhani Aho) 本名勃羅佛爾德 (Brofeldt)，生於一八六一年，是芬

蘭最有名的小說家。周作人先生在現代小說譯叢中有很詳細的介紹，可以參看。

譯者附記。

雛鳥

芬蘭愛爾柯作

雛

鳥

我的朋友將帶着家眷到普路伐西河岸的鄉間來。我等待着。幾天後他們便可來了。他們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孩。她是一家的中心。全家人對着她都喜笑顏開，從她那裏常得到無限的歡樂，有時也得到一些悲傷。像這樣的孩子們真是非常的可愛。爲要給他們娛樂，人家常什麼事情都願意做，不大注意這事情真的有益或無益。給他們娛樂是比給他們利益更快的。

七月初旬的一個午後，我獨自循着杜門沙利的大路散着步，一面想着最

先用什麼方法可以使這個孩子歡樂，當她來鄉間的時候；這是應該早一點想好的。我這樣的想着，已離開家有了一個千羅米突之遠，忽然看見一隻小鳥在路旁拂着翅膀。可驚的優柔，光滑，彩色，可愛的美麗。

在這俄頃間，我的孩童的掠奪心立刻醒悟了。我必須捉到這個無保護者，驚羨牠，撫摩牠。於是我就追了去。小鳥用全力飛逃着。但因為牠的翅膀還嫩弱——終於被我捉着了。

當牠在我兩手中用翅膀拍擊時，我感覺到一種可憐，我覺得我橫暴地侵奪了這個小小的新生者的自由了。但對於這事，我立刻有了一種辯護。那就是這隻小鳥可以給城裏的小女孩娛樂。女孩將很歡喜，將知道愛護小鳥。隨後我再把小鳥釋放，牠便不至於受什麼痛苦，不過給人，尤其是那女孩，娛樂一會罷了。

我記起我幼年時，我的母親是不許我捉了林中的鳥兒來家的，她有一次會命我把幾隻小鴿子放到林中的原巢裏去。現在這隻小鳥非常的可愛的，只有兩天爲了孩子的。

我因這熱情，幾乎渾身都發燒了。

難道我應該把捉到的小鳥立刻就釋放嗎？

在我的兩手中，我盡力的撫摩牠。但牠嚇得發着抖，喘着氣，張着嘴，四面的視察，彷彿在想脫逃的方法，隨後又掙扎起來。這使我不得不捧得緊一點。於是牠可憐的啄我的指頭了；但牠啄得很輕微。牠時刻竭力的想飛跑，可是徒然，不可能——我是一個長人，而小鳥是一個小小的尙無經驗的侏儒。

我覺得牠好像在希望我的手疲乏，鬆散，或者我的腳顫蹶，好在這突然間逃脫。牠所希望的，只有我自己的事情了。

黃昏已漸漸黑暗起來，我原容易傾跌，尤其是當我須不斷地照顧我的俘虜的時候。

牠多麼潔淨，多麼靈活，雖然失去了自由。牠的棕色的胸部又是多麼的柔美。灰色的頭頂，蘭花一般燦爛的頭頸，淺藍色的兩邊和黑白相雜的翅膀及尾巴！也許牠就是那種和藹的鳥的雛兒——那種最先歌唱着允許我們以春天，喚醒我們的希望，歡樂和生動的那鳥兒。我應該這樣酬報牠的雛兒嗎！？

但我把牠捉了來，原祇需要兩三天，只想給城中的小孩知道，在芬蘭有什麼樣的鳥兒——隨後，我就會放牠的。我們不能知道牠會多麼快的習慣新的生活。也許牠將來爲人所愛，而永久存留着下去的。

離家愈近，我的手愈熱，小鳥喘氣得也愈急了。要想免去牠的苦惱的環

境，我想，給牠住在籠中要比較的安適，牠一定喜歡，甚至還會驕傲，可以使城中
的小公主娛樂——多麼的安慰！

我走進屋子，先把這個小小的歌者放在一隻篾打的小筐裏。那裏地方
大了許多，而且比在我的手中要涼爽許多，我想。

工人剛做完他的工作。他現在須再做夜工，給小鳥做一隻籠。他並不
拒絕我的請求，因為這新的工作是有意外的錢可賺的，使他興奮。他用硬的
金絲和兩塊板給幼小的歌鳥做了一個監獄。他用一毫不憐憫的手把可憐
的鳥推進了那裏。我給了牠一些植物的種，蒼蠅。凡牠所需要的食物；我給牠
水。但牠什麼也不嘗一嘗，只是煩燥，而且不斷的將小頭深深地伸出金絲網
外面來。許多次，牠用盡自己的氣力，頭縮不回去，須要我的幫助。

我把牠的嘴浸到水裏，牠纔開始喝了一點，隨後甚至懼怯的啄了一點食

物。牠一定飢餓而且口渴了，但牠顯然還有懷疑的機會，以爲我這個半路劫掠者所給的食物不過是陰謀和欺騙。

我因牠的恐懼和懦弱起了羞恥，因爲我深切地感覺到，我是值得牠懷疑的。

想使我的良心安靜，我便出去給我的俘虜尋覓更多的食。但過了一會回來後——怎麼樣了呢？

我的小英雄無論如何要想逃出來，牠又勇敢地攻擊監獄的牆壁。牠竭力的想用頭和脚開闢一條路，到大自然界去。但牆壁在牠太強太硬了，牠脫不能成功。牠現在一隻脚吊在籠的金絲網上，頭朝下垂着。牠最先還有時間推伸，掙扎，以圖逃脫，但現在脚指太用力的陷入在金絲網中，不能再拔出來，只有可怕的疼痛了。

可憐的小鳥痛得發抖，直至昏暈。現在牠又醒悟了，似乎很安靜，在等待着自己的命運——無論什麼來罷！還有什麼好的可以等待呢，從這種人從壞的人，從什麼心也沒有的人那裏？

然而我並不想做什麼壞事；我甚至相信，我愛着那隻小鳥。

良心裏藏着苦味的疼痛，我急忙救那雞鳥。牠一點也不動，好像冷然的樣子，又彷彿輕蔑地看着我。牠變成了堅執而且反對。牠不再恐懼，不再戰慄，也不再掙扎，當我用戰慄的手不安地把牠的腳從困難的地位中解脫的時候。

我覺得牠似乎安靜而帶非難的問我：『現在你在想怎樣的虐待我呢？』現在，牠的羽毛是怎樣的散亂，牠是怎樣的可憐，怎樣的污穢了！

爲了誰的歡樂呢？——

爲了我的懊惱！

這悲慘的經驗也許能使這雛鳥老練，聰明的罷？牠至少將對人恐懼，小

心，懷疑的了。

那個城裏的小女孩還應該再繼續我的行爲嗎？

釋放，我必須把牠釋放！飛入你的大的家裏，到你的親友那裏去罷，我的

小鳥！

我於是到花園中去釋放小鳥，希望歡樂地看着牠跳躍，甚至飛翔。

但費力的，帶着一隻損失了精力而拖着翅膀，牠歪斜着，用力的飛過花壇，到樹林裏去，到他的父母的國土裏去了。

牠已殘廢。

從那時起，一到春天，聽見金絲雀的歌唱，我感覺到痛苦；牠泣訴而悲哀的

發着歌聲——牠在責罵我。

愛爾柯 (T. H. ENKO) 生於一八四九年，卒於一九〇六年。他是芬蘭的一個抒情詩人。這篇由世界語進步雜誌 (La Progreso) 中譯出。原譯者爲沙衣柯拉 (Siiri Saikkoia)。——譯者識。

荒田

烏克蘭波爾調恢克著

荒

田

當我第一次經過那塊荒田的時候，正是美麗的早晨。在遠遠的平原中，現出一簇橡樹林；光明的，新鮮的，新浴的太陽從林後走了出來，漸漸上昇着。深沉的靜默主宰着，在日昇的時候，表示有一個晴朗的，美麗的日子。微風尙睡在各處幽深的山谷裏，玫瑰色的薄雲靜靜的站在天空裏。初出穗的麥子也沒有飄動，彷彿幻想着似的。麥地沒有波動，彷彿躺着一塊華麗的藍色的地氈。百靈也還有片時的靜默。在路旁的草上穗上的露珠兒，亮晶晶地反映着——像那些寶石似的。白色的細霧，彷彿從香爐裏出來的煙，迷漫著，似

乎春風的馨香，芬芳，從這個香爐裏，飛到了我們的身邊了……深沉的，默默的寂靜……彷彿全自然界惶惑的驚奇着慈善的太陽的莊嚴，向着萬能的造物主俯伏着致敬似的。

但是這種時候繼續得不久……一隻百靈往上飛了起來，快樂的歌着，數千同伴也便往空中飛去跟著牠，宛如田中有人，暗暗的把他們一羣一羣的自地上拋了開去……立刻便在高空裏奏起嘹亮的音樂來了……新鮮的微風吹了起來，田便搖動起來了，那些玫瑰色的雲便白起來了，太陽漸漸的上昇着，日光儘量的熱着空氣，熱着地；無數的各種昆蟲，成羣結隊的，在田裏，在金色的陽光底下，無意識的叫起來了。

昆蟲們的複雜的啾啾聲，百靈們的歌聲，被微風搖曳着的穗羣的吟聲，——全和在和諧裏，和在舒暢的音樂裏了……顯見得萬物都是幸福的，爲了

太陽的光，光明的日子，爲了生命的本身。這個公共的快樂，彷彿有一種強烈的熱望，把我也拽了去了。我也覺得愉快，覺得輕舒，覺得甜蜜在我的靈魂裏了……我滿張着胸脯，吸着清潔的滋養的空氣；我聽了那些舒暢的歌者，自己也唱起一種調子來了……

荒

我的馬似乎也狠得意，因爲他們跳着而且很快的往前跑着。我的馬車夫，嚴肅的沉默的卡爾帕，時時轉過身來，在他的網邊的草帽底盼望着我，好像他要說什麼，通知我一個快活的新聞……

田

『我們今天不是有一個美麗的日子嗎，卡爾帕？』我說。

『不錯的，美麗的，』卡爾帕回答說，『呵，麪包長着了！』他用更高的聲音加上這一句，用鞭指着麥穗……

『麪包長着了……』這就是他要說的話，我的沉默的卡爾帕。他已把

那快樂的事情通知我了，那事情在他是這快樂，因為在他的胸中，再也沒有比麪包更重要……他重複駝着背，控着轡，坐在前排的坐位上。他不再掉轉頭來，因為他要通知我的事情，已經說過。麪包長着了……這幾個字於我是合意的，我常常要反覆的說，當我的眼睛怡悅的遇着那些田，遇着那些用麥的厚密的地氈所鋪墊着的田的時候，那常在人們的日光底下漸漸長高起來的麥……

我的車沿着那塊荒田走了去……田在路的右邊，荒着沒有耕種……

「呀，卡爾帕！我驚奇的叫了起來。」

卡爾帕略停了一停馬，我從坐位上站了起來，憂悶的看着那荒棄的田的

四周……

是很大的，那一塊田，窄了一點，但是長得看不見邊……和別的為勤勞的

手所耕種過的田比較起來，那塊田似乎憂鬱的，彷彿哭泣着……那塊田是荒田，彷彿犁頭向來不曾觸着過，長滿了稠密的野草叢莽……

「呀，這是什麼！」我驚奇的喊出來，伸着一只手指，指着那塊荒棄的田……

「什麼？一塊荒田……」卡爾帕回答說。

「那是誰的？」

「誰的？人家講得熱鬧哩……」

「那末請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卡爾帕……講給我聽……」

卡爾帕有點爲難，抹一抹頭……

「我知道的事情，祇和別人所說的一樣……許多人說，離這裏很遠的地方有一個村，村裏有兩個兄弟，爲了這塊田爭鬧着……一個說這塊田是他的

父親有遺囑傳給他的，別一個說，他的父親死時對誰也沒有遺囑，說把財產分給兒子們，把那塊田留給他。

「那兩個兄弟便互相訴訟起來了。到現在，中人已經統統死了，但是官司還永遠繼續着。要是有一個勝了訟事，別一個便立刻重新起訴，兩個人都是這樣。據說那兩個兄弟本來都是富的，但是在訴訟期間，都損失了全家的財產了……像那兩個兄弟的互相仇恨是可怕的可……」

「他們都對着說道：我寧願求乞，不願把地讓給你……」

「一個耕地，別一個便立刻拿着棒跑去趕逐，說道：『不許動，那不是你的』……我的上帝，據說在那塊田上，也不知打過幾次了，同胞的血，也不知道在那裏流了多少年了，風也不知道吹散了多少絞下來的頭髮往別的田裏去了……算不清楚的……這件事情，與上帝的譴罰無異。」

我的馬車夫揮一揮手，爲陽光照得棕色的臉上，露出一種嫌惡的神氣，用鞭打着馬的兩邊。

呵，在愉快的時候，聽見了一種不愉快的東西，是怎樣的不快呀……

我低下了頭……先前的愉快，離開了我的靈魂了，我時時默想着那塊荒

田……

『爲什麼那兩個兄弟，做出這樣的蠢事呢？』我自己問自己。

他們不想和協，不同去耕父親的土地，却情願爭鬧着窮困着，行乞着讓那塊田荒蕪在其他耕種着的田的中間，拋棄得像孤兒似的……你看着那田，你就覺得牠向着天空訴苦似的，因爲在牠的上面不生麥子，反生了些討厭的野草了……奇怪，人們對於什麼都容易成爲習慣，甚至對於不舒服的事情，後來也會變成漠不相關的。然而我對於那塊荒田絕不能漠然……我每次經過

的時候，不愉快的思想便在我的腦子裏蕩動起來，我總是屢屢從那塊田裏，轉過眼光去看那些愉快的田，那些華麗的麥穗波蕩着的田，我總是要想一點別的東西。

從那天早晨起，過了許久。

去春，我又經過那塊荒田了。仍在美麗的，清朗的早晨。百靈們愉快的歌着，田野飄曳着成熟的穗羣。但是那塊荒田，依然荒棄着，沒有耕種……

這一次我看見人們的手在那田上的用處了：有一人在那田的中間掘着深畦，大約他想耕種，但是忽然便停止工作起來。那件事情又在那裏發生，立刻顯現在我的眼前了。真的，一個兄弟纔耕着土地，別一個拿着棒跑來趕那個耕田的說，『我不耕，你也不許耕』……不幸的世界呀……我默想着：到那兄弟們變做再聰明一點的時候，還須等待許久嗎？還是他們再不會聰明了

呢？

也許，那時候會來的，那田會落在別的更謹慎的手裏，知道愛惜他們……
在那時候，那塊田當然會感激他主人的勤勞的，然而到了那個時候，那兩個兄弟又怎樣呢？

波爾調傑克(Timofij Bardinjak)的生平不詳。據原譯者云係烏克蘭現代著名的小說家。——譯者識。

月光

瑞士柴恩著

月光進了那小屋。牠在那邊山上的松樹間飛過，射到黑色的草坡上，在草坡上畫出一根絲一般長的粗綫，飛過卡西謀葉廬的小屋頂。但當牠還沒有到屋頂木板之前，從光內出來了一顆微光，透入葉廬的住房，穿過幾塊小小的窗玻璃，房內的地板上便也露出一根光亮的綫。

完全空荒着似的，那間房子，因為非常的沈寂，在牠裏面。若是誰已在那房子內站了許久，他那習慣于黑暗的眼睛便可看見月光所不能到的角隅裏

的秘密。他還可以觸着灰綠色的爐子。爐子岸然站着，彷彿爲了躺在牠上面的光驕傲着似的。但重而且矮的櫺躲在黑暗中，碗棚不能以牠的錫做的碟子和杯兒炫誇，因爲牠們都在自己的凹陷的黑暗裏，完全看不見。在對面牆上，有一個骨做的小十字架，架上憩息着一顆亮晶品的微光。那邊房中最黑暗的地方，牆凳的前面，站着一張濶脚的橡樹桌，桌下有一個脚架生在四隻桌腳上。若是有人儘久地注視那黑暗處，他還可以看見一個睡在桌旁的人的輪廓，隨後便是黑暗一般黑的寬濶的人形。桌子上躺着手臂，手臂上息着蓬頭散髮的頭。一隻手被蓋住了看不見，一隻手放在桌子上，彷彿尖利善搔似的，如或種猛獸的腳爪一般。背像水牛的隆背，一則因兩隻肩膀的重力，二則因穿着棕色的羊毛絨衣服。手臂下有一部份粗硬的紅棕色的鬚髭露了出來。

那男子睡着，他的呼吸如雷，有時還在熟睡中呻吟着，如野獸一般。

月光一聲不響着溜了開去，彷彿死了似的，但也並不間斷，過了些時，離開了傲岸的爐子，向棕色的木門移去，在漆黑的房中，牠自門隙起直照至上面，用舊了的鐵手把只是閃閃的發着微光。

現在有些聲音從外面響起來了，有重濁和枯嘎，有尖銳和堅強。那聲音不像在近處，但漸漸近了起來，穿入了那桌旁的人的睡眼，他沉重的移動起來，如從地板上起來的大獅子狗一般，直一直身子，兩臂仍在桌上。那邊還沒有光，但如誰的眼睛習慣於黑暗，現在他就能夠認出蘇醒的阿姆白羅司葉的面孔。似乎很困難，他遂去自己睡眼的沉重。他的眼睛只是苦苦用力的睜開來。玻璃似的看着。是帶着一半宿醒的酒鬼的眼睛，甚至更切實一點，比那種酒鬼睡着時的眼睛還甚。面孔有一種近乎紅棕的顏色，彷彿許多年許

多年中在火爐的火焰上炙着，或不得不在冰山的雪上晒太陽一般。黑棕色，那粗硬的捲髮；但鬍髭粉紅色，全未整理過。駭人驚人的容貌是黑暗裏阿姆白羅司葉慶的面孔。

玻璃似的眼睛的表情漸漸變為更顯明，更含默。因此，現在眼睛顯出來了一種顏色；牠們是灰色而且大的。

在外面，聲音到了屋外了。阿姆白羅司傾聽着。他沉思起來。但他後來只將背靠在牆上，手臂漸漸抽向桌子的邊上，注視着門，如看守者一般。

「進來就是了，」廊下有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那聲音起先是在屋外。農人卡西謀葉慶這樣說。他又加上一句，「或許白羅西在房內。不要怕他。」

葉慶說得鎮靜而且和藹。

白羅西在桌旁嘶嘶的發出罵人的話，聽見別人在喊他自己的名字。

這時門開了。

雖然注視着把手，白羅西可是不曾注意到門的動，門是這樣的輕輕被人轉了開來。門沒有軋軋的響，當一隻瘦瘦的手把牠開得大大的時候。但是月光便來充滿了門的空處，是彷彿在這一剎那間，牠的光擴大了開來。門限上站着一個穿着亮晶晶衣服的女郎；白的，大的，絨的東西圍在她的頭上。月光使她看不出什麼。她用灰白色的眼睛向房內望過去，用低而且嘎的聲音說，轉身向廊下：『沒有誰在。』

但是她不進去，好像她有點怕，或許還期待別人跟她去。她用蒼白的手弄去從頭上溜到狹窄的肩上的圍巾。這時月光圍着了白嫩的面孔和稀疏的頭髮，那頭髮也不長，平滑而且發光的垂到頸項。有一個共通的什麼，是女郎和月光所共有，或許是嬌嫩，沉默，或許是青白。最後她那穿着堅硬的村鞋

的脚向房內走了一步，對白羅西坐着的一角望了過去。她吃了一嚇，第二次轉過身來，看別的人是不是沒有來，隨後她又走了過去，微微向前傾倒，那不優美的身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一點。現在她一半懼怯，一半帶着嬰孩的信任說了：『我不怕你，不管他們這樣想。』

白羅西看她如看幻影一般。有奇怪的什麼須在他心中發生。也許他看她如看童話，如看月兒用魔力在他面前做出來的戲弄一般。

『晚安，表哥白羅西，』她的怯弱的聲音又響了。

現在他沉重的起來了。

『唔，且讓我點起燈來，』他說，他說得模模糊糊，不大容易懂得，彷彿講到鬚髯裏面去似的。

當掛燈發光的時候，卡西謀葉慶和他的妹子瑪利亞也走進房裏了。瑪

利亞是一個寡婦，帶着女兒由美國到她哥哥家裏來。白羅西站在紅色的燈光中，他的赤紅的面孔顯出難以爲情的樣子。

「你蹲在寂寞和黑暗中，是睡着了嗎？」他的叔叔卡西謀問。

他喃喃的說一句什麼，聲音好像是「不，」對瑪利亞葉甫曼夫人伸過手去。

隨後他又將手向那女子柏拉西達伸了過去。她的手不窄也不纖細，如她的肢體一樣的雅緻，如麻布一般的白，但放在那年輕男人的棕色的大手中，她的手如一個玩具。他拿着她的手，彷彿他可以把她捏碎似的。以沒有勇氣的目光，他間歇的觀察柏拉西達的面孔和形體。

走進來一個女僕，行過禮便去整理食桌。有一會兒，沒有人注意白羅西，他於是這裏站一會，那裏站一會，他的目光尋找着柏拉西達。他喃喃的說，他

「須到廐中去了，」便走近門邊。但最後一次，當他未出去之前，他回轉身來，向着柏拉西達，彷彿他有什麼不明白似的。

「他的確使人害怕，」瑪利亞夫人在他出去後說。

「我不怕他，」她的女兒用低而且嘎的聲音回答說。

現在大家都坐在桌子的周圍了。

「他是，正像我們的兄弟克利司妥甫，」卡西謀葉慶不大高興的說；「他怎麼能變成別種樣子的人？」

「這樣重要嗎？」

「若是他再這樣的繼續下去，他當然會成功，」葉慶回答說，摸一摸自己的美而且黑的鬚髭。『他跟着父親學會了可惡的飲酒。他沒有一個禮拜日不喝得酩酊大醉；他要喝危險的酒。村中人都怕他，當他出去的時候。其

實他却怕我，因為他要在別處找一件工作是不容易的事情。」

『他像一匹熊，』沉默的小柏拉西達說；『我有一次看見書上說，一個女孩碰到了一匹熊，她非常的怕熊，但是熊却如狗一般的服從他，舐她的手，要她撫摩。』

『你也想對白羅西這樣幹了！』葉慶高聲的笑着說。

『他的形容是這樣的悲哀，』柏拉西達憐憫的說。

『或許，』她的母親說，『有幾次確有這樣的事情——好像是人家在起初就已對他提起他的墮落的父親，說壞人只能生壞人。這樣，他反容易照別人的話成爲一個壞人。』

是星期日。美楊村的居民都由禮拜堂回家了。因為他們已在那邊得到牧師的祝福，上帝現在用他那日子的最神聖的美麗也在祝福他們了。天空藍色，如最深山中的沼澤。但在那山上，留着正在作別的冬所下的新雪。樹林黑色，彷彿戒嚴似的，發出一種香氣，吸着牠們的氣息，就有清新的力透過人的身體。

從密密的做過禮拜的人中走出來了兩對人，他們往山下走來；前面是白羅西和柏拉西達，後面是農人卡西謀和他的妹子。白羅西沉重的前進着，如一大堆木塊在走。但他已經梳洗過，穿了一件灰色的禮拜日衣服，那衣服他久已不會穿了。他的面孔和卷髮還有點像強盜，但是白色的襯衫和同樣的領子，使他顯出特別的斯文和整齊。有時他一面走着一面舉起眼光，看看柏拉西達，正如在主人旁邊跑着的狗等候著和藹的話一般，隨後他又轉過頭來。

卡西謀輕輕的推了他的妹子一下，叫她看這兩個年輕的人。

「他畢竟沒有如你所說的那樣壞，」她說，「我現在已在這裏兩星期了，我祇看見他辛勤而且沒有喝醉過。」

「你以為我自己不奇怪嗎？」卡西謀回答說，「自從柏拉西達來家後，他什麼都沒有比她注意，他忘記了鄉村和酒店和——」

「她實在還是一個小孩子，」她的妹子間斷他說，懼怯而且不高興。

「不要害怕，他什麼壞事情都不會對她做的，他祇是把她看做一個聖女罷了。」

自從柏拉西達來到後，白羅西怎樣會改變了，這確是奇怪。是，彷彿月光似的，在這月光中他第一次看見她，光彩奪目的使他到現在還失心似的呆看着光。他已是一個極好的工人了。他的叔叔爲什麼以前讓他在家裏時

這樣的縱酒，這似乎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二星期以來，他甚至如馬一般的勤工。他本是強壯的，在這些天內，他屢屢負了出人意外之重的冬草和木頭進屋子。

柏拉西達對於這些重負起了驚異。

她也願意自己有用，無奈她自來到後，起了沉重的氣喘病。當她上樓梯或山崗的時候，她的心就突突的跳撞起來，在她四圍的一切便黑暗起來，腿就不能再走了。總之她是一個很嬌弱的人。

白羅西現在處處在免除她的辛苦。她要取水的時候，他從她手中奪去水桶。她要晒衣服的時候，他不許她去曬，過了一會兒洗過的東西，就已經掛在繩子上了。現在，到禮拜堂去或從禮拜堂出來，他甚至給她帶着她的禱告詞了，雖然他以前沒有讀過恭敬的言詞。

午後，他們坐在屋後的蔭影中，剝去了皮的大松樹下。強壯而且龐大的

白羅西穿着有袖子的襯衫。柏拉西達穿着白色的布衣，這件衣服是她在美

麗而榮譽的，熱天的星期日穿上的。那疏薄的頭髮散落在她的肩上，燦然而黃色的如琥珀一般。但她的臉色很嬌怯的起了紅色。

『那末，白色的阿爾柏玫瑰花，你已在這裏看見了嗎？』柏拉西達在閒談間問他說。

『是的，來月底牠們就要開了，我要引你到那邊去。』說了這話，他立刻又改正他的話語說：『但是不，是一條險阻的壞路，你的呼吸當不起。』

『然而也許我能夠。』她說；但是他大聲的反對說：『不，不，你已是被風可以吹去的了。』

他的目光堅定在她身上，牠們常秘密地這樣的做，因為她不應該注意的

看，整天的，不論什麼時候，祇要白羅西一走近她。然而她畢竟注意着。有幾次這使她煩惱，或使她不高興；還有幾次她驚異這事情，且一樣的沉思地看着他。這事情，她不完全了解他，使他發出下面的疑問：

「你爲什麼不再到酒館裏去了呢？」

他沒有回答，祇彎倒水牛似的背，直至他的鬚髭垂到膝上，玩弄着幾塊躺在地上的樹皮。

一忽兒的沉默，隨後柏拉西達又問了，無思慮的，好奇而且天真的，如小孩子常做的一般：「你從前常常喝醉嗎？」

他喃喃的響着。

「他們在村中也怕你，是不是？因爲你要打，大打而特打的打，當人家觸怒你的時候。」

他仍不看，仍不停止玩耍，但是他却給她一個回答，這回答彷彿是回答她所有的話，不是僅僅回答她一句話似的，那話遲鈍的從他的嘴裏響了出來，彷彿每一個字在嘴裏生了根，現在須拔了出來一般。『假若他們在你一生中只是譏笑你，聰明的話一句也不對你說，你也要和現在的你不同。』

柏拉西達，不論她如何的年輕，在這一忽兒也不能再說了。她雖然年輕，但她在懷疑或種的命運。

後來她的血沸騰了，那血流過她的身體，她把一隻手放在白羅西的背上。『可是，你現在是一個極有用的人，』她說，『完全和他們所描寫你的不同。』

他沒有聽見她的話，她的甜蜜的咳嗽使他起了一陣奇癢，流過他的身體，這使他非常煩惱，因為他聽不見她的話。但是極沉默的坐着，彷彿他不應有

所移動，免得放在他背上的她的手離開原地方。當她終於拿開手的時候，他的面孔沸熱了，他不能再去看她。

過了一會，她的母親喊她，她便進屋裏去了。

他在樹根上坐了許久，也許他什麼都沒有想，祇是無氣力而且無感覺的坐着。但他依然還感覺到那地方，在她的手所觸過他的背上那塊地方。

從那天起，不僅他自己留在魔術的感覺中——孩子柏拉西達使他沉入的感覺中，就是她也被他所吸引了，他是處處奴隸的殷勤地服侍她。不，關于這事，她什麼也沒有想過。她實是沒有別的同伴，所以他的那事或這事也都使她起好奇心，好幾次她只是跟隨他，想知道他現在將怎樣的舉動。

有一次，他邀她同到砍樹的樹林裏。

她想知道那地方遠不遠，『我好幾次覺得呼吸緊壓而且害怕，』她說，一

隻手捫着心口，她這種舉動，他已常常看見過，「我想這裏于我太高，我當不住這空氣。」

她隨後說她母親在這幾天中將和她到醫生那裏去。

他的目光變爲嫉妒而且不信任的樣子，他失心的只是不能容忍那思想，

——讓她和母親有一天的離開。各種各樣的想像和苦惱都在他的心中生

起來了；呵，到底怎麼樣呢？她病了嗎，這柏拉西達？也許不能再在此地了嗎？

光

月

因或種的感覺他安慰她說，現在不要因頭暈和氣喘而害怕，因為牠們漸漸會過去的。至于醫生那裏寧可不去，因為他們只是以蠅造象的作假，實則一無

所知。況且美楊森林距此不遠，涼爽和杉樹的芬芳于她必很有益處。

她于是走了過去，將這話告訴了母親。

當她回來時，他已將斧負在肩上；他已把短衣和背心脫去，祇穿着帶紮着

的褲子和彩色的汗衫站着；赤裸的足穿着一雙木屐。也許她從來還沒有這樣直接的看見過他，她驚異他是何等的強壯和魁梧，鬚鬚雖然沒有整理過，于他却很相配，臉上的黃銅色很適應他肢體的堅強。

他們走過些草地，便往下向美楊河而去。這一日極熱。橫過蘇司日杭山，從伯爾那區飛出來了層層的，白色的，發光的雲。風尖利的吹着，將雲推到蘇司日杭山的巖石後，彷彿童子們滾龐大的雪球似的。

兩人都走過去了一條狹窄而高的小溪橋。白羅西在前面走，因他的脚步沉重，木板就搖擺起來，柏拉西達彷彿在彈簧上行走一般。

過了小橋，路便崎嶇起來。

「你前面走，」白羅西在沉默中說，「你可以指示我以脚步的快慢。」她允從了，他便在她的後面走，目不轉睛的看着她那窄狹的形象，但她不

久就須停頓而且喘氣；同時頭見得有一條微薄的血流從頸上流到兩頰。

『你須這樣的竭力嗎？』他問；她太疲勞不能說話，祇低一低頭答應是的，她的黃色的髮鬆散了。他安慰她說，他們不久就將達到那目的地；真的他們不久也就到了那裏，此後柏拉西達停了幾次，稍微休息了一會。樹林彷彿在他們上面閉着似的；是高聳而蒼老的杉樹，從直立的灰色的幹上掛着青灰色的鬚兒，如從枝上掛着一般，那裏這裏在許多樹幹中躺着滿生青苔的木塊，那裏這裏張開着窟洞，森林的根都在崩頹的巖石中。

到了白羅西須工作的森林稀疏處，柏拉西達便坐倒在石上，白羅西將他們帶來的食物放在她旁邊的地土，隨後他就不再講話，看了看要砍的樹，立刻就工作起來。他把腿叉得開開的，揮着斧兒。在他身體的姿勢和偉大的砍擊中有一種無比的強力。那斧兒蓬蓬的響入樹幹中，樹幹在每一砍擊便

震顛至頂上。

『你的確強壯，你，』柏拉西達嘆美的說，當他閒歇的時候。

于是他他就歡笑起來，——這人家還不很聽見過的。

間或她四面的觀望一下，這裏的沉默于她是有益的。看一看上面，她看

見樹梢跳舞着如波浪一般；因為風將牠們吹到各處去，又時時給柏拉西達看見一點兒天空。『我歡喜我竟到這裏來了，』她說。

先前那天是蔚藍的顏色；但是現在那樹梢的跳舞漸漸的劇烈起來，颶風的聲音更咆哮起來了。因為她有合適的坐位，她極歡喜的享受着這風景，然而同時她注意到雲已漸漸的增加，在白雲上搖動着黑的和棕色的雲。她想要白羅西注意，但沒有胆量，因為她已害怕雷電，羞于說出來。最後她到底怕怯而且喘不過氣來的說了：『我們還不到家裏去嗎？雷電近來了呢。』

「你怕嗎？」他問，並不笑她；他以為她的害怕也如別的一樣，如他把她當做異物一樣。『不要害怕，』他安慰她說，『我們可以躲入那大石頭下，那邊極無危險。』

在他工作地近處有一大石頭傾前懸着，那裏有兩個人可以安然的避雨或暴風。

她滿意了，重又觀察他的砍伐。突然，有奪目的光飛過熱氣悶人的樹林。隨後便是霹靂一聲。

柏拉西達突的站起來，面色嚇得青白了。『閃電很容易落在樹梢的，白羅西，』她十分低聲的呼吸着，因為恐怖幾乎使她失聲了。

但是閃電現在接連的不停止，山谷上好像只是一個恒久的雷的隆隆聲，隨後便是大雨。先聽見嘶嘶近來的雨聲，忽然就在兩人的上面傾注下來。

可是白羅西已和柏拉西達站在石塊底下了。

現在顯出來了，她有幾次能如何的天真無知。她戰慄着，她的嘴唇因劇急的哭泣而顫動了。甚至她還站不住。白羅西坐在草上，要她也同樣的做。她順從他；但可怕的霹靂現在辟歷辟歷的響着，她不知不覺的便去執着他的手。她的恐怖有點成爲絕望。每一重來的電光和雷聲都使她非常的受刺戟。她靠近着白羅西。他沒有說話，僅將一隻手臂圍繞着她。她于是蹲在他旁邊，如吃嚇的孩子一般，他一面驚異，一面呆笨的使她更靠近自己。最後他把她拉到自己的膝上，使她在熊兒吃人無法可救的姿勢中，但却小小的，堅固的抱着她。

「這種狂暴的天氣不會繼續得長久的，」他說。也許就是這樣把她安靜下來的，也許是「他這樣的無恐怖」一個念頭。她中止戰慄了。

漸漸暴風雨也停止了，如恐怖物一樣的離了開去，柏拉西達又注意到自己的恐怖以外的事物了。她立刻知道自己的奇怪，可笑和無法可救，當她息在白羅西的呆笨的手臂中的時候。默然的喜悅捉住了她，開始在她那漸漸發光的眼光中顯現出來，同時她看看抱着她強壯的手臂，和在她極近有翹鬚髭的深暗的面孔。她的眼光碰到白羅西的眼光，她立刻知道在他的眼光中祇有善和慈的表顯，沒有什麼顯出這個青年的疏忽和壞惡的生命。一種康健的感覺捉住了她，因為醜惡的天氣現在就將完結，強健的白羅西將要把一切的危險去掉了。那喜悅漸漸的增加起來。『我不怕了，』她說，伸身子。她的窄而且瘦的手躺在他的重而且棕色的大手中，她伸着手指，和他的比量，她轉過臉去向着他，笑着。她在這時喜歡他，如被所溺愛的小孩子喜歡他更長的哥哥——什麼都殷勤爲她做的哥哥一般。

白羅西難以爲情，她越喜歡。他不再去拉她，當她過了一會脫離他起來的時候。他的手臂祇是極慢極慢的放了，她，大家都可以知道在數點鐘內他可以這樣的沒有話，高興的，彷彿幻想着似的坐着。他又工作起來，過了一些時他們便一起的吃東西。因爲雨不再落了，柏拉西達也就遊行過了樹林。當他們離開樹林的時候，他們倆已是比先前更親愛的朋友了。

三

柏拉西達和白羅西中間的關係仍相同。他離開她祇在他不得不離開她的時候。假若他知道吃飯時可以看見她，或她將經過他工作的地方，他便已心滿意足了。他已全成爲別的樣子。沒有事情他再也不在村中，而且不常在酒館中。對於人們他是不和藹，沉默，彷彿他知道他們從前曾驚駭過他。

的不道德，現在因他的節慾和有用而注視他似的。卡西謀，那個農人呢，不善于緘默，關於使他也驚異的白羅西的改變，有幾次他以呆笨而粗鄙的話微微的譏笑他說：『你竟會忽然變成一個馴服而有用的人，你這大壞人。』

白羅西尖銳的喃喃起來，他對於他也不給他一點講解，說明這向善的變遷之由來。他甚至也不會講解，因為他自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那女孩子，就是原因』柏拉西達的穎悟的母親說。『她使他信任，我對你確斷，善確實常在這種人身上發出奇蹟。』

因此她也仍如前的鎮靜，仍和藹的對他，他們的中間便產生了美麗的和諧。

但是母親瑪利亞在注意。柏拉西達，她的女兒，不健康。他患氣喘病，自從她來此山中以來，每一陣寒風吹來她就寒冷，每一刺戟就使她生出疲勞的奇

態。夏天，她的母親曾和她到醫生那裏去過，醫生檢查過她的身體，說她不應該住在那樣高的地方，她的心不允許她住。她的母親吃了一驚，她沒有什麼財產，她須住在她兄弟的屋子裏作爲棲避之所。她以爲難，她問醫生現在怎樣辦。醫生知道她的生活狀況，或許他不願逼她去做什麼幾不可能的事；或許他也有點疏忽。他勸她很小心，看顧柏拉西達，因爲她現在不得不住在這裏。

母親瑪利亞眼淚汪汪的回來了。

柏拉西達的懷疑比她知道的多。

在她灰白的眼睛中有嬌嫩的如微笑的憂鬱，這種憂鬱當青年們還在生之快樂非常的富足，非常的活躍而不易有所思慮的時候，有幾次一有了受苦的預感，便都要發生。

白羅西回家後，聽見她的母親對她的兄弟所講的話。這是在房裏。

卡

西謀和他的妹子同坐在桌子旁邊。白羅西聽見第一句話的時候，正將出去。他已將門把手握在手中，他便停住脚步低着頭站着，注意的聽着。當他知道柏拉西達不久就要死了的時候，便有一種猛獸似的什麼顯露在他的目光中。一種說不出的，盲目的兇暴忽然捉住了這個奇怪的人。若是醫生站在他的面前，他早已因他說的話把他勒死了。一極大的慾望在他心中沸騰，他要得到一個罪人，他可以使這罪人成爲柏拉西達的危險的回答，他要在他身上復仇。

兇暴過去了。因爲沒有什麼原因使他繼續下去，或在心內聚積起來。但是對於女郎的注意更擴大了。這注意漸漸變成一點命令似的，非常威嚴，非常重大。他一看見柏拉西達向什麼俯身下去，就立刻跳過去，將她所要的東西拿給她。當她要往某山路走去之前，他就急忙的勸告說：『慢點！慢點！』

走呀，爲上帝！』時候到了秋天，有一點蕭瑟的風，他就將她趕到屋裏去，或忽然站在她的後面一句話沒有的將厚厚的肩掛圍在她身上。有一次，她從厩舍裏拿着一隻輕小包向家裏去，他就從她手中奪了過去。『你完全瘋了嗎？』他大聲的埋怨她說。

有幾次他的看護于她不合意，但是這愈使她歡喜。有幾次她對於他的注意凝想着一種深厚的，有力的，偉大的什麼，不知不覺的感到熱烈的感激。

過去了些日子，初冬帶着沉重的，乾燥的雪來了。山谷和鄉村從現在起可以披着雪過幾個月，這景緻，她向來不曾看見過。

一星期後街上的雪已被腳踏得堅硬了。學校裏的兒童們多用小雪車溜冰，從美楊村有寺院的山崗到山谷中，經過卡西謀葉廬的屋子。黃昏時，便有青年男女來替代兒童們。那是多末的喧嘩！柏拉西達在窗玻璃內望見

這鬨笑和溜冰，熱烈的青春在她心裏顫動了。她請求白羅西也和她去溜一會冰。

『這于你不合宜，』他喃喃的說；隨後他喊她去了。因為老貓在厩中生
了小貓，叫她去看。他是這樣的知道分她的心。十分的謹慎，十分的安靜。

此外她的母親也勸告她，雖然比較的和善，叫柏拉西達將小雪車讓給別人。但有一天晚上，白羅西還在山厩中看牲畜的時候，她看見她女兒將站在屋中的小雪車拉向山中寺院的那邊去了。柏拉西達看見母親，笑了，她以為自己能狡猾的欺騙一切的人，她用手招呼她的母親。歡樂和頑皮在她的臉上閃耀着，母親是一個軟心腸的人，以為這不過一次，不願意禁止她娛樂，她的兩頰向來沒有這樣紅過，她的眼光因熱情而閃閃的發着光。她不是獨自一人。還有別的青年在一起，她不願只在旁邊站着。過了不久她又往上爬去。

了，她的跑路的速力幾乎近于拚命；但別的人也是這樣的跑。她情熱的享受那新的歡樂。

母親瑪利亞這次沒有再注意她；但過了不久的時候她偶然又站到窗子的旁邊，忽然看見一羣人在山上寺院旁邊。她忙注意的看。她突然吃了一嚇。奇怪！這上面好像發生了什麼不幸了。這時有一個青年向她的屋子跑來。她看見他在叫一個人。隨後卡西謀葉塵，她的兄弟，跑出屋子，閃電似的跑到山上人羣處去了。現在母親瑪利亞也緩慢的去了。但她還沒有到那寺院，他們已經從上面把她的女兒背來給她。心痛把她痛死了。

光在卡西謀葉塵屋的周圍翻飛。正是長夜的時候，月光須溜行冗長的道路。牠送驚人的美光至披雪的山谷中；牠給天空以藍色的天鵝絨的顏色，

給白色的高山以幾乎超人間的偉大，美麗和清明。牠將自己白色的光輝寄托在二扇窗架的披雪的窗帷上，透過暗淡的玻璃，觸着死去了的柏拉西達所躺着的床上，彷彿那光在尋找她似的。如在外面窗架上一樣的沉寂的廣闊的，青白的光，牠也傾灑在床帳上，往上一點一點的溜了過去，直至牠溜到柏拉西達休息着的褥子上。牠需要多少時候發現，牠就在她的臉上停留多少時候。柏拉西達的容貌驚人的美麗，年青，孩兒的喜悅和嬌嫩。頭髮是整理過的圍着她，牠觸着了她的肩膀；是有奇怪的，琥珀似的光輝的平滑的數縷頭髮。這樣年青的面孔，沒有一條皺紋，容貌仍然新鮮而且嬌嫩，彷彿剛剛削整過似的，有一種奇異的樣子。日兒漸漸增加牠的奇異。

白維西現在站在黑暗的門旁，注視着床。他剛才來到，沒有人理他，因為母親瑪利亞坐在住房中幾乎哭得死去，她的兄弟在她的旁邊盡力的安慰她。

因盡自己各種的態度。只有白羅西來家來得晚，因為他須看護在生產的母牛。因此他在路上什麼人都沒有碰到，到了家才知道發生的事情。他怎樣來到的，現在就怎樣的站着；他只將草鞋脫在外面。他身上還掛着一些草。他把門關了，現在注意的站着，彎下身，彷彿站在脚尖上，想不驚醒睡覺的人一般。他也沒有回答，當他們將發生的事情報告給他聽的時候，彷彿不相信這事情，或還不了解。他望着床上月光。他的面孔太黃銅色了，人家一時難以看得出這時的蒼白，但是臉上有一種奇怪的震顫，忽而在上額。同時他對着自己說：『不，不，不為上帝不！』

隨後他笑得這樣的奇怪，彷彿那笑已在口中給了冰似的。

現在他走近去一點了，沉重的

望了一望。

又望了一望。

他站了這許久，在床上的銀色的光這時候已漸漸的溜了開去。現在柏拉西達的黃金似的頭髮已在黑影中了。祇有白色的頭額現在光中。現在月光已如銀碟一般的小，留一點兒在床柱上了。

這時白羅西走到床邊，握起柏拉西達的手，手是冷的。這位青年吐出來一種聲音，不是說話像是吃舌。

忽而——那最後的，甜蜜的月光消滅了。

忽而——白羅西從床那邊轉過身來，兩手摸索着，彷彿去緊扯誰似的。柏拉西達嗎？不——她已離開了——那——柏拉西達。她如月光一般，已往外飛去了！

他現在知道她已死了。

那在房中的兄妹過了一會忽然聽見廊下有一種如公牛吼鳴的叫喊聲，隨後就有一種暴響在樓梯上。他們走出去，但看不見一個人。他們的目光互相碰着。有恐怖在他們的心中；這樣暴烈的叫喊。但是他們雖然知道這是白羅西，他們都沒有說。

第二天卡西謀葉屢在厩中找到這位青年，薰醉得失了知覺。他身旁躺着一隻白蘭地酒瓶。從那時起，他在村中不比前次墮落的白羅西更會喝酒，更會打人了。

月兒回來了。但已不是照過這位青年的生命的月兒，不是小柏拉西達在牠的光中站立過的月兒了。

柴恩 (Ernst Zahn) 是瑞士一個最有名的作家和詩人，生于一八六七年正月

廿四日，他的作品譯爲世界語的已有多種。Charlotte Pulvers 夫人譯其短篇小說三種，合訂一小冊，名爲瑞士小說集，作爲「萬國圖書室藏叢書」之七至八，本篇即據此本譯出。——譯者識。

翻譯與創作的小說

短篇小說
 俄羅斯名著
 普希金小說集
 雪夜
 少年飄泊者
 致死者
 犧牲者
 鴨綠江上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失蹤
 世界短篇小說集
 小雪

胡適譯 三角
 李秉之譯 四角
 趙誠之譯 七角五分
 汪敬熙著 二角五分
 蔣光赤著 三角
 張維祺著 三角
 戈魯陽著 六角
 蔣光赤著 六角五分
 汪靜之著 五角
 楊邨人著 三角五分
 魯彥譯 九角
 超超著 四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